**目** **录**

[红绿灯下 陈志斌孙晓王学军( 1)](#bookmark1)

[虎踞钟山 邵钧林嵇道青(62)](#bookmark2)

[天上掉下个林妹妹 罗辑(140)](#bookmark3)

[警星 李景文(207)](#bookmark4)

**红绿灯下**

陈 志 斌 孙 晓 王 学 军



人 物

严 清——男，52岁，济南公安局副局长兼交警支队 队长。三级警监。

吴 兰- 50岁，市立医院副院长兼外科主任，严清 之妻。

田明新-  男，48岁，济南交警支队某大队长。 一级 警督。

田晓敏——22岁，见习警员，田明新之妹。

赵跃进——男，32岁，济南交警支队泉水路中队中队

长。二级警司。

范桂花——30岁，赵跃进之妻。

姗姗 — — 7岁，赵跃进之女。患有先天性心脏病。 刘若廷- 男，26岁。 一级警员。

苏曼华———24岁，某外资公司职员，刘若廷之妻。 李华东——男，24岁，二级警员。

牛二保- 男，36岁，“好再来”饭店经理。 胡少美—-29岁，牛二保之妻。

沈德贤——男，45岁，包工头，交通肇事犯。

沈张氏——82岁，沈德贤之母。

冯大爷 64岁，摆修鞋摊的残疾人。 马师傅  男，40岁，面的司机。

女学生、违章人、秘书、中年男人、中年女人、干部、外 地人、司机、二位医生、二位服务员、众交警、众乘客、 路上群众。

**时** **间：**现代。 **地** **点** **：**济南。

序

〔光启。音乐声起。在红、黄、绿三色灯光的变幻中， 台上出现四组塑像。舞台中央的岗台上，正在执勤 的交警做出直行手势，副岗做敬礼纠正违章手势。 在舞台的各区出现交警搀扶盲人过马路、为群众自 行车打气、给小朋友指路的情景。

〔音乐结束。出现一片红光，天幕下现出四组塑像的 剪 影 。

1

〔光启。初夏的一个中午，泉水路交通岗。宽大的十 字路口，周围高楼林立，中间是岗台，路侧有一岗亭， 前台是醒目的红绿灯。骄阳如火。路边一角，冯大 爷坐在摊前补鞋。岗台上，李华东正在做各种指挥 手势，台前台后不时传来汽车的轰鸣声和噪杂的喧 闹声。副岗中队长赵跃进正在路边一带巡察；行人、 自行车不时从路口通过。 一女中学生骑自行车上， 在路口急停车。

**女学生** 哎呀，这可糟了，车没气了! **赵跃进** (走近)小同学，怎么回事?

**女学生** 警察叔叔，我急着去考试，这都快入场了。可这

车 ……

**赵跃进** 别急，你先骑我的去。 **女学生** 这 … …

**赵跃进** 快走吧.别误了考试。

**女学生** 那，我考完就给您送来。哎，叔叔，您贵姓? **赵跃进** 快走吧，别问了!

**女学生** 谢谢您，警察叔叔!(骑赵跃进的车下)

〔一骑自行车人上，压了白线，被赵跃进发现，示意其

退回去。

**违章人** 我闯了绿灯了是吧? **赵跃进** 是红灯!

**违章人** 我看是黄瓜的颜色，我有一点点色盲。

(边说边往回倒退，感到别扭)请问，这样太麻烦了， 我可不可以转过身来往回走呢?

**赵跃进** 闯红灯你还有理了，还不快退回去!

**违章人** 不说了，我不说了!(快速退到停车线后)

〔范桂花背着姗姗东张西望地上。

**赵跃进** 桂花，你怎么来了? **姗** **姗** 爸——爸!

**赵跃进** 哎，小姗姗也来了

**范桂花** 孩子她爸，俺是坐夜班车来的，都找你半天了。这 不，姗姗憋闷得喘不过气来，县医院说看不了，让上 省城大医院来治，我就找你来了。

**赵跃进** 桂花，你没看见我正在岗上，这会儿离不开呀!你们 在路边坐会儿，我还有半小时就下岗了。

**范桂花** 你看这孩子喘的!不能再等了，再说，俺娘俩坐了一 天车，到现在水米没沾牙呢!

**李华东** 赵队长，别磨唧了，这会儿岗上不忙，快陪嫂子回去

吧 。

**赵跃进** (接过姗姗)华东，那我带孩子去了，这儿你先盯着 点，我把她们安顿好就回来。

**李华东** 去吧，去吧，下午可得赶回来，换我去看球。

〔赵跃进背姗姗与范桂花匆匆下。李华东的对讲机 响 。

**李华东** (应答对讲机)田大队长，我是华东，什么?局长要来

视察岗台，他坐的车号是A 一0011。知道了，放心好 了 。

〔沈德贤骑自行车带沈张氏上，看到红灯，急停住，几

乎冲到岗台跟前。

**沈德贤** ……哎呀……哎。

**李华东** 看见红灯了吗?

**沈德贤** 看见了，看见了…… **李华东** 看见了还往上闯?

**沈德贤** 没刹住，没刹住。

**李华东** 你带着人闯红灯，还朝岗台上撞，胆子不小! 〔马师傅与严清上。众人围观。

**沈德贤** 俺带俺娘去看病，急昏了头。对不起，俺走了。

**李华东** 站住!我站在这儿，抓的就是你这号的。知道骑车 不准带人吗?

**沈德贤** 俺看着城里人也有带的。

**李华东** 是啊，那是六岁以下的。你带的这个多大了?罚款

*五元。*

**沈德贤** 警察兄弟，警察叔叔，俺知道错了，以后改了不行吗? 你就别罚了。

**李华东** 那不行，这是规定。

〔沈张氏从车上歪倒下来，沈德贤忙扶住她。

**沈张氏** 大兄弟，俺是去看病的，带的钱不多，你行行好，别罚 俺了。

**李华东** (上前锁车，拿走钥匙)不交钱，别想走!

〔围观的群众议论着，有的说该罚，有的说不该罚，还 有的在一边旁观。牛二保挤到人前。

**沈德贤** 俺给，俺给!(掏出五元钱，交给李华东)

〔李华东扯下一张罚款单，沈德贤接过并愤愤撕碎丢 在地上。

**李华东** (火了)哎 … … 哎 … … 这是干什么?知道吗?乱扔废 纸罚款十元!

**沈德贤** 你，你还讲不讲理了?你，算什么东西!

**李华东** (大怒，伸手抓住沈德贤衣领)你敢骂人，走，上队部 去!

〔两人争执推操。

**沈张氏** (坐在地上)他大兄弟，俺这个儿是个二浑，求你了， 行行好，放了他吧!

**李华东** (不撒手)走……走!

**牛二保** (喊)快来看哪，警察打人了!打人了!

**群众乙** 你咋呼什么?谁打人了?人家那是执行公务。

**群众丙** (对李华东)我说同志，有话好好说嘛，人家都认罚了 嘛，干吗还这么凶嘛!

**李华东** 你这个人多没劲吧!我大热天的站在这儿，还不是 为你们好吗?

**冯大爷** (对沈德贤)我说，人家小同志在执行公务，咱们得服 管哪!

**沈德贤** 哎哎，我服管，你放了我，我一定服管。

**冯大爷** 小同志，看他是个乡下人，对这交通规则还不太懂， 就原谅他这一回吧，啊?

**李华东** 不行，都原谅一回，这交通还怎么管?(对围观群众)

那辆面的，谁的? **马师傅** 我的车，怎么了?

**李华东** 过来，拉我们去队部。

**马师傅** 同志，这可不行，车上有客人。(指严清)

李华东 客人?(审视严清)让他等一会儿，先拉我们走! 马师傅 (为难)这，不太合适吧?

李华东 怎么,不听招呼，拿你的驾驶证来。

严 清 (走到李华东面前，按下他的手)你先把这位大娘扶 起 来 。

李华东 你是干什么的?

严 清 先别管我是干什么的，我让你把她扶起来。 李华东 一个坐面的的，口气不小。

群众甲 人家老同志是实在看不下去了。

严 清 (上前扶起沈张氏)大娘，您老先起来。 李华东 (仍拉住沈德贤)走……快走!

严 清 你把手松开! 李华东 你凭什么管我?

〔严清掏出工作证递给李华东。

李华东 (看工作证)你就是新来的严副局长?坐面的来的?

(松开揪住沈德贤的手)

牛二保 好啊，这下可撞到枪口上了。

沈德贤 局长，这人罚了我的款，还要抓俺走。

李华东 怎么,你违章带人，闯红灯，还骂人，不该抓吗?

严 清 李华东，注意态度!好了，大家都散吧。马师傅，劳 驾你把这位大娘送到医院去。

马师傅 好嘞。(搀沈张氏与沈德贤下)(围观群众散去。女 学生匆匆上。

女学生 警察叔叔，刚才那位叔叔呢?这是他的车。 李华东 放那儿吧。

女学生 谢谢!真是太谢谢了，警察叔叔真好。(推自己的车 下)

**严** **清** (问李华东)赵跃进哪去了? **李华东** 他……他……办事去了。

严 清 公事私事?

**李华东** 嫂子从老家来了，孩子有病，他…… 严 清 (点了点头)我知道了。

冯大爷 (走到严清面前)您真是新来的局长? 严 清 大爷，您有事吗?

**冯大爷** 没啥事，没啥事。这里没外人，俺就想跟你说句话。 你这些兵啊，对老百姓的态度可不咋的。孩子都是 好孩子，可也得好好管哪!(转身拄拐下)

〔严清、李华东注视冯大爷的背影。 〔 切 光 。

2

〔光启。紧接前场。交警大队队部，舞台左侧是办公 室，设有沙发、茶几、电视机、录像机，墙上挂满了奖 状和锦旗。交警田明新、田晓敏、赵跃进、李华东、刘 若廷等正在开会。

**田明新** 说啊，说啊，怎么不说了?在岗台上都挺能的，下来 就成哑巴了。

**李华东** 我说。大队长，你是让我念检查，还是说心里话?检 查写好了，可是我心里不服!

**田明新** 你还不服，局长批了我个狗血淋头。还是先进岗台 呢，咱大队的脸都让你丢尽了。

**李华东** 我弄不明白，是他们闯红灯带人违反交通规则，我都

是按上级规定办的，我怎么就错了呢? **众** **人** 对啊，对啊!

**交警甲** 华东有啥错?谁碰上这号事，也得这么办。

**刘若廷** 赵队长的情况我们都知道。他女儿有心脏病，都八岁了

还不能走路，嫂子还是农村户口，日子也够难过的了。 **田晓敏** 嫂子到了连住的地方都没有，总得安置安置吧。

**田明新** 都别吵吵了，赵队长的情况我不知道?还用你们瞎 叽叽?这回支队党委要动真格的了，拿他们俩开刀。

众 人 怎么开刀?

田明新 李华东书面检查，赵跃进严重警告。 众 人 太过分了!太过分了!

赵跃进 大队长，我不该擅自离岗，我给大队抹了黑，我接受 处分。

李华东 那不行，要处分处分我一个，可不能处分人家赵队 长，这是冤枉了好人!我找局长评理去。

众 人 对，对。找局长评理去! 李华东 局长不行，就找市长!

〔严清与秘书上。 严 清 谁要找局长啊?

**田明新** 严局长来了。

**严** **清** (见众人无语)刚才不是挺热闹的，怎么这都不说话 了?

李华东 我说。局长，我们站岗台的风里来雨里去，夏天一身 汗，冬天透心凉，冷风顺着裤腿往里钻，那真叫冷啊! 吃这么多苦，谁体谅咱们?这些没劲，都不说了。要 管好交通，管松了，事故多了不行；管严了，老百姓和

你吵也不行，你让我们怎么干? **严** **清** 说的是实在话，好。谁还有?

**田明新** 我说两句。我当了三十年交警，觉着这工作是越来 越难干了。刚解放那会儿，全济南一百五十辆机动 车，公共汽车只有一辆，就是从老东门到普利门。现 在全市将近三十万辆机动车，非机动车一百五十万 辆，流动人口十多万，工作量成倍地朝上翻。去年， 支队领导让我们清理占道，疏通道路，大伙忙得脚后 跟不沾地，老婆孩子都骂了娘 …… (剧烈咳嗽)

**田晓敏** 哥，你先吃点药。(递水)

**田明新** (推开)等会儿。市委领导也肯定了咱们的成绩，发 了奖状记了功，可是老百姓不领情，只要你一管，周 围有些群众就和咱吵吵，这究竟是咋回事嘛?

**严** **清** 问得好。可是答案要我们自己找。我这里有一封群

众来信，李华东，你来念念吧! **李华东** 表扬信批评信?

**严** **清** 念完了就知道了。

**李华东** 让我念，肯定没好信。 **田明新** 快点念吧!

李华东 (念信)“公安局局长同志，我是一名面的司机，向您 反映个情况。前几天，我在流水路路口压了白线，一 位交警张口就罚五十元。我申辩了几句，他立刻改 成了一百元。我问他罚款有没有规定，他说，再问就 罚二百了。这个人警容不整，态度蛮横。他还说，罚 我的钱是为了我的安全。有句古话……”(迟疑)

**严** **清** 往下念。

**李华东** “有句古话说：士可杀而不可辱。我宁肯让车撞死， 也不愿要你们这种安全。”

严 清 这种情况有没有?

**李华东** 别人我不知道，反正我没干过。

**田明新** 整天这么多车，这么多人，发火骂人的事有时候是有 的 。

严 清 可是到了人家想死都不服管的地步，问题就不那么 简单了吧?

**刘若廷** 有那么严重吗?

严 清 我还带来一盘录像带，大家都看看吧。

〔秘书放录像。

**严** **清** 你们看啊，这是现场实录的各岗台执勤的情况。

**李** **华** **东** (笑指电视机)你看，这是谁，这动作，就和哄鸡赶猪 似的。

**田晓敏** 好好看看吧，这就是你!

**李华东** (摸着后脑壳)不会吧，我的动作这么难看吗? **田晓敏** 你以为你还很好看吗?

**田明新** (对交警甲)这是你，好好看看吧!歪戴个帽子，风纪 扣也不系。就你这样子，去纠正违章，人家能服吗?

**交警乙** 嗬，田晓敏这动作总可以吧，人家警校出来的。 **严** **清** 只能说基本可以。

**刘若廷** 怎么没有流水路中队的录像?

**田明新** 流水路中队， 一连三天没有按时上岗，已经换了新的 中队长，正在整顿呢。

**严** **清** (指电视画面)看看，这不是乱罚款是什么!

**交警甲** 华东，你做个检查是轻的，看来要动真格的了。

〔田明新关了录像机。

严 清 大家都看到了，也听到了，如果你在执勤时动作不规范： 态度蛮横，伤害了群众的自尊心，还有什么资格纠正别

人!警民关系紧张的根子，要从我们自己身上找。 众 人 对啊!是啊!

严 清 昨天，省厅和市局领导来支队检查工作，老厅长作了 重要指示，下面我向大家传达一下。老厅长针对交 警形象和警民关系问题明确指示，要把交通管理工 作搞上去。不能只看到困难，应当多从自身找原因，

把规范化指挥当作一件大事，下决心抓好。 〔切光。

3

〔光启。半个月之后，大队训练场。众交警正在分散 进行规范化训练。

**李华东** 真没劲，警校学了三年，上了岗还是练这一套。我这 手一举，哪个车敢不停，量他没这个胆儿。

**刘若廷** 李华东，要依你的说法，天安门前的国旗卫士只要能 把国旗升上去就行了，还要那么规范的动作干什么?

**李华东** 晓敏，你同意谁的观点? **田晓敏** 我当然投你的票了。

**李华东** 真的?哎哟喂，谢谢。听听咱们女见习警官的意见。 **田晓敏** (笑)我还没说完呢，我投的是反对票!

**李华东** 又是反对票!晓敏，什么时候投我一回赞成票? **田晓敏** 那你就等着吧。

〔 苏曼华上 。

**刘若廷** 曼华，你怎么来了?

**苏曼华** 今晚我们公司有应酬，晚饭我就不回家吃了。你这 几天累坏了吧?(拿出钱)喏，买点好吃的补补身子，

别成天老是方便面。 **刘若廷** 我这儿有钱。

**苏曼华** 拿着嘛!(硬将钱塞进刘若廷的衣袋，转身对田晓

敏、李华东)我走了。(下)

李华东 看起来，这娶了媳妇的感觉就是不一样，苦点累点有 人疼。人家嫂子大学毕业，干的是外资，挣的钱压大 刘两头，可对大刘那感情……

田晓敏 这好办，待会儿让嫂子在她那公司里给你介绍一个 不就得了。

李华东 那当然行。不过，我这个人不太喜欢洋行里的中国

小姐，倒更喜欢警花出身。 田晓敏 哼，想得美!

〔田明新提鞋盒上。

田明新 晓敏，来。

田晓敏 哥，有事吗?

田明新 岗台上费鞋，哥给你买了一双。喜欢不? 田晓敏 (取出鞋)喜欢。

田明新 穿上试试。

李华东 (走近，接过鞋)咱哥买的?好啊! 田明新 说什么?

李华东 噢，噢。大队长买的，好，好。晓敏，我来帮你穿。

田晓敏 (不好意思地)别，别 …… 田明新 有你什么事?一边去!

李华东 是，是……(退到一边，看田晓敏换鞋)好，好，大队长

有眼力。哎，是真牛皮吗?

田明新 听你这话，我买的是假冒伪劣?

李华东 不，不，我是说，是不是意大利进口牛皮。 田明新 意大利牛皮就比中国的好?

李华东 不，不，我不是那个意思。

田明新 我说你这个人，该上劲的时候掉链子，不该上劲的时

候乱上劲。这儿有你什么事，净瞎掺和。

田晓敏 (转移话题)哥，这鞋扣有点不得劲。 田明新 我看看 … …

〔赵跃进上。

赵跃进 田大队长，电话。

田明新 啊，你们先练着。(下)

李华东 (靠近田晓敏)我看看，哪里不得劲? 田晓敏 傻样，不是替你解围嘛!(走到一边) 赵跃进 华东，帮我把夹板整整。

李华东 (帮赵跃进整夹板)赵队长，你这背上可都磨出血印 子了。反正咱俩都是挨了处分的人，你还这么拼命 练，图个啥嘛!

赵跃进 不图啥，就为符合标准，别扯了队里的后腿啊。 李华东 赵队长，你说，光这么比比划划地练，能管用吗?

赵跃进 我也说不清，不过人家都这么苦练，咱说啥也不能落 到后头。

李华东 行，我豁上了，再掉几斤肉。不过，我有一个小小的

请求。 赵跃进 说吧。

李华东 星期天泰山对万达，能不能让我到体育场执勤? 赵跃进 行，不过只能在场子外面疏导车辆。

李华东 (极痛苦地原地打了个转)又是撵面的。这回可不 行，晓敏和我一块儿去，总不能让人家也干这差事 吧!

赵跃进 小田和你一块去?

李华东 (得意地)这叫工作约会两不误。 田晓敏 我什么时候说去体育场了?

**李华东** 我这不是正在向队长请示吗? **田晓敏** 你别请示了，我星期天有事。

**李华东** 那好，那好，我也不去了，还是抓紧练吧。 〔众人笑。吴兰上。

**田晓敏** 吴大姐，您今天怎么来了? **吴** **兰** 你们队有个叫赵跃进的吗?

**田晓敏** 啊，赵中队长。(介绍)队长，这是吴大姐，咱们严局 长的爱人。

**赵跃进** 吴大姐，您找我?

**吴** **兰** (将赵跃进拉到一边，从包里拿出病历)赵中队长，这 是姗姗做的彩色多普勒图谱。她的先天性心脏病， 需要尽快做动脉导管未闭合二尖瓣反流手术，再晚 就来不及了。

**赵跃进** 不做手术行吗?

**吴** **兰** 不行。据我的经验，不做手术，她活不过十五岁。 **赵跃进** 做这手术得多少钱哪?

**吴** **兰** 这是大手术，怎么也得两三万吧。 **赵跃进** 两三万?

**吴** **兰** 是啊。你回去和你爱人商量一下，如果手术有困难， 不想做的话，我可以给你开证明，让你们再生第二 胎。

**赵跃进** 不，不，我一定要治好女儿的病。

**吴** **兰** 我先回去了。姗姗的病可一定要抓紧啊! **赵跃进** 是，是，谢谢你，吴大姐。

〔吴兰下。 **田明新** 全体集合!

〔众人列队。

**田明新** 同志们，经过这一阶段的训练，大家的规范指挥动作

有了很大的提高。昨天有七名同志在训练中昏倒， 稍事休息马上又归队训练，这种精神很可贵，可是， 这也暴露了我们缺乏严格训练、身体素质差的弱点。 这个问题只能靠更加艰苦、严格的训练，才能解决。 我们的口号是：“流血流汗不流泪，掉皮掉肉不掉 队。”再过几天就是“五一”节了，从明天开始，我们要 以全新的面貌走上岗台，向党和人民交一份满意的 答卷。下面，听我的口令：指挥手势分解动作一、二、 三、四……

〔音乐起。分解动作变为连贯动作，传来响亮的口令 声，赵跃进站在前排做示范动作。口令声中，大家动 作整齐划一，声势浩大。

〔光成剪影，渐转暗。

4

〔光启。紧接前场。泉水路交通岗。岗侧立一木箱， 上书：“有困难，找交警”几个大字。田晓敏在主岗 指挥，副岗赵跃进和李华东。过往行人有的在便民 箱前用打气筒打气。李华东扶盲人过马路。 一大娘 推小推车上立交桥推不动，赵跃进帮她推过桥栏。

群 众 (七嘴八舌议论着)喂，看见了吗?都变样了 … … 这 动作真好看啊……杠赛了

**中年男人** 俺上班过了十几个路口，都这号的，个顶个的愣 棒。

**中年女人** 听说原来那拨都给换了。 **干** **部** 你这是猜测，根本没有换。 **中年女人** 换了，就是换了 ……

干 部 我不和你吵了，女同志，头发……很长…… 〔舞台深处，岗台隐去。

**牛二保** 哎哟哟，这大妮长得可真俊，配上这身警服，甭提多 赛了。

**胡少美** (上前注视，不屑地)这有什么,如今这年头， 一个大 姑娘家，好什么的都有。走，家走。

**牛二保** 急什么,俺再看会儿。

**胡少美** 有什么好看的。(上前拉扯)

**李华东** (走近，敬礼)二位违反规则，进入快车线了。 **牛二保** 俺认罚。(掏出钱包)

**李华东** (交给牛二保一面三角小白旗)请维持路口交通半小 时。

**牛二保** (接过小旗)咦，这挺有意思的，不罚钱了。不过，这

小白旗不赛，跟鬼子投降似的。少美，等俺一会儿。 **胡少美** 你就站这儿看个够吧!(下)

〔刘若廷上，与田晓敏换岗。冯大爷拄拐背着鞋箱 上，手中提一塑料桶。田晓敏上前搀扶冯大爷过马 路 。

冯大爷 (济南口音)谢谢。姑娘，我这腿脚还行啊，不用你 扶。你们在那上边站得够累了，还帮我个老头子，真 难为你们了!

**田晓敏** 大爷，说这话可就见外了。这路上车多，我替你引个

路 。

**冯大爷** 哎，姑娘，好哇，好姑娘啊。

**田晓敏** 哎，冯大爷，你老提这桶干啥哩?

**冯大爷** 去年在泉水路东口五龙潭上修秦琼庙，在好汉秦琼 当年的栓马桩边突然冒出一股泉水，那泉水呀咕嘟 嘟地冒，清冷冷、甜冽冽，拎回去，沏一壶明前龙井， 啧啧，那真叫赛呀!

**田晓敏** 大爷，您腿脚不利索，慢点走。

**冯大爷** 这会没啥事儿，要是遇上大雨，这桥上可就危险啊， 齐腰深的水，能把人冲到河里。

**田晓敏** 这几年黄河都干了，没那么大水了。

**冯大爷** 可马虎不得，水火无情，说来就来呀。(与田晓敏下)

〔沈德贤骑自行车驮米袋急匆匆上。

**赵跃进** (发现沈德贤，大步上前)同志，请停下。(敬礼，做手

势)请退回去。

**沈德贤** 哎，这回俺没违章。

**赵跃进** 对不起，这是非机动车单行线，自行车不准通行。 (不停地敬礼)

**沈德贤** 这条路俺走了十好几年咧，头回不让俺走了。为啥? 为啥?

**赵跃进** 过去我们管理不严，现在实行规范化管理。请支持 我们的工作。

**沈德贤** 你就规范俺一个人吗?

**赵跃进** 所有的自行车都不准通行。(敬礼)

**沈德贤** 俺和他们不一样，俺过了这条路就到，你没见还驮着 一袋米，大老远的，你还让俺拐回去吗?

**赵跃进** 对不起，请自觉绕行。(敬礼)

**沈德贤** 俺今天就不绕，俺扛着车子过去行啵? (扛起车子，走了两步，歪倒)

**赵跃进** (急扶起)同志，没碰着吧?(敬礼) **沈德贤** (不好意思)没，没有。

**赵跃进** 请支持我们的工作，请遵守交通规则。(继续不停地 敬礼，做手势，让其退后)

沈德贤 (济南口音)头一回碰上这么客气的，光给俺打敬礼， 真不好意思。别敬了，俺拐回去。俺真迷瞪了，才两 天没进城，济南交警咋变得这么好了呢!(推车下)

干 部 (一旁自语)三十五个敬礼，不容易呀，真了不起!

**牛二保** 有啥了不起的，这一天要有仨俩违章的，光敬礼也得 把警察累死。

〔田明新上。

**李华东** (下岗，对牛二保)行了，你可以走了。 (收回小旗)

牛二保 (正欲走，见便民箱上的字)“有困难，找交警”。嘿， 这又是新花样吧。(欲走，又想起什么)交警同志，俺

有困难，需要帮助。 **李华东** 你有什么困难?

**牛二保** 瞧，瞧，摩托车后轮没气了，用你这管子打打气行不? **李华东** 这有什么,摆在这儿，就是给你们用的。

**牛二保** 大兄弟，你这管子是好管子还是孬管子，真能打上气 吗?

**李华东** 咦，你这个人，这是刚买的新管子，怎么打不上气呢? **牛二保** (拿管子)好，好，我就打打试试。(打了几下，擦汗，

摸后轮)大兄弟，我打了好几下，怎么就是打不进气 呢?

**李华东** 我就不信。你起来，我给你打。(接过气管子打气) **牛二保** (得意地在一边看)别说，大兄弟，你还真行，这气滋

滋地往里灌。行了，后轮行了，再打打前轮吧。 **李华东** 哎，你这个人怎么回事，不会自己打呀?

**牛二保** 哎，不是我打不进气去，才找你们交警嘛!

**李华东** 什么打不上气，大热天的，分明是不愿出那份力气。 拿我们开涮哪?你还是自己来吧。

**牛二保** 怎么样，这才解决了这么一点儿困难就先烦了，这

“有困难，找交警”几个字，我看还是抹了吧。

李华东 你这也叫困难，我看你是故意找茬!老百姓真遇到 困难，我们绝不含糊，我们为人民服务，可绝不给你 这号的当孙子!

**牛二保** 我也是普通老百姓呀!

**李华东** 你?每天从这儿来来回回的，你当我不知道?你就 是路头“好再来”饭馆的牛老板。

牛二保 哟，咱们认识，不好意思。我是说，这管理交通，不用 这个(指便民箱)还有这个(比划手势),还不停地转 圈子，让人看着就眼晕。我说呀，睁只眼闭只眼不出 事就行了呗。

**李华东** 说得轻巧，我们这是规范化指挥，上级的要求， 一招 一式都是练出来的。

**牛二保** 嗨，玩这些花架子，能玩活几天哪?

**李华东** 谁玩花架子，你怎么知道玩活不了几天?

**牛二保** 好，咱们打个赌，你们要是能熬过这个夏天，我那“好 再来”饭店吹灯拔蜡。

**李华东** 好嘛，我非叫你那个饭店关门不可!

**牛二保** 嘿嘿，要是你们熬不过夏天，我就在这条路当央打 滚，你们也不能管我。

〔刘若廷突然昏倒在岗台上。 群 众 警察昏倒了!警察昏倒了! **田明新** 赶紧送医院!

〔众人将刘若廷抬下。

**牛二保** 看看，看见了吧，还不到三伏天呢，这就熬不住了，让

我说着了吧。对不起了，咱们拜拜吧!(下)

〔田明新走上主岗指挥。 〔 切 光 。

5

〔光启。距前场三天后。严清家。房间中央放一小 桌，桌上有几碟小菜。严清与田明新正在吃饭。

**田明新** 老严，昨天你还打着吊针，可今天又上班了。

**严** **清** 也不知是咋整的，这回一烧起来就是个急的，把老吴 吓得不轻。

**田明新** 老严，我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吧。这样整不行，赶紧收

摊吧。再往下折腾，你这百十来斤非搭进去不可。

**严** **清** 老田，这可不像你说的。咱俩从当兵到现在，你小子

嘴里可从来没吐过泄气的话。

田明新 这不是泄气不泄气的事。我也想打肿脸充胖子，可 充不下去呀!天这么热，热得让你待着不动都晕，你 让大家站在那马路当央的岗台上，来回转那么多圈 打那么多手势，又要标准，又要规范，不要说两个小 时，站十分钟就会腿肚子转筋，肩膀子老沉。中午那 一会儿就倒下了五六个，一年三百六十五天，这才刚 进六月，熬到啥时候才是个头嘛!

**严** **清** 不是调整了岗台时间， 一小时轮一次班吗?

**田明新** 这解决不了根本问题。瞧瞧，我这儿有好几封警员 来信，都是发牢骚诉苦的。(掏出几封信在桌上)(吴

兰端一盘菜上，在两人身后静听。 **严** **清** 你念念，我听听。

**田明新** 信上真有写得邪乎的。啊……这儿，我给你念念：

“你们当领导的，只知道坐在有空调的办公室里发号 施令，要不就坐着小轿车跑来跑去，对我们大喊大 叫。你们知道岗台上烟熏土呛、日晒路烤的滋味吗? 你们知道我们早起晚归，回到家里浑身累得要散架 吗?如果你们当领导的想捞点荣誉、挣一点面子，我 们理解，可让我们长期这样干下去，我们心里不服。 为什么你们就不能跟我们一样，到岗台上来值一值 勤、站几班岗呢?……"瞧瞧，这都是些什么话嘛!

**严** **清** 说得好，写得好啊!(将信接过，看信)

**田明新** 什么?还好?他把这些当领导的想到哪儿去了?全 是牢骚话。

严 清 这信里的话是说得尖刻了一点，可是如果没有对交 警事业的热爱，没有对我们的信任，他能提出这样尖 锐的批评吗?

**田明新** 批评?这也叫批评? **严** **清** 难得，难得!

**田明新** 怎么,你准备接受? **严** **清** 全盘接受。

**田明新** 你，你要去站岗台? 严 清 那又怎么样?

**田明新** 啊 ?

〔传来敲门声，吴兰将菜盘放到桌上，前去开门，苏曼 华进。

吴 兰 你是……

**苏曼华** 这是严局长家吗?严局长，田大队长也在这儿呢! 听说严局长病了，我来看看你。

**田明新** 啊，是苏曼华啊，(对严清)咱们泉水路中队刘若廷的 爱人。

严 清 欢迎，苏曼华同志，请坐。咱们虽然没见过面，你的 故事我可是听了不少。我知道你在外资企业工作， 收入很高，可是你对刘若廷的工作却十分尊重和支 持，让人敬佩啊。

**苏曼华** 严局长，我今天就是为刘若廷的工作来的。我想求

你们给他换一个岗位。 〔严清、田明新愕然。

**田明新** 曼华同志，我一向认为你对我们交警工作是理解支 持的嘛，怎么忽然提出这种问题呢?曼华，你要知 道，你可是咱大队有名的好警嫂，你要是拖了小刘的 后腿，我这队伍可就没法带了。

严 清 苏曼华同志，刘若廷的各方面表现都非常优秀，他的 入党申请刚刚在支部大会上通过，局里也把他当作 骨干使用。再说，眼下刚刚实行规范化指挥，人手紧

缺，这时候把他调走，不太合适吧? **田明新** 征求他本人意见了吗?

**苏曼华** 不用征求他的意见；这事我说了算。 **田明新** 这怎么行呢!

**苏曼华** 怎么不行，我实在忍受不了了。(轻声啜泣)

**田明新** 哎，哎，你先别哭，有什么话，好好说。不过，眼下这 个坎上，想调工作确实有困难，你也要体谅领导的苦 衷嘛。

**苏曼华** 谁说调工作啦，我只是求你们给他换一个岗台。

|  |  |
| --- | --- |
| 田明新 |  |
| 严 清 | 换岗台? |
| 苏曼华 | 我们公司的大门脸，就在泉水路的路口上。我一到 班上，坐在有空调的办公室里，透过大玻璃窗，抬脸 就看到若廷在火腾腾的岗台上不停地转圈子、打手 势，汗水把警衣浸得透湿透湿的，我这泪啊，就止不 住的往下淌。前几天，他中了暑，我眼看着他昏倒在 岗台上，可是我却不能过去救护。洋老板定了好多 死条条，上班时间谁也不准离开办公室。我知道若 廷的脾气，也理解他的工作，我求你们给他调个远些 的岗台，眼不见，心不烦，不然，我老想哭，眼睛肿得 没法见人…… |
| 严 清 | (强忍泪水)苏曼华同志，让你受屈了，我们一定满足 你的要求…… |
| **苏曼华** | 严局长，您多保重，我走了。 |
| 严 清 | 慢着。老田，开车送送她。(将苏曼华拿来的营养品 交给田明新) |
| **苏曼华** | 不用，我打的走…… |
| **田明新** | 走吧。 |
| **吴** **兰** | 慢走，再来啊。  〔田明新、苏曼华下。 |
| 严 清 | 刚才的话，你都听见了? |
| 吴 兰 | 听见了，我这鼻孔里酸酸的，只想掉泪。跟了你三十 多年，你知道我怎么想? |
| 严 清 | 怎么想? |
| 吴 兰 | 给你们警察当媳妇，太难了。 |

严 清 老吴，你这是在夸我呢还是在骂我呢?刚才小苏的 一番话，说得我心里一阵阵发酸，也是强忍着没有落 下泪来。

吴 兰 事是这么个事，可人就这么多，你当局长的有什么办 法?

严 清 只有一个办法，就是领导干部和机关干部都顶上去， 支队和大队的干部，每天要有三分之一的人员，拿出 三分之二的时间，到岗台上和警员一起值勤站岗，只 有这样上下一心，同甘共苦，才能增强队伍的凝聚

力，才能把刚刚开创的好局面继续下去 …… 吴 兰 怎么,你也要上岗台?

严 清 那有什么?站几班岗，活动活动筋骨，比光坐办公室 好嘛。

吴 兰 说得轻巧。老严，你是五十好几的人了，血压高，心 脏又不好，别再出这个风头了，见好就收吧。再平平 安安地干它两年，体体面面地退下来，比啥都强。好 嘛，你明儿一上岗不打紧，这不是把人家那些大大小 小、老老少少的机关干部都往岗台上赶吗?夏天热 火烤，冬天寒风吹，就算你能抗，可人家呢?不把你 恨死骂死才怪!

**严** **清** 说得有理。可我非要这么办呢?

吴 兰 我的话还没说完呢。老严，你想过没有，上岗的不光 是你们几百号人啊，还牵带着几百个家庭，谁家没有 老人孩子，婆婆妈妈的家务事，总要有人管嘛。我说 的你总要听几句吧?

严 清 不是我不想听，是逼到这个坎上，不这样过不去啊! 老吴啊，咱们是三十多年的夫妻了，我的心思你不是

不知道。要说当官，八抬大轿我也不来，可组织把咱 安到这儿，咱只有把工作干好的份。现在一线警员 在岗台上日晒雨淋，一天要打三千多个手势，原地转 七百多圈，咱窝在办公室里，风吹不着雨淋不着，将 心比心，人家心里不平衡嘛。再说，上任的时候，我 是在老局长那里立了军令状的，要是干不好，丢的不 是我一个人的脸。这个岗我是非上不可。

吴 兰 那你的身体怎么办?

严 清 那还不好办吗?在你的医院里给我留个病床，大不 了去住几天嘛。

吴 兰 老严，你呀……怎么说这种话!

**严** **清** 我是说在这个节骨眼儿上，你总要支持我一把吧?

吴 兰 (点头)老严，有我在，你就放心地上岗吧。 〔 切 光 。

6

〔光启。中秋夜。泉水路交通岗。传来汽车的轰鸣 声、推车的号子声。严清站在主岗上指挥，李华东、 刘若廷在副岗上。田明新、田晓敏和外地人上，他们 边擦手边谈。

外地人 (与田明新握手，山西口音)谢谢。你这位同志真不 赖，修车技术这么好，我这车坏了好几个钟头了，早 知道，我早就找交警了!(对田晓敏、李华东)还有这 小同志、女警官，也这么热情。济南的交警就是好 啊!

**田明新** 有困难找交警，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李华东** 师傅，这是我们的田大队长，(指岗台上的严清)那是

公安局的严副局长。 〔田晓敏与严清换岗。

外地人 局长?当局长的也站岗?大队长也给老百姓修车? 也给老百姓推车?怪不得我从山西来，人家一路上 都说济南交警好，这是因为有个好领导嘛。局长，大 队长，让我咋谢你们啊!

严 清 不用谢。天不早了，今天是中秋节，家里人等着你团 聚呢，快上路吧。

|  |  |
| --- | --- |
|  | 〔外地人向严清、田明新等连连鞠躬，下。传来汽车 启动、又远去的声音。苏曼华提几盒月饼上。 |
| **刘若廷** | 曼华，你怎么来了? |
| **苏曼华** | 来慰劳你们啊。 |
| **刘若廷** | 嗬，带的什么好吃的? |
| **苏曼华** | (拨开刘若廷的手)这可不是给你一个人的，是慰问 你们整个岗台的。 |
| **严** **清** | 小苏同志 …… |
| **田明新** |  |
| **苏曼华** | 哟，严局长、田大队长，都在这儿呢!这是我们公司 慰问你们的月饼。 |
| **田明新** | 哟，什么时候你们那个外国老板也关心起我们来了? |
| **苏曼华** | 我听司机小张说，前天他送老板去谈一笔生意，没想 到他的卡迪拉克坏到半道上了，小张怎么也修不好， 老板急得团团转。哎，咱们一位交警知道了，上去几 下就排除了故障。打那，他就和变了个人似的，整天 念叨交警的好。 |
| **田明新** | 小苏同志，关于小刘调岗台的事 …… |
| **苏曼华** | 田大队长，我想通了，不换了。如果真换了岗台，看 不到他的模样，我还真不知道会急成啥样呢。 |
| 严 清 | (与田明新会心一笑)好了，今天是中秋节，你们赶紧 回家过节吧，我祝愿你们永远这样和和美美、团团圆 圆 。 |
| **苏曼华** | 谢谢!若廷，走吧。 |
| **刘若廷** | 严局长、田大队长，我们走了。(敬礼，与苏曼华下) |
| **田明新** | 瞧着这小俩口，我真高兴。 |
| **严** **清** | 是啊。瞧这天上的月亮，多圆啊， 一家家的灯火，多 |

亮啊。咱交警的责任，就是为济南的市民送去我们 的祝福，为每一个家庭送去幸福和安宁。

**田明新** 局长，今天是中秋节，忙了大半天了，也该早点回去 了 。

**严** **清** 到队里过节，不是更热闹吗?我想到队里去看看那 些小单身去。

〔冯大爷拄拐背鞋箱迎面上。 **严** **清** 大爷，收摊了?

**冯大爷** 嗯，都在这呢。小李，你的鞋。(从箱里拿出鞋递给 李华东)

**李华东** (接鞋)这么快就补好了?谢谢大爷!

**冯大爷** 哪还能补?前后掌都换了。(拿出 一 只中间有洞的 鞋掌)瞧瞧，都透气了。俺掌了一辈子鞋，没见过鞋 烂得这么邪乎的。俺都看见了，小伙子们，啊，还有 这姑娘，一个钟头要转好几百个圈，比划好几百下。 多棒的小伙，都晕倒在岗台上了，遭的那个罪，俺看

着都心疼。老百姓也是直夸你们呀! **田明新** 大爷，您说得我们都不好意思了。

**冯大爷** 哪里。人家说你们男的就像杨宗保，女的还赛过穆

桂英哩。(见众人笑)咋?俺说得不对? **李华东** 说得对!说得对!(看了田晓敏一眼)

**冯大爷** (从箱子里拿出一卷皮垫，递给田明新)拿去，垫到岗 台 上 。

〔众人不解。冯大爷走到岗台前，亲自垫到岗台上。 **田晓敏** (在岗台上自如地转了几圈)好，太好了，轻快多了。

**严** **清** 大爷，这使不得，这是您掌鞋的原料，都用到这上面 哪行啊!

**冯大爷** 局长，说这话可就见外了，这是俺一点心意，拿走让 孩子们用吧!

**严** **清** 谢谢，谢谢!

**冯大爷** 谢什么呀，大圆的月亮，人家一家家老老少少的都伙 在一块儿，可你们呢，还得在这马路上站岗台。唉， 你们不易啊!俺走了。

严 清 大爷，等一会儿，让我的车送送您。 (与冯大爷边说边下)

〔李华东上了主岗台换下田晓敏。

**田明新** (走到岗台前)晓敏，歇歇吧。 **田晓敏** 哎 。

**田明新** (从便民箱里拿出一个小马扎，放到路边)晓敏，坐这 儿 。

**田晓敏** 哥，你坐，我不累。

**田明新** 咱爸咱妈死得早，要不是为了照顾我，凭你那高考的 分数，上个名牌没问题，哥一直觉得委屈了你。可这 话又说回来了，眼下是苦点、累点，可很快就会往现 代化上靠的，听说首都已经安装了先进的电子监控 系统，估计咱也晚不到哪儿去。咱交警的明天，可就 等着你们这些有知识有文化的院校警官来接班了。

田晓敏 哥，我一定好好学习，将来当一名优秀的交警。(见 田明新猛烈地咳嗽)哥，你这是怎么了?这声咋那么 吓人哪，快到医院看看吧!

**田明新** 看你说的，老毛病，没事。晓敏，今天是中秋节，我带 你去你嫂子家过节。

**田晓敏** 哥，我今天有事，和华东约好了，去大明湖看灯。

**田明新** 李华东那小子，关键时刻老是掉链子。再说，看他那

追你的样子，我这心里 **田晓敏** 哥，是我约的人家。

**田明新** 李华东，你过来。今天我可以批准你和晓敏去看什

么灯会，可只限于灯会，你不要胡想八想啊!

**李华东** (走过来)谢谢哥!谢谢哥! **田明新** 你说什么?

**李华东** 谢谢大队长。

〔牛二保手持酒瓶摇晃晃地上。

**牛二保** (唱)“妹妹你坐床头，哥哥在街上走，恩恩爱爱马路 晃悠悠 …… "

**田明新** 喂，同志，请靠边走。(上前搀扶) **牛二保** 老子不是黄花鱼，就是不靠边。

**田明新** 这是快车道，危险!

**牛二保** 你……是不是，又要让我打小旗，哥哥没空。(对田 晓敏)妹妹我让你罚，你喝一杯，哥哥陪你十、十杯!

(动手拉田晓敏) **田晓敏** 你，你想干什么?

**李华东** (冲过来)牛二保，你再敢动手，我可不客气了! **牛二保** 别生气，我就和妹妹喝一杯!

〔一辆汽车急驶而来。

**田明新** (扬臂高喊)停车!快停车!

〔紧急刹车声。李华东拉着田晓敏闪到路边，田明新

奋力将牛二保推开，自己被汽车重重撞倒在路边。 **李华东** 大队长!大队长!

〔汽车的轰鸣声远去，紧接传来循声追去的摩托车和 警笛的响声。

〔田晓敏、李华东搀起田明新。

**田明新** (手指向牛二保，含糊地)先……先……救他! **李华东** 他死不了。

**田晓敏** (不情愿地)哥 ……

〔田明新身体猛烈抖动一下，手仍执拗地指向牛二 保。李华东放下田明新，走向牛二保，吃力把将他背 起 ， 急 下 。

**田晓敏** (望着躺在地下的田明新，痛心地)哥……哥!

〔音乐起。田晓敏扶着田明新的造型。 〔 切 光 。

7

〔光启。医院的住院区。 一侧是病房内，有病床、医 疗设备等；一侧有长椅，是病房外的走廊。

〔田明新躺在病床上，伤势已经稳定。田晓敏、李华 东在床边照料。

**田晓敏** 华东，你熬了一宿了，回去睡一会儿吧，上午还有岗

呢 。

**李华东** 不累，不累。

**田明新** 华东，让你受累了。 **李华东** 哥，这都早应该的。

**田明新** 华东，过去哥老是熊你，也是为你好，你别怪哥呀! **李华东** 不怪，不怪。

**田明新** 哥知道你是真心想和晓敏交朋友，可不能影响工作

啊 。

**李华东** 一定，一定。哥，你可真是我的好哥!

(拿毛巾)哥，我来给你擦把脸。 **田明新** 别，别，让晓敏来。

**李华东** 我来，我来。(为田明新擦脸) **田晓敏** 华东，你快走吧，该上岗了。

**李华东** 那好，我走了。(走出病房)

〔牛二保、胡少美上，与李华东相遇。 **李华东** 牛经理，你的伤?

**牛二保** 没事了。小李，多谢你救我，改日我请你们全中队到

我那店里撮一顿。 **李华东** 那就不必了。

**牛二保** 田大队长怎么样了?

**李华东** 伤得可不轻啊!结果一拍片子又查出了肺气肿。你

们进去吧。(下)

**胡少美** 喂，听出名堂了没? **牛二保** 啥名堂?

**胡少美** 话里有话呀，没听小李说? **牛二保** 他说啥?

**胡少美** 整一个死疙瘩半青头。没听说，田大队长要命的不

是撞伤，他早就得了肺气肿，都晚期了。 **牛二保** 这又怎么啦?

**胡少美** 还怎么?我怕人家拽上你个冤大头，要是住在这里 折腾到没气，咱们得填多少钱啊!这可是个无底洞。 都赖你身上，你受得了啊?

牛二保 照你这么一说，他也太离巴了。俺牛二保也不是软 棉花纺的。你看俺的眼色行事，只要他想把这病往 咱身上摊，俺就立马黑脸，来它个一推六二五，翻脸 不认人。

**胡少美** 嗯，这就对了。(与牛二保进入病房)

**牛二保** 田大队长，那天都怨我，让您遭老罪了。这是点营养 品，您补补身子。

**田明新** 你没伤着吧?没伤着就好，能来看我，我高兴，还带 什么东西。

**胡少美** (悄声地)人家嫌东西少，想敲咱的竹杠。

**牛二保** 田大队长，拍过片子了吗?没伤着筋骨吧?

**田明新** 拍过片子了，是皮外伤，没啥。往后你可不能喝这么

多了，要是有个三长两短，让小胡怎么过啊!(胡少 美感动，掏出手帕擤起鼻涕来。

**牛二保** 田大队长，您救了我的命，多少您也得让我意思意

思 。

**田明新** 你这叫啥话?人民警察救群众是应该的，再说就在

我的岗上，我能不管?

牛二保 俺早认准了，您是好人!(说完给胡少美使眼色，见 胡少美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地不加理会，便伸手从她 衣兜里掏出一叠钱，放在床头柜上)田大队长， 一点 小意思。(拉起胡少美急下)

**田明新** 哎哎，你俩慢走。(对田晓敏)快，还给人家。

[田晓敏拿起钱追下。赵跃进上。 **赵跃进** 大队长，伤得怎么样?

**田明新** 我没事。姗姗做手术得多少钱?

**赵跃进** 医生说，像这样的大手术，最少要准备三万块钱。 **田明新** 嗯，别急，大伙帮你想办法。

〔沈德贤背着行李，提一盒点心，缩头缩脑上。

**沈德贤** 哟，各位领导都在这儿呢。(走到田明新病床前跪 下)田大队长，俺有罪，俺对不起你啊!

**赵跃进** 快起来，有话起来说。(拉起沈德贤)

**沈德贤** 哎哟，俺是来投案的。那天八月十五，俺寻思着大街 上没人，就借了个车，学着开，没想到一下子就撞倒 了田大队长。

**赵跃进** 你知道，肇事逃逸，是要罪加一等的。

**沈德贤** 俺知罪，俺知罪，当时不是昏了头了。 **田明新** 你投案怎么投到医院里来了?

**沈德贤** 俺想着进去之前，先来给你陪个罪啊! **赵跃进** 你怎么不早投案呢?

**沈德贤** 别提了。自从出了那事，只要俺一出门，看到警察对 俺那么客气，那么热情，俺就觉得心里有愧，吃不下，

睡不着……(打量赵跃进)同志，你不认识俺了? **赵跃进** 你是……

**沈德贤** 你忘了，俺闯了单行线，你给俺打了好些个敬礼! **赵跃进** 我想起来了。

**沈德贤** 咱俩真有缘份啊，没想到碰上你了，同志，俺有个事 要求你呀!

**赵跃进** 啥事?

**沈德贤** 俺早就想来了，可家里有个老娘，腿脚不利索，俺走 了没人管啊!你能帮俺照顾照顾吗?

**赵跃进** 这个事，回头再说。

**沈德贤** (欲跪下，被赵跃进拉起)那你是答应了?谢谢!这 俺就放心了。

**赵跃进** 那就跟我走吧。(领沈德贤下) 〔严清手持吊瓶上。

**田明新** 严局长，你心脏不好，怎么抱着吊瓶跑这儿来了，不 怕护士长克你?

严 清 (将吊瓶挂在架上)这里是你吴大姐的地盘，咱就有

这么点特权。哎，老田，感觉怎么样，好点了吗? **田明新** 我这点小伤，不碍事。你那心脏病也得注意。

严 清 你躺着，我坐着，你就别替我担心了。老田啊，皮外 伤好治，可你那老毛病呢?安心治病吧!

田明新 老大哥啊，说句实话，我这病是啥，我心里有底，我还 治它干吗?住在这里， 一天要花几十块，吃那药， 一 碗就是十多块钱，我还糟践这钱干什么嘛。队里的 经费也不宽裕，省下的钱，留着救小的吧。(剧烈咳 嗽 )

严 清 (哽咽)都怪我，都怪我呀!把你的病耽误了。

**田明新** 现在，省、市领导对咱们交警挺关心的，比过去好多 了 。

严 清 我想，咱们都是挑担子的人，得把这种关心变成实实 在在的温暖才行。昨天，和刘若廷谈到调岗的事，他 都流泪了，死活不肯。为啥?对岗台有感情啊!这 么好的警员，咱得为他们办点实事啊!

**田明新** 对，家有三件事，先找紧的办。我看得先办个洗衣 房。站一天岗，三套衣服湿得呱呱透，什么时间洗?

严 清 好，这算一件。

**田明新** 小澡堂得有吧?大街上待一天，又是灰又是泥，回到 家里，老婆一肚子意见。

严 清 这算一件。哎，我看这小幼儿园得办起来。前天一 大早我去查岗，碰上四中队的胡军往托儿所送孩子， 那会儿托儿所还没开门，他把孩子放下就要走，孩子 害怕，哭着喊着不让他走。当时我就下了决心，一定 要把小幼儿园办起来!

**田明新** 办幼儿园可不是小工程，得有房子有地方啊!

严 清 实不在行，就让各大队腾办公室。哎，这是第几件 了?

**田明新** 你看，还有小理发室、小食堂、小阅览室……六个了。 严 清 好，就叫它“六小工程”,明天就开支队党委会……

〔吴兰上。

**吴** **兰** 老严，你怎么跑到这里来了!医院有规定不准乱窜 病房。

**田明新** 看，看，我说不行吧，挨批了吧?

**严** **清** 我接受，我接受 …… (走到病房门口)

**吴** **兰** (小声)老严，田大队长的最后检查出来了，是严重的 膑骨骨折，很可能再也站不起来了。

**严** **清** **(吃惊地)啊?**

〔灯光转暗。音乐起。

8

〔光启。泉水路一侧的街景，牛二保“好再来”饭店门 前。冯大爷在路边修鞋。范桂花在路边摆了个小摊 卖货，沈张氏在一旁帮着整理东西，姗姗坐在推车 里 。

**范桂花** 哎，全棉的线袜，五块钱一双；减价皮凉鞋，又舒服又 便宜啦……大娘，你老歇会儿吧!

**沈张氏** 桂花啊，白吃的饭不香，白住的房不安啊，我这老胳

膊老腿的还能动弹 …… 范桂花 大娘，您又见外了。

〔牛二保、胡少美上，走到冯大爷摊前。

**牛二保** 冯大爷，跟您老商量个事。 **冯大爷** 啥事啊，修鞋?

**牛二保** 我出两千块钱，您那摊位证让给我吧。 **冯大爷** 那可不行。

**胡少美** 嫌钱少，再给你加嘛，咱谁跟谁呀。

**冯大爷** 不是钱多钱少的事。人家交警给我办证，没喝 一 口 茶没抽一颗烟，我不能把人家给卖了。

**牛二保** (摇头站起)商品经济不就是你卖钱，我买你嘛。(走 到范桂花摊前)这位大嫂，你那摊位证让给我行不，

我在店门前办个啤酒摊。价钱咱好商量。 范桂花 啥摊位证?那东西俺没有。

胡少美 大嫂，没证你也敢上街? 范桂花 有啥不敢的。

牛二保 那要是交警来查证，可就罚惨了你呀! 范桂花 罚俺?他敢!

牛二保 看不出，大嫂子路子还挺野广。 范桂花 你才野广呢!

牛二保 不，不，我不是那意思。(对胡少美)哼，都说交警执 法严明，这会儿我看他们怎么处置。

胡少美 谁没个三亲六故的，难说呀。哎，来了，来了。(拉

牛二保靠一边)

〔李华东、刘若廷上。

李华东 嫂子，你怎么也来摆摊了?

范桂花 可不，没活干，家里又多了个老人，在家闲着也是闲 着，不如出来摆个摊，卖一个是一个。

李华东 多一 口人?老家谁来了?

范桂花 (将李华东拉到一边，指指沈张氏，小声)这就是那个 投案的逃逸犯他娘，老赵给接家来了。

李华东 噢，是这么回事。

刘若廷 嫂子，有摊位证吗?

范桂花 俺那口子咋没对俺说呢?要知道，俺早就让他给办

一个了。

刘若廷 还没办啊?

李华东 嫂子，今天就这样了，明天抓紧补办一个，要不，赵队 长处罚我们可是六亲不认。

范桂花 哼，他敢!哎，他不早就停职了吗?

李华东

李华东 刘若廷 赵跃进 李华东 刘若廷 赵跃进

赵跃进 刘若廷 赵跃进 牛二保

赵跃进

赵跃进 范桂花 赵跃进 范桂花 赵跃进 范桂花

赵跃进 范桂花 赵跃进

可还是我们的头儿。(与刘若廷走到台侧) 〔赵跃进上。

赵队长。(敬礼)

这条街都检查完了?

(对视了一眼)都检查了。

没证的小摊贩都清除了吗? 〔刘若廷、李华东有些迟疑。

咦，你们两个怎么啦?问你们话呢，为什么不回答? 报告中队长，只有一户没有摊位证。

清理了吗?

赵队长，你们不是说要严格执法吗?那边有个无证

摆摊的老儿娘们头，愣是没人敢管啊。 好啊，欢迎监督，我现在就去处理。

〔赵跃进、刘若廷、李华东在前，牛二保、胡少美随后 紧 跟 。

(走到小摊前惊异地)怎么是你? 俺怎么了?

谁让你来这儿摆摊的?

谁?你还问俺，不出摊，吃什么?喝什么? 不管咋着，咱不能干这违法的事嘛!

谁违法了?违谁的法了?啊，在路边摆个小摊就违 法，行啊，你抓啊，看你威风的，你就使劲抖搂吧!

桂花，注意影响，有话回家说，快收摊!

收摊?俺就不收摊，看你能怎么着! 好，你不收，我收……(收拾东西)

**范桂花** (夺)放下，你给俺放下!(愤怒中打了赵跃进一记耳

光)

〔 静 场 。

**牛二保** (大声喊)快来看啊，警察挨打了!这年头，还真有胆 大的!

胡少美 (揪牛二保耳朵)你看清楚，人家这是媳妇打汉子。 我打你，你敢动吗?

**牛二保** 啊，怪道那警察不还手，原来是两口子。 姗 姗 爸爸……爸爸 … …

〔赵跃进抱起珊珊，珊珊抚摸着赵跃进的脸。

**姗** **姗** 爸爸，疼吗?妈妈不是成心打你的，她从来不打人。 **范桂花** (哭泣)这日子没法过了!俺说赵跃进，你不是不知

道，俺给你数着呢，你整整三个月没休一个班，家里 头啥事你管过?你爹去世都是俺替你尽的孝。你天 天冲俺说，你忙忙忙!那你娶媳妇干啥?你要孩子 干啥?你要这个家干啥?

**赵跃进** 别说了，桂花!

范桂花 家里吃呀穿的，哪一样不要花钱，还有姗姗这病，要 准备好大一笔钱呢。偏偏这时候，你又接回大娘来， 说是没人照顾，俺这里没有二话，当亲娘一样敬着。 姗姗生下来就不能走路，进门出门用车推，上下楼梯 可是要靠人背啊，我整整背了八年，再不做手术，想 背怕也背不成了!俺在这里摆个摊，也不图发大财， 就想挣个油盐钱，俺也不想沾你的光，更不是给你丢 人现眼……你，就当没俺这个媳妇，没这个女儿，没 这个大娘，俺，也当没你这个人!(哭)

赵跃进 桂花，你是交警家属，这是上级的规定，这个道理你

|  |  |
| --- | --- |
|  | 懂啊。(对刘若廷、李华东)你们两个帮你嫂子拾掇 了 。  〔刘若廷、李华东缩手缩脚，走到小摊跟前又退回来。 |
| **赵跃进** | 执行公务，给我掀啊! |
| **冯大爷** | 赵队长，不能掀不能掀啊。俺求你，把俺这个摊证让 给孩她妈，行不? |
| **赵跃进** | 冯大爷，这是两码事。你们不掀，我掀! |
| **范桂花** | (跪到地摊上)谁敢掀?谁掀俺跟他拼命!(与赵跃 进撕扯) |
| **胡少美** | 哎，死性吧?这几个警察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 就过去了。 |
| **牛二保** | 赵队长，你咋砸开自家的摊子了? |
| **沈张氏** | 都住手!跃进啊，你知道咱家的日子不易，你不能掀 自家的摊子啊!桂花，跃进是公家的人，这事由不得 他，你不该打他呀。这事都是俺让你们做的难，俺 走。(转身欲走) |
| **姗** **姗** | 奶奶! |
| **赵跃进** | 大娘!大娘……(一起上前拉住沈张氏) |
| **范桂花** |  |
|  | 〔传来汽车急刹车声，严清上。范桂花一见严清，如 遇救星，哭着跑了过去。 |
| 严 清 | 怎么回事? |
| **范桂花** | 严局长，你给评评理，家里生活紧，又要给姗姗准备 手术费，俺在这里卖点小东西，他耍威风，非要掀俺 的摊子! |
| **严** **清** | 范桂花同志，赵跃进同志做得对。这次全市清理违 章占道，局里有明确规定，交警的亲属一律不发摊位 |

证，希望你能支持我们的工作。

范桂花 (怔住，无奈地)好，走……俺走!(收拾起地上的大 包袱，把姗姗放进小推车，搀起沈张氏缓缓离去)

〔音乐声中，严清等望着她们的背影，庄重地敬礼。 〔 切 光 。

9

〔光启。泉水路中队办公室。全队人员正在开会。

赵跃进 大家都很忙，有的同志马上就要上岗，咱开个短会。 我这里收到不少群众来信，还有一封是外国专家写 来 的 。

**李华东** 老外的信?让我看看。(拿过信)全是洋码子，谁知 道什么意思。

**刘若廷** 让人家田晓敏看看。哎，小田呢?

**赵跃进** 接大队长去了。(对李华东)快拿过来吧，你没这个 能耐。我找人翻译了一下。这信上说，他刚到济南 上街迷了路，一连转了好几个钟头，最后是一位会说 英语的女交警，把他送回了宾馆。

**李华东** 这一定是田晓敏，没错。 **赵跃进** 你就这么肯定?

**李华东** 就这么肯定!

**赵跃进** 还真叫你说着了。这位外国专家不会说中国话，可 他认识中国字。他记下田晓敏胸章上的名字，写在 信上了。还有一封是表扬刘若廷的……

**刘若廷** 行了，队长，别说了。

**赵跃进** 哪能不说!小刘送一位倒在路口的老人上医院，用

自己的钱交的医药费。这个事影响可不小，都上了 济南日报了。这里还有一封局里转来的……

**刘若廷** 赵队长，要是表扬信，你就别说了。这种信太多，能 念过来吗?我还要上岗呢。

赵跃进 小刘，会还没开完呢。这是一个面的司机写的，说他 的车在路上着火了，是咱们一交警连人带车全给救 下来了。局里要我们找这个人。你们谁干的，快说，

咱们节省点时间。 **众** **人** 没有……没有……

**赵跃进** 李华东，是不是你干的? **李华东** 不是不是!

〔田晓敏推着坐在轮椅上四明新上。 众 人 田大队长!

**赵跃进** (对田晓敏)田大队长的病怎么样了? **田晓敏** 下一步要转到外地继续治疗。

**田明新** 要走了，来看看大家。过去整天在一块，没少熊大

伙，这一下要离开了，有好些心里话想说。 众 人 大队长，你就说吧。

田明新 过去站岗台，风里来雨里去的，总是想有一天，能不 站岗台就好了，好好睡上一觉，好好歇一歇。我这会 儿一住院，真的不站岗台了，天天让你躺着，天天让 你歇着，这心里就像是有一团火。这回是真的明白 了，这岗台并不是什么人都能站的，也不是说站就能 站好的。咱们可要加倍珍惜身上穿的这套警服，珍 惜头上的国徽啊!

众 人 大队长，你就放心吧。

〔马师傅手捧一沓白毛巾上。

**马师傅** 同志，这是泉水路中队吧? **赵跃进** 是啊，你有什么事吗?

**马师傅** 我是来感谢你们的。 **众** **人** 感谢?

**马师傅** 啊，是这样的，十多天前，我的车在路上着火了，是咱 们一位交警冲上去，扑灭的火，救了咱的车，也救了 俺的命。

**赵跃进** 同志，这封感谢信是你写的吧?

**马师傅** 没错。可是一连十多天没有找到救命恩人，这是我 一块心病啊。我就买了一千多条毛巾， 一个个岗台 送过来，表达俺的心意嘛。(将毛巾分发给各人)

**赵跃进** 司机师傅，你要找的人我们这里没有，刚才我特意查

问过了 。

**众** **人** 是啊，是啊!

**马师傅** 我就不信没有。(正要给李华东递毛巾) ……啊，小 同志，我可找到你了。你让我找得好苦啊!谢谢，太 谢谢你了!(紧握住李华东的手)

**李华东** 不谢，不谢，这是应该的。不要说是我，任何一个交 警碰上这种事，都会这样做的。

**田明新** 华东，你能说出这话来，真让我高兴。这说明咱们交

警队伍有了一个整体的提高。

**田晓敏** 华东，你是什么时候开始转变的?

**李华东** 晓敏，你真是没有感觉出来，可能是从咱们大练基本 功的时候开始的吧。就这样一、二、三、四……(做手 势)

〔 众人笑 。

**马师傅** 你们忙着，我走了。(下)

〔范桂花、沈张氏推着姗姗上。

范桂花 跃进。哎，田大队长也在这儿呢。 赵跃进 桂花，你有什么事?

范桂花 吴院长让人捎话来了，说让姗姗马上去住院，我来问

你这是怎么回事? 赵跃进 我也不知道啊。

范桂花 这就怪了，没钱付费能让咱去住院?

田明新 小赵、桂花，这件事我看一定是领导有了安排，再说 了，不行还有咱们大家嘛。

李华东 赵队长，我对你有意见，姗姗住院的事，你为什么不 让我们管?

刘若廷 赵队长，我也有意见，为什么不让我们管? 众 人 对，为什么不让我们管?

田明新 赵跃进，这就是你的不对了。 赵跃进 大队长……这……这 ……

田晓敏 前几天，我就听说别的队都在为姗姗治病捐款呢! 李华东 那我们也捐!不能再拖了。

众 人 捐!我们也捐!(纷纷取钱)

赵跃进 大家的心意我领了，我不能收大家的钱啊!

〔冯大爷上。 冯大爷 赵队长在吗?

赵跃进 哟，冯大爷。快，里面坐。

〔冯大爷坐下，田晓敏上茶。

冯大爷 赵队长，那天听说孩子要动手术，这是八百块钱，不 管多少就算个心意吧。平日里，你们费了多少心，帮 俺做了多少事，我都看在眼里记在心上。你们常说， 老百姓有困难找交警，可交警有了困难呢?俺要说，

找咱老百姓啊!这一阵俺天天听电视里唱，“天地之 间有杆秤，那秤砣是老百姓……"谁好谁孬，老百姓 心里明镜儿似的。

赵跃进 冯大爷，您老修了一辈子鞋，攒俩钱不易啊，这些年您就 是想买辆手摇车，可前些时候，您给每个岗台都买了皮 垫，这又送钱给孩子治病，你那手摇车咋买呀?

**冯大爷** 钱这么花，比买车强呀!田大队长，你就叫他收下

吧 。

**田明新** 冯大爷，您这钱，我们可不能收。 **冯大爷** 你们不收，我可就不走了。

〔严清和秘书上。 众 人 严局长!

严 清 赵跃进，你们中队的捐款收起来了没有? 赵跃进 局长，没有……没有……

严 清 为什么没有收?

李华东 局长，我们队长就没提这事。

严 清 三天前，局党委已经作了决定，赵跃进你为什么不执 行 ?

赵跃进 严局长，我……我心里有愧啊，为了我们家这个有病 的孩子，大伙出了多少力，费了多少心，还有吴大姐

跑前跑后地安排住院 …… 严 清 那也是她应该做的。

赵跃进 上一回为了孩子看病，我擅自离岗受了处分，给我们 先进中队抹了黑……这几个月来，咱们支队的面貌 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同志们做了大量的好人好事， 为咱交警争了光，可我赵跃进都做了些什么呀?工 作没有做好不说，更不能为了自己的孩子再来麻烦

大家了。

严 清 赵跃进，话可不能这么说，你的困难就是大家的困 难。虽说眼下咱们交警的待遇也不算低了，可总还 有一些困难户，这就需要大家支援。所以局党委才 做了捐款的决定。

范桂花 局长，俺们自家的困难，俺们自己想办法，可不能再 连累大伙了。

**李华东** 嫂子，话可不能这么说。

严 清 范桂花同志，十多年来你一直支持赵跃进的工作，我 们都应该感谢你。赵跃进执行公务清理占道，要掀 自家的摊子，你虽说想不通，可还是撤了摊子，支持 了我们的工作 ……

**范桂花** 局长，别说了，俺没你说的那么好。

**严** **清** 我们这些做领导的，对你们关心不够啊。(拿出一张 表格)这是农转非的表，你抓紧填一下，下一步好安 排工作。

**范桂花** 给我安排工作?

**赵跃进** (激动地)谢谢领导的关心!

严 清 哎，别谢我。省、市领导了解支队家属困难后，特批 了一些指标。我们都应该感谢省、市领导对交警的 关心。

众 人 是啊，是啊!

严 清 局党委决定一下来，全局的干警都踊跃捐款，这是大 家捐得的三万块钱。再有什么困难，咱们再解决。

(从包里取出钱，递到范桂花的手中) 赵跃进 (激动地)严局长，叫我怎么报答啊!

严 清 赵跃进，这话说得不对。我作为局长，为你们一线干

警服务，做好了是应该的，做不好是我的失职，再说， 我也是落实党委的决定呀。

冯大爷 局长，我这八百块钱，也一定要收下。

严 清 冯大爷，这是我们支队内部捐款，您就不要捐了。 冯大爷 局长，我也是内部的。

严 清 您是哪个内部呀?

冯大爷 人民内部，人民内部。 〔 众 人 大 笑 。

严 清 就是人民内部，这个钱我们也不能收。 **冯大爷** 真拿你们没法子啊!

姗 姗 (扑到沈张氏怀中)奶奶……等我做了手术，我就会 站起来自己走路，就能去上学，再也不用妈妈背了。 妈妈每次背我上楼的时候，我都看见从妈妈头发根 里往外流汗。我太沉了，会把妈妈压坏的。我要会 走路了!我要会走路了!

范桂花 (泣不成声)这……这可是救命钱，俺孩子有救了，姗 姗有救了!局长啊，人家都说交警的妻子难啊，自从 我嫁给了赵跃进，又摊上个病孩子，那真是难上加难。 这十多年吃苦受累俺都不怨，就是想把姗姗的病治 好，能让她走路，能让她上学，今天总算去了这块心 病。姗姗，(将姗姗拉到严清面前)你要记住，是这些 好心的交警伯伯和叔叔救了你的命，将来你的病好 了，无论走到哪里，无论干什么,都别忘了报恩啊!

**赵跃进** 孩子，记住了吗?

姗 姗 爸、妈，我记住了!记住了! 〔 音 乐 强 烈 。

*〔* *切光。*

10

〔光启。泉水路交通岗台夜景。电闪雷鸣。刘若廷 在岗台上指挥，李华东、田晓敏等在副岗上执勤。大 客车司机及众乘客匆匆冒雨上。

**司** **机** 交警同志，交警同志 ……

〔李华东、田晓敏迎上。 **李华东** 有什么事吗?

**司** **机** 我们是从安徽来的大客车，要到北京去。走了一天

了，车坏到桥头上了。 **田晓敏** 别着急，别着急。

司 机 我能不急吗?不光车坏了，车上还有几个病人，发 烧，吐了一路。这天马上要黑了，又要下大雨，唉!

〔摩托车响声，赵跃进急上。

**李华东** 队长，这里有情况。

**赵跃进** 我已经看到了，是不是桥上那辆坏了的大客棚?华 东，你马上联系修理厂……

**李华东** 是。(拨打手提电话)

**赵跃进** 田晓敏，把咱们的药箱拿出来，先给病号送去。 **田晓敏** 是。(把药送给乘客)

**赵跃进** (用对讲机呼叫)吴大姐，吴大姐，我这里有病人。我

是泉水岗，快派医生来。(递给司机一瓶矿泉水)你 在这里休息休息，修车师傅和大夫一会就到。

司 机 同志，谢谢，谢谢!济南交警真太好了。

乘客甲 交警同志，阿拉已经一天没有吃饭了，包在车上，走

不开的，能不能帮忙搞点吃的? 赵跃进 有多少人没吃饭?

司 机 车上的都没吃，有三四十口子呢。

赵跃进 这好办。(打手提电话)牛经理……

〔牛二保骑摩托车上。

牛二保 赵队长，你找我?是不是大车上的人没吃饭?我马 上去办，您就放心吧。(骑摩托车急下)

〔吴兰与两名医生上。 吴 兰 赵队长，病人在哪里? 赵跃进 都在那边车上。

吴 兰 走。(与两位医生匆匆下)

〔牛二保与两位服务员提饭盒上。 牛二保 赵队长，我亲自送来了。

赵跃进 谢谢你，抬那边去。

牛二保 好咧，走。(到另 一边给乘客递饭盒)

众乘客 好啊……济南炸酱面…… 乘客乙 老板，多少钱一份?

牛二保 学习交警，我只收点成本费，两块钱一盒。 司 机 老板，真谢谢你了!

牛二保 别，别，要谢就谢济南交警。

众乘客 是啊，是啊，济南交警就是好!(边吃边赞扬着)

〔猛然，一声炸雷，雨声大作。众人一片惊呼。 赵跃进 大家不要乱，快回到车上去!

〔众人急下。严清率众交警披雨衣上。

**严** **清** 桥头上的客棚怎么回事?堵住了路口的交通。 **赵跃进** 局长，是外地车，坏在桥上了。

**严** **清** 快推走，山洪马上就会下来，很危险! **众交警** 是。(分头奔下)

〔刘若廷在风雨中指挥。幕后传来推动客车的号子 声。田明新着病号服坐轮椅上。

**严** **清** 老田，你怎么来了?

**田明新** 我转院，路过这里。

**严** **清** 快走，这儿没你的事!

**田明新** 严局长，今天我就是不走了。哪怕啥也不干，我也要 在这儿守到天亮。

**严** **清** 你看，牛脾气又犯了。我明白，硬是把你赶走，我也 会后悔的。

〔电闪雷鸣，雨声大作。交警将雨衣让给群众。稍 顷，传来汽车发动声，众人欢呼声：“车好了”,“修好 了!”司机上。

司 机 济南交警，太谢谢你们了! 严 清 别客气了，赶紧上路吧。

司 机 再见，再见了!谢谢，济南交警!

〔传来操各地口音的乘客声：“济南交警好样的 …… 向济南交警学习、致敬……”呼声渐远。

严 清 (手持对讲机)各岗台注意，现在雨势很猛，岗台就是 阵地，洪水就是命令。各岗台要坚守岗位，及时疏导 车辆，保护车辆和行人的安全……

**赵跃进** 严局长，山水下来了，河水已经漫上来了。 **严** **清** 注意，加强河边警戒。

〔灯光骤然熄灭。

严 清 (手持话机)019,怎么回事?

〔**画外****：**报“长，，田于山水空发 四十四条线路 **时断**，**路**红、能使用 …..."

**严** **清** 命令机关人员立即到泉水路来!

〔画外音：“是。”

〔片刻之间，警灯闪烁，身穿夜光背心的交警纷纷跑

上 。

**严** **清** 听我的命令：组成人墙，挡住桥栏，防止行人冲入河 中。

**众交警** 是。(手臂相挽，组成一道人墙)

〔田明新高举一盏信号灯；行人纷纷将雨具挡在交警 的头顶。舞台深处，交警们手持红、黄、绿三色手电 筒组成巨大的红绿灯。灯光明灭，与雨伞和夜光背 心组成一幅感人的画面。

〔音乐强烈。光渐亮。

〔群众隐去。众交警推着田明新走到台前。

**田明新** 天快亮了，万家灯火就要熄灭了，人们要上班了，孩 子们也该上学了。雨后的天空这样晴朗，再过一会 儿太阳就会升起了，它会越过眼前的钟楼照亮整个 城市。我真想再站一班岗。有人说，我为了救一个 个体户再也站不起来了，付出的代价太大。我说， 不!因为他是泉城的一个老百姓，是社会大家庭里 的一员，我们警察就是要为每一个人送去温暖和安 宁。

严 清 是啊，为了人民的安宁，我们有多少同志流血牺牲， 我相信人民不会忘记他们，这里的一草一木都不会

忘记他们，这座城市就是他们不朽的丰碑!

田明新 用不了多久，我们交警就会走下岗台，也许我看不到 那一天了。在离开这座城市的时候，让我再向关怀

我们的父老乡亲行一个礼吧!(敬礼) 〔 音乐强烈 。

*〔* *切光。*

**尾** **声**

〔光启。夏天的一个早展，泉水路交通岗边的空场 上，能看到红绿灯。

〔众交警列队站立。严清、田明新、赵跃进在路边等 侯着什么。冯大爷拄拐背鞋箱上。

**冯大爷** 严局长，都在这儿呢。这么大的场面，有什么喜事吧?

严 清 是啊，冯大爷，公安部的领导要来看我们的汇报表 演。

**冯大爷** 好啊，俺就爱看咱交警表演。

**严** **清** 冯大爷，我们还要送您一件礼物。 〔李华东推轮椅上。

**严** **清** 这是我们的一点心意。冯大爷，您就收下吧。 **冯大爷** 谢谢，谢谢!我可不能收啊!

**严** **清** 我们送您这辆车，还有一个小小的要求，请您担任我 们的义务监督员。你是我们聘请的第一千名义务监 督员。

**冯大爷** 好，好。你们这么看得起俺这把老骨头，俺干，俺干。 严 清 来，坐上试试。(扶冯大爷坐上轮椅，前后转动)

〔范桂花、沈张氏、吴兰等领姗姗上。

姗姗看到严清，急步上前扑到他怀里。

**姗** **姗** 严伯伯!

**严** **清** 姗姗，出院了，都好了吗?

**姗** **姗** 都好了。看，我能自己走路了，能上学了! **冯大爷** 孩子，让俺看看你。

**姗** **姗** 冯爷爷，以前，都是叔叔伯伯扶着您过马路；今天，让

我推着您走，好吗? ' **冯大爷** 好，好，这孩子!

〔音乐声中，姗姗一手推着冯大爷，一手牵着严清，从 红绿灯下走过。众人鼓掌。严清的秘书上。

秘 书 报告局长，电报!

**严** **清** (展读电报)同志们，报告大家一个好消息，江总书记 为我们济南交警题词：“严格执法，热情服务”!

〔众人热烈鼓掌。

**严** **清** 同志们，在这个喜庆日子里，公安部的领导马上就要

来检阅和慰问我们了。我们只不过做了一些应该做 的工作，可是党和人民却给了我们巨大的荣誉和奖 励。我们一定要牢牢记住，我们是为人民管交通。

〔天幕上徐徐升起江泽民书写的：“严格执法，热情服 务"八个大字。

**严** **清** 同志们，我们济南交警在江总书记题词的鼓舞下， 一

定要戒骄戒躁，开拓前进，为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 做出自己的贡献。请党考验我们，请人民监督我们， 让时代检阅我们吧!

**众交警** (高呼)“内强素质，外塑形象，严格执法，热情服务!”

(整齐划一地做出指挥动作) 〔群众鼓掌、欢呼。

〔满台红光。音乐强烈。

**虎踞钟山**

邵 钧 林 嵇 道 青



邵钧林，男，47岁，南京军区政治部前线话剧团团长，国 家一级编剧，先后创作了近百万字文学作品和多部戏剧作 品，在全国全军多次获奖，话剧《抗天歌》(合作)获文华奖、文 华剧作奖。

嵇道青，男，33岁，南京军区政治部前线话剧团政治处主 任，曾创作和发表各类文学、电视和戏剧作品多篇(集)。

人 物

刘伯承——男，60岁上下，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 院长兼政委。

汪荣华——30余岁，刘伯承夫人。

杨震——男，30余岁，原某师师长，解放军军事学 院高级系学员。

崔保山 男，40岁上下，原某骑兵支队司令，解放 军军事学院高级系学员。

吴觉非——男，50余岁，原国民党中将司令，现任解 放军军事学院教员。

甘有根——男，40多岁，原某军分区副司令，解放军 军事学院高级系学员。

黄 矛——女，21岁，解放军军事学院文化教授会教 员。

巴谢洛夫——男，60余岁，苏联军事顾问。

钟汉钧——男，40余岁，解放军军事学院合同战术教授 会主任 。

柯月秀——女，30岁，志愿军战地救护模范。

丁铁蛋——男，20岁，崔保山的警卫员。 赛艳秋——30余岁，京剧坤伶。

门卫，所长，秘书，参谋，警卫，车夫，学员甲、乙等。

**时** **间：**五十年代初期。

**地** **点：**石城南京，紫金山麓。

**序** **幕**

〔1949年春，清晨。 〔石城南京。

〔枪炮声、喊杀声、军号声中，灯渐亮。 〔硝烟弥漫，炮火闪烁。

〔一面残破的国民党“青天白日”旗在风雨中飘摇。

〔响声渐隐，硝烟渐散。一阵急促的冲锋枪声中，“青 天白日”旗飘落而下。

〔崔保山踩着破旗，拾阶而上，仰天长笑。 〔一面鲜艳的八一军旗冉冉升起。

〔丁铁蛋押吴觉非上。

**丁铁蛋** (敬礼)报告崔司令，俘虏已押到。

**崔保山** 啊哈，中将司令官吴觉非阁下，幸会幸会。 **吴觉非** 你是……

**崔保山** 骑兵司令崔保山，我想你不会不知道吧?

**吴觉非** 哦，是你!洞山之战你我交过手，你差点成了我的俘

*虏。*

崔保山 好记性。我早就想见识见识你这位对手，赫赫有名 的吴觉非将军。你的坦克到哪里去了，洞山之战的 威风到哪里去了?

**吴** **觉** **非** (倔傲地)少啰嗦，胜王败寇，如何处置，悉听尊便。 **丁** **铁** **蛋** (把缴获的手枪递给崔保山)这是他的枪。

**崔保山** 嘿，勃朗宁，好枪!

**丁铁蛋** 刚才这家伙想用这枪自杀，被我夺下了。 **崔保山** 哦，还挺有种!

**吴觉非** 不成功，则成仁!战死沙场，是军人最好的归宿。

**崔** **保** **山** 好，我成全你。(把手中的勃朗宁手枪一挥，厉声地)

转过身去，向前走十步!

**丁铁蛋** (使劲推了吴觉非一把)走!

〔吴觉非踉跄几步，稳住身子，缓缓向前走去。 〔崔保山举枪对准吴觉非的后背。

〔静场。

〔吴觉非转身面对崔保山。

**崔保山** (扔过手枪)还是你自己解决吧!

〔吴觉非举起枪对向自己的太阳穴。 〔崔保山掏出自己的枪，朝天开枪。

〔吴觉非手中枪落地，愣神。

〔刘伯承和钟汉钧坐黄包车上。 〔秘书、参谋、警卫随上。

**刘** **伯** **承** (边下车边说)崔保山，你在搞啥子名堂? **崔保山** 刘司令员，钟主任!(敬礼)

**钟** **汉** **钧** 崔司令，你怎么能这样?这可是违反战场纪律的!

**崔保山** 我是戏弄戏弄他。那是一只空枪，子弹在这儿呢!

(松开拳头，子弹落地)解放军不杀俘虏，老子给你留 条生路，押下去!

**丁** **铁** **蛋** (推吴觉非)走! **刘** **伯** **承** 等 一 下。

**吴觉非** (转身)你是……(敬了一个美式军礼)刘伯承将军! **刘伯承** 久违了，觉非先生。

**吴觉非** 败军之将，何谓先生……

**刘伯承** 败军之将，也不必轻生嘛!中国的古德里安，坦克闪 击战专家，为何成为败军之将，倒是需要好好想一想 啊!(对丁铁蛋)你送他去俘虏营。记住，放下武器， 就要以礼相待。

**丁铁蛋** 是!(对吴觉非)请。(押吴觉非下)

**崔保山** 今天我总算报了洞山战役这一箭之仇。哎，刘司令 员，你怎么坐黄包车进城了?

刘伯承 陈赓兵团都还没用上，南京就解放了!车马还没过 江，我们又认不得路，只好劳驾这位师傅了。(指车 夫 )

**钟汉钧** 早在西柏坡，中央已经任命刘司令员为南京市第一 任市长了，可我们的市长还不知道在哪儿办公呢!

崔保山 (得意地)总统府被我们占领了，老蒋的窝给连锅端 了，这仗总算打得差-不多了。我也要像刘司令员一 样坐上黄包车，好好逛逛这南京城。

**刘伯承** 南京古称石头城，大江东去，虎踞龙蟠，历来是兵家 必争之地，也是屯兵习武的好地方。汉钧，等全国解 放了，我要向毛主席请缨，在这里办一所军校，来当 一个教书先生。

**钟汉钧** 当年我在红军大学当学生时，你就是我们的校长。

**刘伯承** 我刘某人和教书有缘啊!保山，你也该进进学堂了。 **崔保山** 我是带兵打仗的，进什么学堂?

**刘伯承** 正是因为你是带兵打仗的，才更需要学习!主席说 过，革命胜利，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从现在

开始需要向现代化、正规化进军了，要实现这个伟大 而又艰难的转折，就得好好学习。

**崔保山** (不以为然地)江山都打下来了，还有什么过不去的 沟坎?

刘伯承 你这个崔保山，打仗像只老虎，可现在也得把身上的 虱子抖落抖落了，不然非掉队不可。(转对钟汉钧) 汉钧，我们上哪去啊?

**钟汉钧** 你是市长，我们跟你走啊!

**刘伯承** 到了家门口，反倒找不着家了。南京我光知道有个 总统府，我们就去那儿!保山，(诙谐地)你去通知蒋 大总统，他重金悬捕的刘匪伯承登门拜望来了!

〔 众 人 笑 。 〔 收 光 。

〔 歌 声 起 。

〔1951年初，晴日。

〔南京军事学院大门口。

〔歌声中起光。彩坊，彩旗，标语，处处洋溢着喜庆的 气氛。

〔黄矛坐在报到处的长桌后，忙着接待扛行李的、背 背包的、穿军装的、着便服的报到者。

**学员甲** (对学员乙)你是四野的，从海南来? **学员乙** 对!你从哪来?

**学员甲** 我从西北来 。-

**学员乙** 哦，一野老大哥!(下)

〔刘伯承上。见学员甲肩扛手提的行李很多，便主动 上前帮忙。

**学员甲** (登记完毕，对刘伯承)请把我的行李送到基本系宿 舍 。

**刘伯承** (愣了一下)好。(提行李欲下) **黄** **矛** 哎，老同志，你还没登记呢。

**刘伯承** 小同志，我是工作人员。

**黄** **矛** 工作人员?我怎么不认识? **刘伯承** 我也不认识你呀!

黄 矛 我叫黄矛。

刘伯承 哦，黄矛!黄毛丫头，名如其人嘛!

黄 矛 不是黄毛丫头，是矛盾的矛。

刘伯承 你是文化教员，华燕大学数学系应届毕业生，今年21 岁，属大龙，对不对?

黄 矛 (傻了)对啊。哎，你是哪个部门的?

刘伯承 我嘛，就算个管理员吧。

〔汽车喇叭声。

〔钟汉钧引甘有根上。 钟汉钧 刘院长。

学员甲 (惊愕地)刘院长?(急忙接过行李) 刘伯承 (对学员甲)对不起，我不能帮你了。

〔学员甲急下。 〔黄矛愕然。

刘伯承 怎么,没有接到巴谢洛夫顾问?

钟汉钧 我们在码头等了半天，也不见人影。(指甘有根)这

位同志是来上学的，顺便捎了来。 刘伯承 (辨认)甘有根?(迎上前去)

甘有根 刘司令员!(敬礼)

刘伯承 (紧紧握手)延安一别，已经十几年没有见面了! 钟汉钧 你们认识?

刘伯承 我们是老战友了，南昌起义时就在一起。

甘有根 当年刘司令员是参谋长，我只是个小参谋。

刘伯承 撤离南昌时，他救过我。到了延安，他调到中央警卫 团工作，我们才分的手。他现在是军分区副司令。

钟汉钧 (敬礼)甘有根同志，失敬了!(接过甘有根的旅行 箱，为他登记)

**刘伯承** 老甘，你来报到怎么不来个电话，我应该去接你。

来，坐，坐。

**甘有根** 怎么能让你来接呢?我是学员，应该自己来报到。 碰巧让他们捎了个脚，我都过意不去了!(习惯地掏 出烟袋)

**刘伯承** (笑)你啊，还是老样子!

**甘有根** 听说你要请陈老总来当政委?

**刘伯承** 他在上海当市长，来不了。不过，这座学院能办起

来，多亏了他和南京人民的支持啊! 〔巴谢洛夫坐黄包车上。

**巴谢洛夫** (俄语)亲爱的刘，我们又见面了。

**刘伯承** (俄语)老同学，你好啊!(与巴谢洛夫紧紧拥抱)老 同学，当年我在贵国伏龙芝军事学院上学的时候，说 的是俄语。现在你到我们学院当顾问，就得说汉语 了 。

**巴谢洛夫** 好!用你们中国的一句成语，这叫“入乡随俗”。

**刘伯承** 我们合同战术教授会的钟主任在码头恭候半天，你 怎么 ……

巴谢洛夫 (大笑)我是有意不上他们的车。听说南京解放 时，你是坐黄包车进的城，今天，我也享受享受和你 一样的待遇。我是斯大林同志派来的，是毛泽东同 志请来的。老同学，我得和你平起平坐。

**刘伯承** 我可不敢，你是苏联老大哥!(笑)老同学，你看，紫 金山下，玄武湖畔，这院址选得怎么样?

**巴谢洛夫** 好极了，好极了，就像这位姑娘一样可爱!(指黄 矛 )

黄 矛 (敬礼)巴谢洛夫顾问，你好!

巴谢洛夫 哦，好可爱的中国姑娘，很荣幸认识你!(向前欲 拥抱)

〔黄矛灵巧地从巴谢洛夫的臂下钻了过去。

**刘伯承** (笑)老同学，你还记得吗?1928年我到贵国求学，你 第一次拥抱我，我也像她一样难为情。

**巴谢洛夫** 你们中国人就是古怪。 〔众人笑。

**刘伯承** 汉钧，你陪巴谢洛夫顾问去休息，我送老甘到宿舍

去。老甘，走，我们得好好摆摆龙门阵。 〔众人下。

黄 矛 (拉住钟汉钧)钟主任，刘院长怎么对我的情况这么 清楚?

**钟汉钧** 不光对你黄矛，全院一千多师生的花名册都在他的 脑子里。(下)

〔黄矛目送钟汉钧远去，愣神。 〔杨震身背背包，风尘仆仆上。

杨 震 同志，我来报到。 〔黄矛仍在发愣。

杨 震 (提高嗓门)同志、同志，报到!

黄 矛 (回过神来)噢，来了。(发现甘有根的旅行箱)对不 起，请你稍等一下，我送下箱子，马上就来。(提箱欲 走 )

〔吴觉非身着战俘服装急上，与黄矛交臂而过，两人 止步，对望一眼，黄矛跑下。

〔战俘管理所所长手捧军装追上。 所 长 (严厉地)028号，你给我站住!

吴觉非 (止步，傲然地)我有名字，何必呼叫号码?

所 长 好好，吴觉非，请你回去!

**吴觉非** 直呼姓名便可，“请”字可以不必。

**杨** **震** (一震)吴觉非?(上前，审视吴觉非)你就是吴觉非? **吴觉非** 你是 ……

**杨** **震** 你不认识我，我可知道你!你……(冲动地抓住吴觉 非的胸襟)

所 长哎哎，同志，别冲动，他是学院打算请来当教员的。 杨 震 当教员?(将吴觉非推开)他不配!

所 长 他是不配!让他当教员，太抬举他了。(对吴觉非)

吴觉非，你别给脸不要脸!(递军装)你给我把军装 换上!

**吴觉非** (推开)承蒙抬举。我是军人，我有我做人的准则。 请你送我回战俘管理所去!(急下)

所 长 你 …… (追下) 〔 黄 矛 上 。

〔杨震紧迫几步，欲说什么。

黄 矛 对不起，让你久等了，请登记一下。(递过登记簿) 〔杨震掏出钢笔登记。

**黄** **矛** (接过登记簿看了看，目光落在杨震的脸上，欣喜地) 杨震，是你!

杨 震 (疑惑地)你是 ……

黄 矛 想想看，我们哪里见过面? 杨 震 想不起来。

黄 矛 你是在应付，根本没有仔细地想。 杨 震 ……实在想不起来。

黄 矛 (夺过杨震手中的钢笔)请问，这支钢笔是你自己的 吗?

杨 震 (恍然大悟)噢，是你啊!真对不起，那天人太多，挤 来挤去的，签完名就找不到你了。

黄 矛 堂堂的解放军英雄师长，到大学作报告，那么多崇拜 者围着你，当然找不着我了。幸亏有钢笔作证，要不 你还不承认我们见过面呢!

杨 震 (尴尬地)实在对不起，直到今天才把这支笔还给你。

黄 矛 (把笔插进对方的口袋)算了，这支笔就送给你，留作 纪念吧。

杨 震 (不知所措)这 ……

黄 矛 哎，你不是说要上朝鲜打仗去了，怎么……

杨 震 是啊，都到鸭绿江边了，一纸命令把我劫到了这儿， 真是活见鬼。

**黄** **矛** 你好像很有情绪嘛。 **杨** **震** 当然有情绪!

〔门外传来马的嘶鸣声和人的吵嚷声。

〔门卫跑上。丁铁蛋一手持马鞭一手拎步枪紧随其 上 。

**丁铁蛋** (气冲冲地)这城里的怪名堂就是多，放着这么大的 门不让走马，搞什么搞?

门 卫 (委屈地)这是规定，你吵也没有用!(对黄矛)黄教

员，你来评评理!

黄 矛 (迎上去)怎么回事?

门 卫 他们两个硬要骑着马闯进大门。我不让进，他们就 训我，连枪都被他缴了。

**丁铁蛋** 老子们刚从剿匪战场下来，不组织欢迎也就算了，连 门也不让进，搞什么搞?

黄 矛 我说同志，进大门必须下马，这是规定。

**丁铁蛋** “龟脏”?哼，还王八屁股呢。哪个定的? **黄** **矛** 上级。

**丁铁蛋** 上级是谁?告诉你，来的是我们崔司令，他就是上

级!崔保山司令，骑兵打坦克的英雄，你们听说过没 有?

〔崔保山手执马鞭，腰佩勃朗宁手枪，气概威武地上。

**崔保山** 铁蛋，你胡咧咧什么?

**丁铁蛋** 崔司令，他们还是不让进。

**崔保山** (傲然地)你跟这丫头片子啰嗦什么?去给我把老钟

——钟主任找来，今天，我非要骑着马进这个门。 黄 矛 首长，请你说话文明一点。

崔保山 文明一点?我从生下来就这么说话! 黄 矛 你，你……(跑下)

崔保山 老子骑着马在战场上拼杀了十多年了，还没有人能 挡住我的马头!

杨 震 (忍无可忍)同志，既然上级有规定，你就得按规定 办。如果大家都像你这样，骑兵骑着马，那开坦克的

不就得开着坦克进来了?

崔保山 你是干什么的?也是看门的? 杨 震 我是刚报到的学员 ……

崔保山 我是高级系的学员。(上下打量着杨震)你大概管不 了我吧?

杨 震 对违反规定的事，谁都有权利管。 〔黄矛引刘伯承上。

**崔保山** 我今天倒要看看你怎么管我?别说你，就是刘司令 员——刘院长，也得给我三分面子。

**丁铁蛋** 我们崔司令当年是刘院长手下的一员虎将!

崔保山 铁蛋，别胡吹!走，骑马进门!(“叭”地甩了一鞭子， 掉头欲走)

杨 震 (挡住去路，一把攥住马鞭)今天我非得管管你! 崔保山 你敢!

〔杨震夺过马鞭，摔出老远。

崔保山 (急怒)你!(下意识地去摸腰间的手枪)

刘伯承 (捡起马鞭)好大的胆子，竟敢给我们堂堂的崔司令 一个下马威!

崔保山 刘司令员!

杨 震 刘院长!(敬礼) 刘伯承 (对杨震)你是 ……

杨 震 报告刘院长，高级系学员杨震向你报到! 刘伯承 噢，你就是陈毅司令的爱将杨震师长。

崔保山 (头一扭)我不管什么师长军长，今天的事得给我一 个说法。

刘伯承 当然得给个说法。你不是说我会给你三分面子吗，

今天给你十分!(顿时严肃起来)丁铁蛋!

丁铁蛋 到 !

刘伯承 你真行，把门卫的枪都缴了! 〔丁铁蛋赶紧把枪交还门卫。

刘伯承 (递过马鞭)把马送到学院的马厩去，统一管起来。

所有的警卫员也要集中管理，你马上去教导团报到。

丁铁蛋 (迟疑地)崔司令 …… 崔保山 刘院长，这……

刘伯承 服从命令!(对门卫)你领他去，把袖标留下。 门 卫 是!(取下袖标递给刘伯承)

〔丁铁蛋随门卫下。

**刘伯承** 崔保山! **崔保山** 到 !

**刘伯承** (递过袖标)把它戴上。你的任务，到校门口值勤。 **崔保山** (傻了眼)我?

**刘伯承** 如果你能纠察到像你这样违反校规的人，就让他来

顶替你；否则，你就一直值勤到全体学员报到完毕! **崔保山** 刘院长 ……

**刘伯承** 听我口令——立正，向后转，目标：校门口，齐步走!

〔崔保山按照口令怏快而下。 **刘伯承** 黄教员!

黄 矛 (吓了一跳)到!

刘伯承 (笑)别那么紧张。文化课就要开课了，你准备得怎

么样了? 黄 矛 正在准备。

刘伯承 找个时间我想看看你的教案。你先送杨震去宿舍。 **黄** **矛** 是!(引杨震下)

〔汪荣华身着军装匆匆~~上。~~  **汪荣华** 伯承!

**刘伯承** 哎，你怎么来了?有急事?

**汪荣华** 刚才周总理来电话，说毛主席要你马上去北京一趟。 **刘伯承** 好，君命召，不俟驾而行!走!

〔汪荣华拉刘伯承走向舞台一侧。 〔主演区收光。

〔 追 光 。

**汪荣华** (担忧地)伯承，听说你要请六百多名国民党旧军官 来当教员?

**刘伯承** (严肃起来)汪荣华同志，不要忘了我们的规矩。

汪荣华 我这不是夫人参政，我只是想给你提个醒。全院一 共八百多名教员，旧军官占了一大半，从国民党的陆 军副总长、作战厅长、御林军的头头，从少将到上将， 你都想收罗来。有人说，鱼虾鳖蟹全有了。

刘伯承 (叹息一声)锣鼓家伙敲起来了，总得有唱戏的啊。 现在学院最大的困难就是教员奇缺，这些旧军官都 有一技之长，我只能出此奇招了。

汪荣华 奇招就是险招!现在全国正在开展大规模的镇压反 革命运动，我真为你捏一把汗啊!你别忘了，红军时 期，你就被李德撤过职。

**刘伯承** 此一时彼一时，你这是想到哪里去了。

**汪荣华** 听说，你亲笔写的报告，主席和军委还没有批下来。

**刘伯承** (缓缓落座)我想主席一定会批准的。

**汪荣华** 伯承，没想到这办军校比打仗还难啊!

**刘伯承** (摘下眼镜擦拭着，感叹地)离开四川时，小平同志对 我说，带兵打仗是个苦差，办军校是苦差中的苦差。

**汪荣华** 你是自找苦吃。

**刘伯承** (站起身，乐观地)有的人把我们看作人上人，我们就

得吃苦中苦嘛! 〔 收 光 。

二

〔几天后的一个清晨。 〔高级系宿舍。

〔早操的脚步声、口令声中追光渐起。杨震坐在桌前 看着手中的照片，陷入深深的思念之中 ……

〔音乐淡起。

**杨** **震** (内心独白)月秀，你在哪里?现在革命已经胜利了



〔柯月秀身穿新四军服装，手缠绷带，出现在窗口。 **柯月秀** 杨震!你对我说过，等革命胜利了，你就娶我 ……

**杨** **震** 月秀，你不会想到，我来学院报到那天，遇见的第一 个人竟然会是吴觉非!

**柯月秀** 吴觉非?就是在皖南事变时和你交过手的那位国民 党师长?

**杨** **震** 对，就是这个混蛋!不是他，你不会被俘。 **柯月秀** 不是他，我俩也不会整整十年没有见面 ……

**杨** **震** 月秀，你在哪里? **柯月秀** 杨 震 !

**杨** **震** (起身迎向柯月秀)月秀!

〔起光。黄矛站在窗前。

〔宿舍内，杨震的床十分整洁，被子叠得方方正正。 崔保山蒙着被子还在睡觉。临窗的墙上，贴着一张 手绘的地图，上书繁体字标题《朝鲜半岛军事态势 图》。

〔窗外，晨雾袅袅，紫金山隐约可见。 黄 矛 杨震，大清早的，你没睡醒啊?

杨 震(尴尬地)是你?你怎么来了?

**黄** **矛** 我不能来吗? **杨** **震** 什么事?

**黄** **矛** 喂，你这个人怎么不讲礼貌?你让文化教授会的黄

矛教员就这么干站在窗户外面? **杨** **震** 哦，请进，门开着呢!

黄 矛 走个捷径，来，扶我一把。(伸过手) **杨** **震** 黄毛丫头，哪像个老师?(拉黄矛)

**黄** **矛** (从窗口跳进室内，顺手夺过杨震手中的照片)好漂

亮的姑娘!难怪看得那么入神，是你夫人?

杨震不，是未婚妻! 黄 矛 她在哪儿?

杨 震 (伤感地)我也不知道。 黄 矛 (诧异地)怎么回事?

杨 震 皖南事变时被捕了，至今下落不明。(取回照片，顾 自走到地图前，摆弄着上面的红绿小旗)

黄 矛 (愣了一会儿，解下腰带在崔保山被子上抽了一下) 哎，崔司令，该起床了。今天出操，刘院长第一个到， 站在排头，你还好意思压床板。

崔保山 (伸出头来，不耐烦地)吵什么吵?老子打了十几年 仗，没睡过一个安稳觉，现在总得让我补补觉吧! ( 蒙 头 又 睡 )

**黄** **矛** 那你昨天晚上干什么去了?

**崔保山** (兴奋地)上大鸿楼听戏去了。嘿，有个角儿叫赛艳 秋的，那戏唱得，啧啧……

**黄** **矛** 你 们啊……(无奈地摇了摇头。走向地图，扑哧 一 笑)嘻!

**杨** **震** 你笑什么?

黄 矛 (指地图)这上面的字是谁写的?

**杨** **震** 放牛娃出身，字写得不好。

**黄** **矛** (念)朝鲜半岛军事“熊”势图。

杨 震 什么熊势图?态(熊)势图!

**黄** **矛** 你啊，写了个大别字!把态势的态写成了狗熊的熊 了。(掏笔改字)

**杨** **震** (尴尬地 )哦，写错了一点。

**黄** **矛** (顶真地)一点也不能错， 一个军事家笔下的每个字， 都关系到千百个士兵的生命哩!喂，听说你想到朝 鲜去，不上学了?

杨 震 对，前方在拼杀，在流血，战局到了关键时刻，我没法 安下心在这儿念叨X+Y! 告诉你，我已经向上级递 交了请战报告!

黄 矛 (尖锐地)你这是小农意识，目光短浅!缺少文化能 打胜仗吗?

杨 震 (激烈地)行了，你不懂得什么叫军人!对军人来说， 枪声就是命令，求战是一种本能，对战争无动于衷的 人，就不配穿这身军装!

**黄** **矛** (委屈地)就你勇敢，就你伟大，你是标准的军人，别 人都不是!

杨 震 我不想评论别人，但在我看来，穿上了军装，不一定 就是真正的军人!如果他不具备一个军人的情感， 那他充其量只是个穿军装的学生。

黄 矛 (一怔，泪花涌出)你、你，我一直把你当作英雄，很崇 拜你，可你……太叫人失望了。我送你钢笔，是希望 你好好学习……

杨 震 我现在要的是枪，不是笔!(将笔递还给黄矛)还给 你 !

**黄** **矛** 你?(接过笔，掉头急跑下)

崔保山 (从被窝里探头出来)你这人也真是的，好端端地把 人家给气跑了。我看，这姑娘对你有点那个意思。 要模样有模样，要文化有文化，和我老家那个小脚黄

脸婆，真是一个天、一个地。你小子艳福不浅啊! **杨** **震** 你睡你的回笼觉吧!(继续看地图)

崔保山 (一摸耳朵，发现夹着两个票夹)咦，我耳朵上怎么夹

着两个票夹子? 杨 震 我夹的。

崔保山 搞什么搞?我说怎么老梦见老婆揪我耳朵呢!

杨 震 你的呼噜质量太高，我实在受不了，只好用这个土办

法 。

崔保山 哎，灵吗?

杨 震 (笑)你别说，还真灵!

崔保山 (大笑)不瞒你说，安排住房时，我可以住单间，是我 主动要求和你同住的。

杨 震 为什么?

**崔保山** 不是冤家不聚头啊!你让我在校门口下不了台，我 要让你晚上睡不好觉!

杨 震 (笑)嘿，真看不出，你老兄还有这份心计。

**崔保山** (得意地)没两下子，还能带兵打仗?算了，扯平了， 我还是搬出去住吧。

杨 震 别搬了，不打不成交，不过你老兄这双脚可得要勤洗 点。我已经递了请战报告，说不定很快就走。

**崔保山** 不是我说你，你这人太死心眼，打了那么多年的仗， 也该歇歇了。原来我也不想来上学的，可没想到进 了城，才晓得天外有天，山外有山。昨天我带铁蛋上 夫子庙逛了一趟，那满街的灯红红绿绿，那满街的姑

娘一个比一个标致，把……把铁蛋的眼都看直了。 **杨** **震** (笑)恐怕你的眼比铁蛋还要直吧?

崔保山 你去看了眼也得直，反正我是不走了。再让我在回 到那深山老林里，每天坐在马背上，我是一天也受不 了 。

〔赛艳秋着列宁装，背着腰鼓，捧一束鲜花上。 **赛艳秋** 请问，崔保山崔司令是在这儿住吗?

〔摧保山赶紧钻进被子。 **杨** **震** 请问你是?

**赛艳秋** 我叫赛艳秋，金陵京剧社的演员。

**崔保山** (跳下床)哎呀，你怎么来了?(发觉不妥，急忙上床) **赛艳秋** 哟，崔司令，病了?

**崔保山** 这，没什么,小病，小病。(用被子把脚捂上)找我有 事?

**赛艳秋** 昨晚你到新街口大鸿楼听我唱戏，给我献花，我怎么 担当得起?今天南京市组织我们这些文艺工作者到

你们学院来慰问，我特地买了这束鲜花，来献给你这 位英雄。(递花)

**崔保山** 哟哟，这 …… (接花)

**赛艳秋** 另外送几张戏票，请你们去看戏。(递票，对杨震)请

这位同志一起去。

杨 震 谢谢。

**赛艳秋** 我走了，晚上大鸿楼见!(下)

〔崔保山急忙穿衣下床，冲到窗前，朝外挥动鲜花。

**杨** **震** 别忙乎了，人家早走远了。老崔，今晚我不去了。

(递票)

崔保山 不不，你一定得去，那戏唱得，啧啧，看了顺眼，听了 舒坦 …… (学唱两句，跑了调)坏了，有人来了。哎，

老兄，就说我病了。(急钻进被窝，蒙起头) 〔刘伯承、钟汉钧上。

〔杨震敬礼，欲说话，刘伯承用手势制止，径直走到崔 保山的床边，伸手拍拍被子。

〔崔保山在被窝里翻了个身，故意发出响亮的鼾声。 〔刘伯承耐心地再拍被子。

〔丁铁蛋拎着水瓶，哼着小调上。 **丁铁蛋** (见状大惊，急唤)摧、崔司令……

崔保山 (猛地翻身下床，抓起一只鞋子，佯揍丁铁蛋)原来是

你这个小兔崽子，搞什么搞?

〔丁铁蛋朝崔保山身后使眼角。

〔崔保山回头发现刘伯承，大惊，手忙脚乱地穿鞋。 〔刘伯承不动声色，盯着崔保山，扔过另一只鞋。

**钟汉钧** 你看你，像什么样子?

**崔保山** 嘿嘿，刘院长、钟主任 … …

刘伯承 (不理崔保山，转对丁铁蛋)小鬼，你们这位骑兵司 令，经常睡懒觉，不出操吗?

丁铁蛋 不常……不过，三天两头是……有的。 崔保山 (瞪着丁铁蛋，恼怒地)你 ……

刘伯承 (摘下眼镜，擦擦镜片)小鬼，我给你一个任务。 丁铁蛋 (双脚并拢)是!

刘伯承 以后，每天早上起床号一响，你就把他的被子给我掀 了!

丁铁蛋 是，保证完成任务!(欲走)

刘伯承 等等。院部规定，士兵一律不许留发，你知道吗?

丁铁蛋 知道。

刘伯承 那你为啥还没把头发剃光?

丁铁蛋 这个……这个，大伙说，剃个光葫芦头像个二杆子。

刘伯承 (摘下自己的帽子，露出光光的头顶)嗯?二杆子? 〔众人欲笑，又忍。

〔丁铁蛋吓得不知所措。

钟汉钧 (欲训斥)你这个小鬼……

刘伯承 (用手势制止钟汉钧)二杆子，二杆子?我看就是既 要抓枪杆子，又要抓笔杆子，你们说对不对?大家坐 吧。

〔众人笑，落座。丁铁蛋松口气，溜下。 〔杨震蹲在凳子上。

刘伯承 哎，杨震，有凳子不坐，干啥子蹲着? 杨 震 进城前很少有凳子坐，蹲习惯了。

刘伯承 有些习惯可得改一改，不能老让人家叫咱们土八路 喽。昨天我才从北京回来，毛主席和军委批准了我 们的办学方案，特别强调了学院的正规化问题。

**崔保山** ( 习惯地把脚往床上一搁)正规化?

〔钟汉钧用手点了点崔保山。 〔崔保山赶紧放下脚，坐端正。

**刘伯承** 来自野战军的不许“撒野”,干过游击队的也不许“冒 油”。

**崔保山** 刘院长，你放心，保证不撒野，不冒油!我先去方便 一下。(欲溜)

钟汉钧 等一下，还有个事顺便给你说一下，我们想在学员中 选几个人担任各班级的干部，想让你担任第二班级 的副主任。

**崔保山** 副主任?我不干!

**钟汉钧** 为什么?

**崔保山** 我从当连长起，营长、团长，直到骑兵司令，干的都是 正职，从来没有当过副的。

**刘伯承** 嗬，这也算个理由?那好，既然你不愿意当副主任， 就担任一个学习小组的组长吧。

**崔保山** 学习小组长是正的还是副的?

**钟汉钧** 学习小组只设一名组长，自然没有副的! **崔保山** 是正组长，我干，就这么着!

**刘伯承** (挥手)你们先走，我和杨震谈点事。 〔钟汉钧、崔保山下。

〔杨震有些紧张地笔挺站好。

刘伯承 (掏出杨震的报告)你这个请战报告我已经看了，理 由很正当，很充分!好嘛，你去，我也去，我们一起 走，你看几时动身呀?

杨 震 (一愣，呐呐地)你是院长，你怎么能走? 刘伯承 学员都跑了，要我这个光杆院长做什么?

**杨** **震** 不，我没有要大家都去，我只是说我自己……

**刘伯承** 关心前线局势，渴望参加战斗的，难道只有你杨震一 个?你给我站到军事学院的大门口去问一问，从教 员到学员，从院长到士兵，哪一个人的心不是跟志愿 军跳在一个节拍上?(走向地图，把图上的蓝军标志 从三七线移至三八线附近，又把一面小蓝旗插在仁 川上)

**杨** **震** (吃惊地)什么?美军重新占领了仁川，我军又撤回 到汉江，看来战场的形势比我想象的要严重得多。

刘伯承 是啊，你画的这张态势图，对战局的反应很不灵敏 嘛!其实，地图只能显示表层的军事态势，至于美第 八集团军新任司令官李奇微，这位二次大战诺曼底 登陆时的空降师师长，与他的前任沃克有些什么不 同?他与麦克阿瑟的战役思想有些什么差异?他的 这一次攻势，究竟是以攻为守，还是更大规模行动的 一次前奏?对付这样的对手应采取何种战略战术? 我志愿军要以弱克强，有哪些战例可以借鉴?这些 你都认真想过没有?

**杨** **震** 我……我心里着急啊!(抓下军帽，蹲下)

**刘伯承** 杨震啊，我心里难道就平静吗?如果现在批准你返 回前线，当初又何必把你从鸭绿江边召回来?我们 面对的是用现代装备武装到牙齿的敌人，这在我军 作战史上还是第一次。如果让你现在上前线，凭过 去的老经验，还是用小米加步枪的打法，不熟悉多兵

种协同作战，你有必胜的把握吗? **杨** **震** (缓缓起身)我 ……

**刘伯承** (缓缓坐下)彭老总几次催我，向我要人，尤其需要熟

悉现代作战的优秀指挥员。杨震啊，你知道我为啥 子要办这所军校?这是我多年来的一个愿望啊。早 在战争年代，就是坐在马背上，我也经常在思考这样 一个问题：我们这支军队，是以农民为主体的，在危 难中诞生，在战火中成长，尤其需要进行正规化的训 练，可一直没有机会和条件。现在江山打下来了，这 个问题就更突出了。打江山难，守江山更难啊!我 们要有这个紧迫感，要有这个忧患意识。

杨 震 (深受触动)忧患意识 ……

**刘伯承** (站起身，语重心长地)杨震啊，我们只有不断学习新 的东西，跟上时代的发展，才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现在你我的阵地在哪里?就在这脚下!(递过报告) 杨 震 (羞愧地)刘院长!(接过报告，一撕两半)

**刘伯承** 你去找黄教员。 **杨** **震** 找她?

**刘伯承** 对，向她道歉! **杨** **震** 是 !

〔甘有根端两碗饭菜上。

**甘有根** 开饭喽，开饭喽!(发现刘伯承，愣)刘院长…… **刘伯承** 老甘，你怎么当起炊事班长了?

**甘有根** 我来对一下这两天上课的笔记，顺便把早饭给捎了 来。

**杨** **震** 老甘资格最老，可每天都为大家忙这忙那，大伙都说 他不愧是张思德的战友。

**刘伯承** 老甘，你像张思德，还得像白求恩，在学习上可得多 下下功夫。

杨 震他学习比谁抓得都紧，每天晚上都是最后一个熄灯。

**甘有根** 我是只被赶着上架的鸭子，没办法。

**刘伯承** (抚着甘有根的双肩)眼睛都熬红喽!(接过甘有根 的笔记本，翻看)怎么,这么多的空白?

**甘有根** (愧疚地)我，我记不下来。

**刘伯承** (拉甘有根至桌边坐下)来，我帮你补上。 〔音乐渐起。

〔刘伯承讲着、写着，甘有根和杨震分站两侧，听着， 想着 ……

〔光渐收，音乐扬起。

〔一演区灯亮。

黄 矛 (坐在石凳上)咦，你这个人，老这么站着，不嫌累啊? 杨 震 你这里通不过，刘院长那边我交不了差。

黄 矛 啊，说了半天，你只是为了交差呀?

**杨** **震** 不，不!一半是为了交差，另一半嘛……思想认识上 也确实有一点提高。

**黄** **矛** 好，说说看，认识上有什么提高?

**杨** **震** 缺少文化，不懂科学，这是旧社会在工农身上刻下的 愚昧伤痕，我们不能以大老粗为荣。

黄 矛 这是你的话?

杨 震 不，是刘院长对我说的。 黄 矛 我想听你自己的话。

杨 震 ……你们这些教员是给我们送金钥匙的人，让我们

打开知识的大门，去攀登现代军事科学的高峰! 黄 矛 (兴奋地击掌)说得好!你真是这样想的?

杨 震 不，这也是刘院长对我讲的话。 黄 矛 啊，闹了半天还是刘院长的话。

**杨** **震** 刘院长的话句句说到了我心里。他已是六十的老人

了，身上带着九处战伤，却放着高官不做，辛辛苦苦 跑来办学，图啥?还不是为了我们。

**黄** **矛** (笑)这也是刘院长说的? **杨** **震** 不，这是我自己的话。

**黄** **矛** 这还差不多。

**杨** **震** 黄教员，你……(伸手)把笔还给我吧。

**黄** **矛**(掏出钢笔，欲递又收)不行，还得看你行动。 〔 切 光 。

三

〔第二天，雪后初霁。 〔中华门城堡。

〔光渐起。巴谢洛夫身穿中山装，头戴笠帽，倚着墙 垛，眺望远处。

〔刘伯承、钟汉钧和随从进入城门。

**钟汉钧** (游目四顾，对巴谢洛夫背影)同志，请问有没有见到 一个外国人?

**巴谢洛夫** (转身，摘下笠帽，风趣地)我见到的全是外国人! 〔众人大笑。

**刘伯承** 老同学，据说这中华门城堡是世界上最大的城堡，你 有何观感?

巴谢洛夫 太壮观了。昨天在讨论战术教材的时候，我说过， 中国是个五千年的文明古国，应该多选编一些中国 的古今战例。现在我站在这个古战场上，更坚定了 我的想法。别的不说，就你这个老同学也打了不少 胜仗嘛，人称战神、当代孙武……

刘伯承 好了，好了，别抬举我了。我军自建军以来基本上是 单一兵种作战，而你们苏联伟大的卫国战争，进行的 是多兵种协同作战。我们很需要向老大哥学习，当

然应该多选编一些贵军的战例。我看这个问题就这 样定了吧。

**巴谢洛夫** 老同学，大雪天把我约到这儿来，总不会是讨论教 材问题吧?

刘伯承 你不是向我要一个对坦克有研究的专家吗?我倒找 了一个，可他不愿干，今天请你一起来见见他，做做 工作。

**巴谢洛夫** (指钟汉钧)你说的是他?

**钟汉钧** 不，不是我，刘院长请的人还没到呢。 **巴谢洛夫** 钟主任，听说要调你去总参当部长? **钟汉钧** 有这事，总部来了个商调函。

**巴谢洛夫** 现在学院很缺教员，我们很需要你。

**刘** **伯** **承** (诚恳地)我也舍不得让他走啊。可总参的部长是个 很重要的岗位，对个人发展也很有好处，我看还是去 吧 。

钟汉钧 (感动地)刘院长，还是让我考虑考虑再说吧。(掏出 一盒子，递给巴谢洛夫)巴谢洛夫顾问，听刘院长说， 今天是你的结婚纪念日，这是我们教授会的同志送 的小礼物，表示祝贺。

巴谢洛夫 (笑)老同学，你的情报太准确了。(打开盒子)刮 胡刀!好，太好了!(突然发现盒子上的字母，念) U—S-A! (将盒子递还给钟汉钧)对不起，这个礼 物我不能收。

**钟汉钧** (纳闷地)为什么?

**巴谢洛夫** 这是美国货。美国是我们的敌对国，我们苏联军 人坚决不用美国货!

**刘伯承** (笑)汉钧，这个情报你可没弄准确哦!老同学，我送

你夫人一件礼物。(从随从手中接过一个纸包，递给 巴谢洛夫)

〔巴谢洛夫打开纸包，抖出一件粉红色的京剧青衣戏

装 。

**刘伯承** 怎么样?

巴谢洛夫 (欣喜地在自己身上比划着)知我者伯承也!我夫 人酷爱中国文化，我代表她谢谢您。(抱拳作揖)

〔 众人笑 。

**一警卫** 刘院长，您请的人到了。 **刘伯承** 好，有请!

〔战俘管理所所长手捧军装引吴觉非上。 **刘伯承** 觉非先生，别来无恙?

**吴觉非** (惊讶，呐呐半晌)刘伯承将军，你怎么在这儿? **刘伯承** (笑吟吟地)你我是川中故旧，约你到此一聚。 **吴觉非** (惶恐地)阶下之囚，岂敢劳动大驾。

**刘伯承** (一一介绍)这位是苏联军事顾问巴谢洛夫中将，这 位钟主任想必你已认识。(对巴谢洛夫)这位是吴觉 非中将，黄埔一期高材生。曾到德国陆军大学深造， 潜心研究过坦克闪击战，人称中国的古德里安。

**巴谢洛夫** 久闻大名，欢迎欢迎! **吴觉非** 徒有虚名，惭愧之至!

**刘伯承** 觉非先生，我们三顾茅庐，你不愿出山，今天只好“城 门立雪”了。

**吴觉非** 刘公，请不必再为我费神。败军之将，实难从命，恕 我不识抬举。

**钟汉钧** 你岂止是不识抬举，简直是冥顽不化!你知道你这 样做，会是个什么下场吗?

**吴觉非** 要杀要关，悉听尊便。

**钟汉钧** (转对刘伯承)刘院长，你都看见了吧?整个儿一个 无药可治!

刘伯承 (制止钟汉钧)觉非先生，听说这些天你在战俘管理 所，用馒头、碗、筷子摆沙盘，研究川陵之战，是不是 输得有些不服气?

吴觉非 我的坦克怎么会输给骑兵?还不是江南丘陵水网地 带捆住了战车的履带，闪击战术无从发挥!再说我 的前卫师长临阵倒戈，电台台长居然又是中共地下 党员 ……这个仗叫我怎么打?

**钟汉钧** 你真是千年胡豆，难进油盐。哼!

**巴谢洛夫** 你是不是想摆开阵势，和他们再较量一次?

**吴觉非** (长叹一口气)国民党的气数尽了，蒋先生的气数尽 了……

**刘伯承** 看来，这些天的闭门思过，你还是悟出点道理来了。 来，坐下谈。

**吴觉非** 在刘公面前，哪有我的座席?

**刘伯承** (举目四顾，大笑)此地没有座席，你没有，大家都没 有嘛。我们就来个平起平坐，促膝而谈。(坐在台阶 上 )

〔巴谢洛夫、钟汉钧也随之坐下。

**吴觉非** 这……恭敬不如从命。(相向而坐)

**刘伯承** 想当年，你我投笔从戎，参加熊克武的混成旅，讨伐 北洋军阀，你表现得很勇敢嘛!尤其是磨刀溪一战， 拼死苦斗，奇袭取胜，受到过中山先生的称赞。

**吴觉非** 惭愧，惭愧!觉非岂敢与刘公这样的战神相提并论! **刘伯承** 觉非先生，你今天坐在这座中华门城堡上，一定别有

一番感慨吧?南京沦陷时，你率三千壮士在此地抗 击日寇，喋血城堡，这在中华民族的反侵略战争史上 应该记上一笔。

**吴觉非** (大感意外)刘公还记得这些?唉，这些都已是往事 了 。

刘伯承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可惜你从这城堡撤离之后，步 步走入歧途，尤其在皖南事变中走得更远了，最终导 致了彻底的覆没，连枪带人成了我崔保山部的战利 品，而你至今仍未悔悟。

**吴觉非** (涨红脸，扭过头去) ……胜败乃兵家常事。

**刘伯承** (陡然起身)难道你吴觉非铁心要做蒋家王朝的殉葬 品?国民党蒋介石逆历史的潮流而动，背叛人民群 众的意志，最终的失败决不是什么兵家常事，而是历 史必然。

〔吴觉非惶惶不安地站起身。 〔巴谢洛夫、钟汉钧起身。

**刘伯承** 你说过，你不怕死，但你害怕真理。这就是真理!

**巴谢洛夫** 听说你把爱国作为做人的第一准则，现在新中国

成立了，我们外国军人都来为她出力了，你就不愿为 她做些有益的工作?

**吴觉非** 怎能让一个败军之将去执掌教鞭，给胜利之师上课? **刘伯承** 有何不可?过去走错了路不要紧，改过来就好了嘛! 我奉劝你当人如其名——觉非觉非，觉今是而昨非。

这中华门城堡是你从光荣走向耻辱的转折点，希望 你从这儿开始，重新书写你的人生历史，从耻辱走向 新的光荣。

吴觉非 (苦笑)刘公，你这是救我出苦海，又逼我上梁山啊!

**刘伯承** 不管是请上梁山、逼上梁山，还是捆上梁山，上了梁 山都是好汉!

〔黄矛手捧教案匆匆上。

**黄** **矛** 报告!(敬礼)刘院长，我来了!

**刘伯承** (笑)又来了一个上梁山的巾帼英雄!

**黄** **矛** (不好意思地)我怎么能算英雄。刘院长，这是我的 教案，请你审阅，不知道行不行?(递过教案)

**刘伯承** (未接教案)我不看了，你就给我们大家试讲一下吧。

来来来，坐下，坐下，听黄教员授课。 **黄** **矛** (紧张地)刘院长，这 ……

**刘伯承** 教员是无冕之王，就像李太白，遇官高一级，没有什 么好怕的。

〔众人在台阶上坐下。

**黄** **矛** (低着头，似背书般地) ……同学们，今天我开始上数 学课。数学是一个美丽的童话，数学是一个智慧的 迷宫，数学是用一组组枯躁的数字组合成的美妙乐 曲。现在让我们一起撩开她那神秘的面纱，走进那 迷人的数学王国 ……

**巴谢洛夫** (鼓掌，喝彩)好，太动听了!

**刘伯承** (笑着站起身)你讲得很浪漫，很有诗意。不过你面 对的学员大多是工农出身，可不可以说得朴实一点， 少用些形容词?

**黄** **矛** (难为情地) ……是!

**刘伯承** 吴觉非先生，你是专家，能不能给我们的黄矛教员指 点指点?

**黄** **矛** (惊愕地审视着吴觉非)吴觉非?

**吴觉非** ( 惊愕地站起身)黄矛?(仔细端详黄矛)你是矛矛?

我的女儿?

**黄** **矛** (情绪复杂地)我……你 … … **吴觉非** 矛矛!我是你父亲啊!

**黄** **矛** (扭过头去)我没有你这个父亲!十多年了，你把妈

妈和我抛到哪去了?我一辈子也不想见到你! **吴觉非** (愧疚地)爸爸对不起你们 … …

**刘伯承** 父女久别重逢，理应高兴才是。人世间，最难割断的 莫过于骨肉亲情。(对吴觉非)觉非先生，你女儿的 进步可是比你快了!(从所长手中接过军装，递给黄 矛)黄矛同志，请你帮帮你父亲，把军装穿上、穿好!

(朝众人示意后，悄然离去) 〔众人随下。

〔灯光渐收，仅留一束追光映照着父女俩。

**吴觉非** (激动地抚着黄矛的双肩)你和你妈年轻的时候一个 样 。

**黄** **矛** 我妈现在可是人老珠黄了。(推开吴觉非) **吴觉非** 你妈现在好吧?

**黄** **矛** 你还知道关心她?她活得比你好。希望你能悔过自 新，重新做人。

**吴觉非** (苦笑)做人?矛矛，你看父亲还能做人吗? **黄** **矛** 这就看你自己了。(递过军装，掉头欲走)

**吴觉非** 矛矛，你就不能叫我一声爸爸吗? **黄** **矛** (止步，回首)我 …… (急步跑下)

**吴觉非** 矛矛! 〔切光。

〔江潮的澎湃声。

四

〔几天之后，上午。 〔高级系教室内。

〔下课铃声响。起光。 一群身着新式呢料军装的学 员围站在沙盘旁，听钟汉钧在讲课。

**钟汉钧** 今天的战术课就讲到这儿，下课。

**杨** **震** (臂佩课代表袖标)立正!解散! 〔众学员解散。

**甘有根** 钟主任，你刚才讲的，有几个地方我还不太明白，能 不能给我开个小灶?

**钟汉钧** 老甘，我今天讲的是不是理论性的东西多了一点，不 够通俗?

**甘有根** 不，不，是我底子实在太薄!

**钟汉钧** 我马上要到基本系去上课，这样吧，你晚上来找我。 **甘有根** 好，谢谢!哎，钟主任，不是说你要到总参当部长吗，

什么时候走啊?

**钟汉钧** 我已经决定不去了。 **甘有根** 不去了，为什么?

**钟汉钧** 学院刚刚创建，白手起家，人手很缺，走不开啊。

**甘有根** (感慨地)你们这些教员，大多是很有发展前途的军

师一级指挥员。可你们就像刘院长和我说的，是那 匹驮着唐僧到西天取经的白龙马，默默无闻，不计名 利得失，作出了很大的牺牲啊!

**钟汉钧** 要说牺牲，谁也比不过刘院长。他主动请缨办这所 军事学院，不仅辞去了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的职务， 连总参谋长都不愿意出任。

**甘有根** 是啊，刘院长常说，他活着要当个好教书匠，死了就 埋在紫金山。

**钟汉钧** 刘院长就是这么个人。我上课去了，晚上见。 **崔保山** (已在讲台上摆好象棋)老甘，来来，杀一盘!

**甘有根** 不，不，我哪有心思下棋哦!(坐到一边翻笔记本)

**崔保山** (端起棋盘走向台口，挑衅地)谁上?怎么,都不敢?

好，今天，我就干我的老本行，不用车，光用马!行了 吧，谁上?

**杨** **震** 我来!你老兄也太狂了，我就不信这个邪!(摆棋)

**崔保山** (摆棋)信不信下完再说。(抓起 一 个棋子往边上 一 拍)让你一个车!

**杨** **震** (抓起棋子往棋盘上一拍)我不用你让! **崔保山** 你有种!红先黑后，你先走!

**杨** **震** 黑棋领先，你先来! 〔上课铃声响起。

**崔保山** 妈的，真扫兴!下课再战!(与甘有根走入观众席坐 下 )

〔杨震把棋盘放进讲台，整理军容。

〔吴觉非身着解放军军装，挟着教案，步履迟疑地上。 〔杨震一愣，盯视着吴觉非，别过头去。

崔保山 (腾地站起，冒叫一声)吴觉非?哎，怎么会是他?

〔吴觉非一惊，教案滑落在地上。

杨 震 (竭力控制自己的情绪，制止崔保山)老崔，别胡来 这是在课堂上。(跑过去捡起教案递给吴觉非，转身 发出口令)全体起立——(转向吴觉非，敬礼)教员同 志，高级速成系二班，实到学员37名，请您上课，课 代表杨震!

**吴觉非** (回了个美式军礼。忐忑不安地)好，好 … …

**杨** **震** (心绪复杂地愣了片断，转向台口)坐下!(跑下观众 席 )

**吴觉非** (走向讲台，打开教案，转身在黑板上写下：

TANK- 水柜。随后画圈将其圈起，又画箭头将 其引向坦克模型，转向观众)今天我们讲坦克在合 同战术中的运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英国有个 叫斯文顿的，建议将一种“霍尔特”拖拉机装上厚 厚的钢甲，改装成战车，这种战车最先是在水柜工 厂里生产出来的，为了保密，他们把这种战车称作 水柜，英文叫TANK … …

〔学员们静静地听着，崔保山侧头望着窗外。

吴觉非 (顾虑渐消，恢复自信，目光离开教案)坦克的首次运 用，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英法联军与德军对垒的战 场上。半个世纪以来，坦克之所以能在战场上纵横 驰骋，在于它有坚厚的装甲防护，强大的机动火力， 能在复杂的地形下高速行驶，成了地面战场之王



**崔保山** 等等!(忍无可忍，冲上舞台)我想提个问题! **吴觉非** (一怔)课堂上提问之前，请先举手。

**崔保山** 扯淡!投降才举手，我可没这个习惯!

吴觉非 (语塞)你!

〔甘有根冲上舞台劝阻。

**崔保山** (推开甘有根)请问，在战场上，是坦克跑得快，还是 骑兵跑得快?

吴觉非 (就事论事地)这是很难类比的，要看是在何种地形 之下。总的来说，坦克的机动性能、加速性能以及越 野性能，都是其他地面兵种难以比拟的。

**崔保山** (怒冲冲地)笑话!我再问你，知不知道骑兵打坦克 的战例?

吴觉非 (想努力淡化论争)这 … … 今天我们讲的是坦克课



〔杨震奔上台。

**杨** **震** (劝阻)崔保山同志，有话下课再说。

**崔保山** 课代表无权限制我讲话!(转对吴觉非)你，回答我 的问题!

**吴觉非** 当然，是有过骑兵钳制坦克的事 ……

崔保山 (哈哈 一 笑)所以嘛，别把你的坦克吹得那么神!我 的骑兵和炸药包，照样掀翻你那乌龟壳!(用手掀翻 讲台上的坦克模型)

吴觉非 骑兵也罢，炸药包也罢，我以为万不可因此而忽视装

甲的威力! **崔保山** 什么意思?

吴觉非 从军事科学的发展趋势来看，坦克的地位正在加强， 而骑兵势必逐步被淘汰。

**崔保山** (大怒，在讲台上重重一拍)大胆!该淘汰的不是骑 兵，而是你!

**吴觉非** (冲动地)崔司令，我想你不会忘记，国军在克复洞山

的战斗中，曾经用坦克长驱直入，大败贵军! **杨** **震** ( 训斥地)吴觉非，你少给我提你的国军!

**吴觉非** 对不起，口误口误。(垂下头去，无目的地一页页翻 着教案)

**崔保山** 哼!一年前，我用机枪手榴弹把你欢迎了过来，现在

竟然给我上起课来了，笑话!(瞄了瞄吴觉非，又瞄 了瞄天空，夸张地)啊哈，要不是在光天化日之下，我 还以为你是从战俘管理所溜出来的呢。

**吴觉非** (将教案重重地拍在讲台上)士可杀不可辱!我是刘 伯承院长请来的!

**崔保山** 你别拿刘院长吓唬人!(对甘有根)走，找刘院长去!

我看老头是不是花了眼了。(拉甘有根欲走) **甘有根** 哎，你瞎咧咧什么?刘院长坐在后排听课呢。

〔刘伯承出现在观众席里。 〔全体学员起立。

刘伯承 崔保山，你要检查我的视力啊?(边说边上台)我刘 伯承虽然只有一只眼，视力只有0.2,可我自信不会 看花眼，不是有句成语，叫“一目了然”吗!

〔众人窃笑，落座，室内紧张气氛缓和下来。 **吴觉非** 刘院长!(敬美式军礼)

**刘伯承** 吴教员，你这个军礼可不大标准，这是国军的军礼， 不是我们解放军的军礼。

**吴觉非** (递过教案)江山易改，秉性难移。刘院长，请你还是 把我送回战俘管理所去吧!

**刘伯承** (接过教案，笑)没有这么严重吧?

**吴觉非** 败军之将没有资格任教，我是一名旧军官 ……

**刘伯承** 我刘伯承也是旧军官出身。毛主席说过，革命不分

早晚，不计先后。你是我请来的老师，大家都应该尊 重你!

**崔保山** 哼!让我尊重他?

**刘伯承** 尊师重道，理所应当。 **崔保山** 他懂什么?

**刘伯承** 他懂坦克，你懂吗?你懂，这堂课就请你来上。(转

对众人)大家坐好，请崔司令上坦克课。 **崔保山** 我不懂，我上不了。

**刘伯承** 这就对了嘛，不懂就得学!

**崔保山** (仍不服气地)我的骑兵也不是没有打过坦克……

**刘伯承** 不错，你确实炸毁过几辆坦克，可你的骑兵付出了伤 亡两个营的代价。你知道坦克真正的对手是什么 吗?你会使用磁性手雷、无座力炮、反坦克炮来对付 坦克吗?你能想象出在苏德战场上，数千辆坦克近 距离集群格斗的壮烈场景吗?可以这样讲，只有坦 克本身才具备同敌方坦克格斗的最有力条件，可是 你崔保山对今天的坦克又了解多少?

崔保山 (咕咕哝哝地)古今中外哪有打败仗的教打胜仗的?

**刘伯承** 孤陋寡闻嘛!古越武王就曾以敌为师，苏军伏龙芝 军事学院就用俘获的沙俄军官当教员，红军时期，我 们活捉的国民党将领陈时骥，也让他到红军学校当 了教官 。

**杨** **震** 刘院长，我提个意见，吴教员既然穿上了解放军的军 装，就不应该讲什么国军、什么克复的!

**刘伯承** 对头。希望吴教员尽快改变自己，从语言到内心。 (对众人严肃地)不管怎么样，大闹课堂的事决不允 许再发生!说服说服，心悦诚服；如若不服，那就阿

弥陀佛! **众学员** 是 !

**刘伯承** 吴教员，(递过教案)请你授课吧。

〔吴觉非看看崔保山，欲接又收回手。

刘伯承 (沉吟片刻)好，今天我来当一回课代表。(走向台 口)全体起立!(转对吴觉非)课代表刘伯承请你继

续授课!(敬礼) 〔 音 乐 起 。

〔吴觉非手足无措，欲回礼，转为深鞠一躬。 〔 收 光 。

五

〔几个月后的一个仲夏之夜。 〔军人俱乐部一侧，月牙湖畔。

〔从俱乐部里隐约传来《莫斯科郊外的晚上》的乐曲

*声。*

〔灯光渐起。月色溶溶，玉兰树，石凳，石桌。 〔赛艳秋着旗袍，崔保山着便装边谈边上。

**崔保山** (走着舞步，兴奋地)土包子，不会跳，踩了你三回脚

了 。

**赛艳秋** 你啊，确实是个土包子!你第一次到大鸿楼戏院看

我唱戏，我就发现你土得掉渣。 **崔保山** 我怎么啦?

**赛艳秋** 该喝彩的时候不喝彩，不该喝彩的时候乱咋呼! **崔保山** (不服气地)哪有那么多讲究?

**赛艳秋** 会看的看门道，不会看的看热闹。你是有身份的人，

以后这些小节也得注意。 **崔保山** 那你得指点指点。

**赛艳秋** 其实也很简单，喊在板眼上就行。哎，我唱一段，你 试试看。

**崔保山** (兴高采烈地)那太好了!

**赛艳秋** (唱)“苏三离了洪洞县，

将身来在大街前。”(示意) 〔崔保山击掌喊好。

**赛艳秋** (接唱)“过往的君子听我言， 哪一位去往南京转，

与我那三郎把信传 …… ” **崔保山** (冒叫 一 声)好!

**赛艳秋** 你看，又喊在腰眼里不是?应该等我把拖腔唱完了 再喝彩。算了，下次再练吧。咱们谈点正事。

**崔保山** 什么正事?

**赛艳秋** 我们俩的事。

**崔保山** 我们俩什么事?

**赛艳秋** 什么骑兵英雄?躲躲闪闪的，到现在还在和我打游

击。打开天窗说亮话，你觉得我怎么样? **崔保山** 很好啊，戏唱得棒极了。

**赛艳秋** 别给我兜圈子了。胜利了、解放了，从上到下，不少

家庭重新改组，你就没有打算?

**崔保山** 糟糠之妻不下堂。我能有什么打算? **赛艳秋** 啊，你那口子比我强?

**崔保山** 这就看怎么比了，论长相你比她好看，她还是个小

脚，论文化她大字不识一个 ……. **赛艳秋** 这不就结了嘛!

崔保山 嘿!就算要种稻子，也得等割了麦子再说。走，还是 先教我跳舞去。(与赛艳秋欲下)

〔刘伯承和巴谢洛夫上。 刘伯承 保山，你也跳起舞来了?

崔保山 不会跳，瞎跳，请这位小姐来给我单兵教练。(对赛

艳秋暗示)首长来了，你先走，我马上来。 〔 赛艳秋下 。

**刘伯承** (望着赛艳秋的背影，若有所思地)保山，学院允许接

家属来，怎么没见你那口子啊? **崔保山** 粗胳膊笨腿的，上不了台面。

**刘伯承** 你可别脑壳子长毛，让坦克开到床上来了!哎，你这

个小组长，得找个时间和吴觉非谈谈。 **崔保山** 谈什么?

刘伯承 他有三个老婆，到现在还没处理好。你去帮助帮助 他，如果他还舍不得割爱，你帮我问问他，是不是得 抓阄喽!(笑)

崔保山 这些旧军官实在让人挠头。

**巴谢洛夫** 是啊!他们有很多毛病，有的崇拜英美、迷信德 日，有的生活方式一下子还难以适应。我们既要用 其所长，又要帮助和改造他们……

**崔保山** 改造他们，谈何容易?

**刘伯承** 改造他们是很难，我们要有诚心，还得有足够的耐 心。保山，你搞你的单兵教练去吧。

〔 崔 保 山 下 。

**巴谢洛夫** 走，今天是周末，一块去跳舞。 刘伯承 你知道我一向没这个雅兴。

**巴谢洛夫** 老同学，我得给你提条意见。

**刘伯承** (站定)哦?(与巴谢洛夫在石桌边坐下)

**巴谢洛夫** 你啊，学院成立这几个月以来，你每天除了工作读 书之外，没有一点娱乐生活。不抽烟，不喝酒，不会 下棋打球，连舞都不会跳。

**刘伯承** (笑)你的这条意见不新鲜了，小平同志在我五十岁

生日时写了篇贺文，就批评过我这个缺点，到现在我 也没改好。

**巴谢洛夫** 今天我要逼着你改，走，跟我跳舞去!

刘伯承 你们苏联老大哥就是喜欢跳舞，造了这么多舞厅。 老实说吧，我是有看法的，只不过出于对你这位顾问 的尊重罢了。

**巴谢洛夫** 你的尊重恐怕是有限度的吧?今天上午讨论课程 设置，你就没有尊重我的意见。

刘伯承 我怎么会不尊重顾问的意见呢?我们不过是在对人 民战争的认识上，有点不同看法罢了。我们是两个 国家，国情不同，我不能完全照搬你们的做法，希望 你能理解。

**巴谢洛夫** 我无法理解!到了今天，你们怎么还抱着山沟里 的马列主义不放?

刘伯承 我的老同学，山沟里的马列主义不是产生在山沟里， 而是马列主义在山沟里的运用。这是我们制胜的法 宝，当然得抱住不放。

**巴谢洛夫** 你看，我们又吵架了!今天不和你吵了，你去抱你 的法宝，我得去抱我的舞伴去了。

刘伯承 我可不敢和你吵架。少奇同志和我说，对苏联老大 哥要尊重，不然，有理三扁担，无理扁担三。我可不 想挨板子。

〔柯月秀身着志愿军服装上，手里捧着一束插在炮弹 壳内的金达莱花。

**柯月秀** 老同志，请问有没有见到高级系的学员崔保山同志? **刘伯承** 你是志愿军回国英模报告团的吧?

**柯月秀** 对，我所在的901团是崔保山同志的老部队。团长

托我捎来这束花，请崔司令转送给刘院长。 巴谢洛夫 (大笑)用不着转了，把花直接给他吧。

柯月秀 给他?

巴谢洛夫 当然，他就是刘院长!老同学，你们谈，我走了。 (下)

柯月秀 (激动地)你就是刘院长? 刘伯承 (站起)在下正是刘伯承。 柯月秀 (敬礼，递花)刘院长!

刘伯承 这是什么花?

柯月秀 金达莱。朝鲜战场上满山遍野都是。

刘伯承 (深情地嗅了嗅花)战地之花分外香啊!(将花放到 石桌上)

柯月秀 刘院长，我们团长还让我带来一句话，希望有机会能 来上学。

刘伯承 好啊!坐，(坐下)你叫什么名字啊? 柯月秀 (入座)我叫柯月秀!

刘伯承 (陡然起身)柯月秀?你原来是不是新四军战地服务 团的?

柯月秀 (奇怪地)是啊!

刘伯承 皖南事变时你被捕过?

柯月秀 (站起)首长，你怎么知道? 刘伯承 你是怎么获救的?

柯月秀 我被关押过好几个地方，在押往南京的路上，我被游 击队救了出来。后来去延安学了医，毕业后分到了

东北，上了朝鲜战场…… 刘伯承 难怪十年找不到你!

柯月秀 你找我?

**刘伯承** (激动地抓过柯月秀的手)走，我带你去见一个人! (拉柯月秀急下)

〔杨震用手电照着笔记本边看边上，黄矛追上。 **黄** **矛** (娇嗔地)杨震，陪我跳几曲?

**杨** **震** 我不会。我还得去找吴教员。 **黄** **矛** 吴觉非?找他干什么?

**杨** **震** 我有一些问题要向他请教一下。 **黄** **矛** 你还向他请教?

**杨** **震** 学生请教老师，理所当然。

**黄** **矛** 你……杨震，今天就别去了，你看月牙湖边的夜色多 美啊!你不愿跳舞，那就在这里一起聊聊天吧。我

正好还有件事要跟你说。(在石阶上坐下) **杨** **震** 说吧，什么事?

**黄** **矛** (似有难言之隐)告诉你怕你不高兴，不告诉你吧，我

心里又过不去…… **杨** **震** 当兵的，有话直说。 **黄** **矛** 你坐嘛。

〔 杨 震 入 座 。

**黄** **矛** 你知道我父亲是谁吗?

**杨** **震** 不知道。 **黄** **矛** 你认识。

**杨** **震** 我认识?谁?

〔黄矛掏出笔，拉过杨震的手，在他掌心上写字。 杨 震 (看字，陡然一震)吴觉非!

〔 静 场 。

黄 矛 (嗫嚅地)……不过，直到现在，还没有叫他一声爸爸



**杨** **震** 为什么?是因为他是旧军官?

**黄** **矛** 不全是。他找了两个小老婆，把我妈和我就扔在一 边不管了。十几年了，我妈一直生活在农村……我 是靠我舅舅才念完大学的。我恨他!杨震，你不会

因为我是他的女儿而看不起我吧? **杨** **震** 你怎么会是他的女儿呢?

**黄** **矛** 我也希望自己不是他的女儿。(递笔)你的笔!

**杨** **震** (下意识地摸口袋)我的笔?(醒悟)噢，我的笔。(接 笔 )

**黄** **矛** ……你，会写情书吗?(故意靠近杨震)

**杨** **震** (避让，掏出柯月秀的照片)就算我会写，写了也不知 道往哪寄啊!

黄 矛 (接过照片)战争太残酷了!柯姐，她现在到底在哪 儿?

杨 震 有人说她牺牲了，可我恍恍惚惚地总觉得她还活着， 在天底下的某一个角落，说不定哪天就会碰上…… 〔吴觉非上。

**吴觉非** 杨师长，矛矛……

**黄** **矛** 我早跟你说过了，不要叫我矛矛，叫我黄教员。 吴觉非 是，黄教员。

杨 震 吴教员，我正要找你呢。 吴觉非 哦，找我有事?

杨 震 今天你在课堂上，讲到了双梅集战斗，这次战斗是我 指挥的。我想向你请教一下。

吴觉非 哎，这次战斗你指挥得很好，我是作为正面战例说 的，你怎么……

杨 震 今天听了你的课，觉得这次战斗我指挥得还不够高

明，还可以打得更好一点。

吴觉非 你这一仗打得是够险的。你的对手如果是我的话， 我就在你的左翼迂回，来个反包围，你就有被吃掉的 可 能 。

**黄** **矛** 吴觉非，你还好意思说这些!

**吴觉非** 黄教员，你别误会，我们只是在一起研究战术问题。 **黄** **矛** 你欠他一笔债，你知道吗?

吴觉非 我知道，皖南事变时我俩交过手。 黄 矛 (递过照片)你还认识她吧?

杨 震 (制止地)黄教员……

吴觉非 (用手电照看照片)哦，认识，新四军战地服务团的。

她被俘后，我曾审讯过她…… 黄 矛 你把她弄哪儿去了?

吴觉非 她被上峰带走了，不知去向。(对杨震)怎么,她是你 的……

黄 矛 她是他的未婚妻!

吴觉非 (大吃一惊)啊?杨师长，那你为什么一直没来找我?

杨 震 (接回照片)我知道她不是在你手上失踪的，找你又 有什么用呢!

吴觉非 杨师长，我应该向你道歉，不，向你认罪!(深鞠一 躬)

**杨** **震** 吴教员，别，别这样。

吴觉非 柯月秀同志的不幸，虽然不是我直接所为，可我也难 辞其咎啊!这是我一生中无法弥补的罪过，而你对 我却这么宽容……

杨 震 那毕竟是昨天的事了，你已经跟昨天告别了。今后 的路还很长，我们相信你会按照刘院长指的路走下

去。

吴觉非 (感慨万端)杨师长，从你身上，使我更加明白了，共 产党的军队为什么成为胜利之师。(对黄矛)矛矛， 啊，黄教员，我……(欲言又止)

**杨** **震** 好，你们谈。我走了。

**黄** **矛** 等等。(对吴觉非)我和杨震还有点事，过一会我来 找你。

**吴觉非** 好，好。(下)

**黄** **矛** (走向石桌)来，我们坐下谈吧。

杨 震 黄教员，你对吴教员的态度应该好一点，他毕竟是你 的父亲。

**黄** **矛** 刘院长也这样劝过我，可我看见他就来气。(发现石

桌上的金达莱)哎，谁把花放这儿了? 〔柯月秀上。

杨 震 嘿，这花瓶还是炮弹壳做的呢，有意思!

**黄** **矛** (端详)哎，这种花从没见过。(把花递给杨震)这是 什么花?

**杨** **震** (接过花辨认)我也说不上来。

**柯月秀** 这叫金达菜。对不起，这花是我遗忘在这的。

**杨** **震** (送花上前)给。你是从朝鲜战场下来的吧? **柯月秀** (接花)是的。(突然愣住了) ……杨震!

**杨** **震** (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你?月秀?

**柯月秀** 杨震。

**杨** **震** 真的是你?

**柯月秀** (微笑地点点头)是我。

**杨** **震** (双手抚住柯月秀的肩膀)你，你还活着……

**柯月秀** 活着，我们又见面了……(泪水夺眶而出扭头跑下)

**杨** **震** 月秀!(追下)

〔黄矛愣愣地望着，像一尊玉雕。 〔动人心弦的音乐骤起。

〔静场。

〔良久，吴觉非上。

吴 觉 非 矛矛，啊，黄教员，我已经等了好一会了，你是不是不

愿来找我? 〔黄矛无语。

**吴觉非** 我想问问你，你对杨震是不是有那个意思?



〔黄矛沉默。

吴觉非 杨震是个好小伙，可是……尽管你不承认我这个父 亲，但这是事实，我就成了你们之间一道很难逾越的

障碍 。 〔沉默。

**吴觉非** 孩子，只要你们幸福，你可以一辈子不认我这个父 亲，我决不怪你。

〔黄矛泪水夺眶而出，无助地望着吴觉非。

吴觉非 (欲走又回)对了，黄教员，有件事应该告诉你，我的 ……那个问题已经处理妥了，我已经托人去接你的 母亲了。(走)

黄 矛 (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感，声泪俱下地)爸爸—— 〔吴觉非猛然回首，大感意外。

〔黄矛扑进吴觉非的怀中，痛哭失声。 吴觉非 矛矛!(百感交集地紧紧抱住黄矛)

〔音乐起。 〔收光。

〔一演区灯亮。

〔杨震在火车站为柯月秀送行，两人边走边谈。

**杨** **震** 月秀，你的报告太精彩了，同志们都说，不愧是战地 救护模范。

**柯月秀** 我哪能和你比啊!

**杨** **震** 我真想跳上火车，和你一起回朝鲜去。

**柯月秀** 又讲傻话了!你得留在这多学点东西。你知道，我 们团长多想来上学啊!

**杨** **震** 一毕业，我马上去朝鲜。我们再也不分开了! **柯月秀** 对，不分开，再也不分开了!

〔火车启动的汽笛声响。 **杨** **震** 你走得太急了!

**柯月秀** (伤感地)一次短暂的相聚，匆匆地见，匆匆地散 …… **杨** **震** 月秀!(冲动地欲抱柯月秀)

**柯月秀** 再见!(扭头跑下)

**杨** **震** (频频挥手)月秀，给我来信!

〔黄矛进入光区。

杨 震(回首，发现黄矛)黄教员，你怎么来了? 黄 矛 和你一样，也来送送柯姐。

杨 震 (心绪复杂地望着黄矛)黄矛同志，我知道你一直对 我很好，可我……

黄 矛 刘院长说，你这个山里娃子重情义，我为你们高兴， 为你们祝福!

杨 震 谢谢!(掏出钢笔，递了过去)

黄 矛 (接过，稍顿又递回)这支钢笔，你还是留着吧，不过 我有个条件。

**杨** **震** **怎么?**

黄 矛 (将笔插到杨震的上衣口袋中)不许用它写别的，只 许用它给柯姐写信!(泪水夺眶而出，跑下)

〔杨震目送黄矛远去，掏出钢笔端详着。 〔 收 光 。

六

〔几天后的中午，夏日炎炎。 〔高级系宿舍。

〔知了烦躁的鸣叫声中，光起。景同第二场。 〔崔保山在收拾床上的东西。

〔甘有根和吴觉非急上。

**甘有根** 崔司令，忙什么呢?

**崔保山** 老婆来了，我搬到招待所住去。

**甘有根** 我有急事找你。 **崔保山** 怎么了?

**甘有根** 我们俩的合同战术课期终考试不及格。 **崔保山** 不及格?

**甘有根** 我把吴教员请来了， 一起想想办法。

**崔保山** (对吴觉非)你怎么让我们两个不及格?

**吴觉非** 很抱歉，我只能这样。 **崔保山** 凭什么?

**吴觉非** 因为你们还没有掌握合同战术的要素。 **崔保山** 我们怎么没有掌握?

**吴觉非** 老甘是底子太薄，你是不够用心。我布置的作业你 一次都没做过。

崔保山 (冷笑一声)你说这话不觉得寒磷?老甘是什么人? 毛主席的卫士，刘院长的恩人，张思德的领导。学员 中资格最老，全院上下谁不尊重他?你居然让他不 及格!你就忍心?

**吴觉非** 这些我知道，但一码归一码，我也希望你们都及格。 **崔保山** 别假惺惺的，我看你是在搞报复!

**吴觉非** 刘院长请我来当教员，我就得尽我所能教出合格的 学员，不然对不起刘院长，也对不起大家。作为指挥 员，你应该知道，现在不学好作战本领，在战场上是 要付出血的代价的!

崔保山 笑话!我的作战本领难道还不及你?你这个老白

党!(掏出勃郎宁手枪，拍在桌上)还认识它吗? **吴觉非** 它原先是我心爱的佩枪，后来是你的战利品。

**崔保山** 你大概也不会忘记向我交枪的那一刻吧? 吴觉非 终身难忘。

崔保山 那好。过去，我曾经放过你一码，这次希望你也能放 我们一码。

吴觉非 你要我做什么?

崔保山 加分，让我们及格!

吴觉非 (强硬地)不行!当年你枪下留人，给我新生，我非常 感激；今天我不给你加分，是为你好。唯一的办法只 有补考!

**甘有根** 要是补考还是不及格呢?

**吴觉非** 按学院规定，恐怕得按退学处理。 **崔保山** 我要是拒绝补考呢?

**吴觉非** 那就要受处分，甚至被开除!

**崔保山** 哈哈，处分?开除?老子就是不补考!(抓过桌上的

手枪，朝窗外开了两枪) **甘有根** 老崔 … …

**吴觉非** 你……唉!(一跺脚，急步离去)

**甘有根** 老崔，你这事闹大了!吴教员 …… (追下) **崔保山** 唉!(抱头懊丧地坐到床上)

〔知了声声。

〔赛艳秋急上。

**赛艳秋** 崔司令，你怎么老躲着我?

**崔保山** 我的姑奶奶，求求你，别再给我添乱了!

**赛艳秋** 你那口子既然接来了，那就当面锣对面鼓闹个明白。

**崔保山** 我早就和你说明白了，你那是剃头挑子一头热，我崔 保山不能做缺德的事!(打被包)

赛艳秋 我是自作多情，可我的情是真的。解放前，谁看得起

我们这些戏子?谁又真心对待过我?五年前，我结 过一次婚，不久就被抛弃了。你知道这些年我是怎 么过来的吗?在台上装笑脸，回到家就想掉泪 …… 解放了，我们地位变了，我从心里感激共产党，感谢 解放军。如果能嫁给你这位英雄，我脸上有光，生活 也就有了依靠 ……

**崔保山** 赛艳秋同志，我很同情你。说实在的，我心里也有过

想法，但想来想去不能答应你，如果我答应你，怎么 对得起我那口子。这些年来，我一直在外面带兵打 仗，家里的老老少少全扔给她了。你不是唱过一出 叫《别窑》的戏吗?她就和那戏中的王宝钏差不多。

**赛艳秋** 保山，你真是个大好人!到现在还惦记着她。

**崔保山** 吴觉非讨了小老婆，把糟糠之妻丢在老家不管了。 你说，我能学他吗?

赛艳秋 (动情地)保山 …… (将头靠在崔保山的肩上) 崔保山 (用指头轻轻推开赛艳秋)我，我要离开这儿了。 赛艳秋 (意外地)怎么,你不在这念书了?

崔保山 这个书我实在念不下去了。 赛艳秋 为什么?

崔保山 唉!一言难尽。赛艳秋同志，真对不起，这些日子让 你误会了。以后有机会来南京， 一定去听你唱戏。

赛艳秋 今晚我有演出，请你来。我就唱《别窑》,算我为你送 行。(抹泪)

〔丁铁蛋手捧热水袋急上。

丁铁蛋 崔司令，嫂子让你过去，她说……(见赛艳秋，瞪了她 一 眼)

**赛艳秋** 丁同志，你好!(伸手)

〔丁铁蛋擦身而过，不搭理赛艳秋。 **赛艳秋** 保山，我走，你多保重。(下)

丁铁蛋 崔司令，嫂子是小脚，你买的皮鞋她没法穿。

崔保山 我不是让你塞上棉花吗!回去探亲就老老实实探你 的亲，把她带来干什么?

**丁铁蛋** 嫂子一直很疼我，我总得去看看她。她说她挺想你 的，非要跟着来，我有什么办法?(递过热水袋)

**崔保山** (接过)你这小兔崽子，还在给我撒谎!刚才她在招 待所都跟我说了，是你硬把她接来的。

**丁铁蛋** 崔司令，你不能再和那姓赛的来往了，再这样下去， 骑兵司令不骑马改骑狐狸精了!

**崔保山** (恼怒地)你说什么?谁是狐狸精?

**丁铁蛋** (不服气地)我看那个姓赛的就是狐狸精!

**崔保山** (怒极)混账!(举起热水袋欲揍丁铁蛋，又狠狠摔在

地上，沮丧地坐下)

丁铁蛋 (委屈地捡起热水袋，用衣袖擦拭着，含着泪，喃喃 地)首长，我明天就要到航校报到，学飞行员去了，以 后不能来照顾你了。你的胃不好，我特地给你买了 个热水袋……

崔保山 (起身扶着丁铁蛋的双肩，动情地)铁蛋，对不起，是 我混账。刚才为了补考的事，弄得我心烦意乱的，请 你原谅!

丁铁蛋 首长，我是个孤儿，是你带我出来参加了革命，给我 取了这个大名，我一直把你当成亲人。你可以骂我， 可以打我，可你不能对不起嫂子!

崔保山 (抹去丁铁蛋脸上的泪水)铁蛋，你跟我这么些年，知 道我有很多毛病，可我崔保山从不干偷鸡摸狗的事， 你放心，我不会对不起你，也不会对不起你嫂子! (泪下)

**丁铁蛋** 崔司令!(紧紧抱住崔保山)

**崔保山** (拍了拍丁铁蛋的背，抹泪，扶他的双肩)送送你? **丁铁蛋** 哎 !

〔丁铁蛋、崔保山收拾好行装准备出门。迎面碰上刘 伯 承 。

**刘伯承** 保山，上哪去?

**崔保山** (垂头)我……刘院长，我正要找你。

**刘伯承** 你不找我，我也得找你了。你说吧，这事该怎么处 理 ?

**崔保山** 我请求退学! **刘伯承** (意外地)退学?

**崔保山** 惹不起，总躲得起吧!我再丢人，也不能丢在吴觉非

面 前 。

刘伯承 他不是让你补考吗?

崔保山 我就是补考，他会让我及格吗?与其补了考还作退 学处理，不如自己主动走!

刘伯承 你可以拒绝合同战术的补考，但是，不管走到哪里，

有一门课的考试你无法逃避! 崔保山 我什么课都不考!

刘伯承 人生必修课，你不想考也得考!你知道这是什么地

方吗? 崔保山 宿舍。

刘伯承 解放前呢?

崔保山 老蒋的国防部。 刘伯承 再往前呢?

崔保山 ……不清楚。

刘伯承 铁蛋，你知道吗?

丁铁蛋 以前是太平天国的王府。 刘伯承 对头。铁蛋，你可以走了。 丁铁蛋 是!(下)

刘伯承 (深沉地)这儿是共产党打败国民党、赶走蒋介石的 地方，也是太平天国洪秀全兵败的地方。洪秀全的 太平军曾经也是胜利之师，轰轰烈烈，建都南京，得 了半壁天下，但很快就成了败军之将，战死的战死、 自杀的自杀，逃的逃、降的降。你说说，太平军为什 么会失败?

崔保山 我又不是洪秀全，我怎么会知道?(抱头蹲下) 刘伯承 (动怒)你给我站起来!

〔崔保山惶恐地站起身。

刘伯承 娇狗爬灶，娇儿不孝!念念不忘打过几次胜仗，晕头 晕脑不知道自己姓什么了!骂娘、开枪、耍威风，老 子天下第一。太平军为什么失败?表面上看是被清 军和洋鬼子打败的，根本上是被自己打败的!崔保 山同志，你必须深刻反省，你这种样子发展下去，会 导致什么结果?

崔保山 (斗胆直陈)刘院长，你的批评我接受，闹课堂之后我 已经向吴觉非道过歉，打枪骂人也是我的不对。但 是吴觉非欺人太甚，及格不及格全他说了算，这完全 是阶级报复!我觉得这里头有个阶级感情、阶级立 场问题。刘院长，你批评我晕头晕脑，可你是首长， 更得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啊!

刘伯承 保山，你能够说出心里的真实想法，我很高兴。这些 年来，还很少有人当面批评我。不过，你说这是吴觉 非在搞阶级报复?我看恰恰相反。如果他不按学院 的规矩办，不负责任，给你加分，让你过关，那我倒真 要考虑他的阶级立场、阶级感情问题了。没有任何 理由能让你不补考!

**崔保山** 刘院长，你了解我这个老部下，天生就不是读书的 料，老给你惹麻烦，还是请你批准我走吧。

**刘伯承** 这么说，你去意已决? **崔保山** 我没有其他路可走。

**刘伯承** 那好，你可以走，不过，我得让你带个东西。(坐下写 字，装进信封，递过)

**崔保山** 这是什么?

**刘伯承** 我对你的鉴定! **崔保山** (一愣)鉴定?

〔刘伯承从上衣口袋掏出一个小本本，递给崔保山。 崔保山 (接过)七大党章?

**刘伯承** 这是我给你的路单子!(掉头大步而去)

〔崔保山木然而立。 〔 收 光 。

〔一演区灯亮。

〔甘有根猫腰蹲着，一手拿书，一手打着手电，嘴里念 念有词。突然用手捂住脑门，良久，从口袋中摸出一

根辣椒，咬了一口，强打精神继续看书。 〔杨震进入光区。

**杨** **震** 老甘，你怎么躲在这儿看书?让我好找。 **甘有根** 这儿清静。

**杨** **震** 都后半夜了，该睡了。

**甘有根** (忧心忡忡地)明天就要补考了，我哪睡得着啊! **杨** **震** (同情地叹了口气)这样吧，我来提问，你回答。 **甘有根** 那太拖累你了。

**杨** **震** 来吧!(接过书，蹲下)

〔甘有根感觉头晕，用手捂住脑门。 **杨** **震** 你怎么啦?

**甘有根** 没什么,你提问吧!(咬了一口辣椒) **杨** **震** 哎，你从来不吃辣，怎么吃起辣椒来了?

**甘有根** (苦笑)脑袋老是发木，用它可以提提神，来吧。 **杨** **震** (打开书)合同战术的基本要素是什么?

**甘有根** 合同战术 …… (突然晕了过去)

**杨** **震** (没听见回答，抬起目光)老甘，你怎么了? 〔甘有根身子一晃，歪了过去。

**杨** **震** **(一把抱住)老甘，老甘……**

〔 切 光 。

〔几天后，假日拂晓。

〔北极阁，刘伯承住处，书房。 〔音乐声中，灯光渐亮。

〔刘伯承伏案而坐。 一手拿着放大镜， 一手执毛笔， 正在备课。稍顷，感觉疲惫，取下眼镜，一手扶额支 在桌上养神。

〔汪荣华上。

**汪荣华** (边走边说)又是一夜没睡!(见刘伯承没反应)伯 承，你怎么啦?

**刘伯承**(抬起头)我已经在这儿睡了一觉了。

**汪荣华** 你骗不了我。(看看刘伯承的眼睛)眼睛又发炎了 (摸摸刘伯承的额头)你好像在发烧嘛。不行，得叫 医生!(抓起电话)

**刘伯承** (夺过话筒，放下)大清早的，别打扰人家了，我没事 的 。

**汪荣华** 为了准备《集团军进攻战役》这一课，这十几天白天 黑夜连轴转，写了好几万字了。你这是在拼命啊!

**刘伯承** 咳，几番心血一堂课。真正要教好书，没有三更灯火 五更鸡的精神怎么行?再说战役学是个新学科，是

军事科学中的高能物理，马虎不得啊!

**汪荣华** 伯承啊，你这样拼命工作，有的人不一定能够理解。

有些议论不知你有没有听说? **刘伯承** 说什么?

**汪荣华** 有人说大老粗吃不开了，俘虏兵抖起来了。还说你 搞教条主义，把我军的好传统丢了，把黄金当黄土甩 掉了 ……

〔刘伯承把茶杯往桌上重重一放，走向沙发，坐下。

**汪荣华** (跟过去挨着刘伯承坐下)林子大了，什么样的鸟都

有，你别往心里去。

刘伯承 我刘伯承是什么样的人，我相信历史会作出公正的 评价。荣华啊，等我走到生命终点的那一天，拜托你 把我的骨灰分撒到我曾经战斗过的地方，别忘了军 事学院。如果能树上一块墓碑的话，就在上面写上 一句话：这里埋着一个布尔什维克的老兵。

**汪荣华** 伯承，你想哪儿去了。哎，今天是星期天，我们全家 去爬爬紫金山，怎么样?

**刘伯承** 你忘了，今天我们要请老甘来吃饭，为他送行。怎么 能走?

**汪荣华** 我说伯承啊，老甘对你有恩，就不能不退学吗?

**刘伯承** 唉，我也舍不得让他走啊。让他退学，我心里比谁都 难受。

**汪荣华** 听说他为这事好几天都没吃下饭。

**刘伯承** (感慨地)历史的转折实在太残酷了，它将不可避免 地伤害一部分同志的感情，让他们作出新的牺牲。 (擦拭眼镜)

**汪荣华** 你就不能特殊情况特殊处理吗?

刘伯承 在签批老甘退学报告时，我是三次提笔又三次放下， 我不能带头破了规矩啊!

汪荣华 等会儿老甘来了，我看你怎么对他说? 刘伯承 荣华，你要帮我一起做做老甘的工作。

汪荣华 (擦泪)好吧，我就为老甘多做几样好吃的菜。你啊! (下)

〔吴觉非上。 吴觉非 刘院长。

刘伯承 哦，觉非来了。 〔吴觉非敬礼。

刘伯承 不错，这个礼敬得像我们解放军的礼了。坐，你找我 有事?

吴觉非 (落座)我有一事相求。听说甘有根退学的事已经定 了?

刘伯承 定了。明天他就要回老部队去。

吴觉非 刘院长，他的走我有责任，我没把书教好，我……

刘伯承 不，这不能怪你，你已经尽心了，是他基础实在太薄。

吴觉非 刘院长，我请求你能把他留下，在学院后勤部门安排 一个工作，他会干得很好。只要他留下来，我保证帮

助他攻下文化关。你看行不行? 刘伯承 你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

吴觉非 尽管我是他的教员，可他教了我许多做人的道理，使 我看到了共产党人的优秀品质，在他面前我感到很 渺小。留下他，至少给我留下一面镜子。

刘伯承 这个想法很好，我一定认真考虑。 吴觉非 (起身)那好，我告辞了。

刘伯承 不请自来，就别走了。今天我要请老甘来吃个便饭，

为他送行，正好可以征求一下他本人的意见。如何? **吴觉非** … …好吧。

〔 公 务 员 上 。

**公务员** 首长，您请的客人到了。

**刘伯承** 快请。(对内)荣华、太行、李秘书、小丛，客人来了 赶快出来!

〔刘伯承一家人和工作人员列成一队。

〔甘有根喊：“阿蒙，阿蒙!”上，杨震随上。

**甘有根** 吴教员，你也在啊。(一扭头，愣住了) 〔 音 乐 起 。

**刘伯承** (毕恭毕敬地)甘有根同志，刘伯承率家人欢迎你!

**甘有根** (感动万分)刘院长……(挨个敬礼，握手，擦泪)阿蒙

呢?我给他带了件小礼物。

**汪荣华** 老甘，你应该知道伯承的脾气。

**甘有根** 知道，我要走了，给孩子留个念想。刘院长托陈老总

在上海给阿蒙买一件玩具，要好玩，要耐用，还要便 宜，陈老总一时不知该买什么,我倒选了一件。(郑 重地掏出一支小喇叭，“叭叭”吹了两声)你看，符合 要求吧?(递过)

刘伯承 (接过，交给汪荣华)好，我们就代阿蒙谢谢你了。 (握住甘有根的手)老甘，南昌起义时，要不是你，我 这条命早就没了。俗话说，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 可我却“恩将仇报”,让你退了学。老甘，你怎么一 次也不来找我?

甘有根 起初，我确实接受不了。不怕你们笑话，我这个从来 没有掉过泪的人，这次偷偷哭了好几回。刘院长，我 也想来找你，可想来想去，怪谁呢?还不是怪自己。

我家祖祖辈辈没有一个人进过学堂，我的名字还是 到部队学的，我一直想念书，可没有机会。这次部队 选人来学习，按说我的条件是不够的，经过再三争 取，组织上照顾了我。结果还是赶不上趟，掉了队 拖累了大家 ……

刘伯承 (拉甘有根坐在沙发上)这不能怪你，你已经很尽心 了。在战争年代，你出生入死，历经大小战斗两百多 次，七次负伤，十五次立功。今天，革命胜利了，还要 让你付出新的代价，而你毫无怨言 ……

甘有根 刘院长，你千万别这么说。我们村上和我一起出来 参加革命的有七十三个人，现在只有我一个人活在 世上了，比比他们，我还能说什么?军队要搞现代 化，一定要把好钢用在刀刃上。(走过去扶住杨震的 肩)杨震同志，往后咱们军队就靠你们了!

**杨** **震** (紧紧握住甘有根的手)老甘同志，不管你走到哪里， 我们都永远记着你。

**甘有根** (走向吴觉非)吴教员，我这个学生没有出息，给你添 累 了 。

**吴觉非** (握住甘有根的手)不，不，是我没有尽到责任。

**甘有根** 你这是说到哪儿去了，芝麻种子怎么能种出西瓜来?

**刘伯承** 老甘，刚才吴教员提了个建议，希望你能留在学院后

勤部门任职，我觉得很好，你本人的意见呢?

**甘有根** 刘院长，大家的关心，我很感谢。不过，我有了一个

新的打算，(掏出报告)这是我的申请报告。

**刘伯承** (接看，一愣)你要申请复员回农村务农? 〔 众人愣 。

**甘有根** 对!我觉得， 一个人在任何时候，都得找到适合自己

的位置。战争年代，我扛起枪打仗，现在搞建设了， 我就拿起锄头当农民。部队搞现代化了，我的文化 水平和身体情况都不适合再呆在领导岗位上，可我 也有我的长处。现在农村正在搞互助组，我自信一 定能够带领乡亲们改变家乡的面貌。

杨 震 老甘，这不行!(转对刘伯承)刘院长，前几天我送他 上医院才知道，他的脑子里还残留着一块弹片，一直 瞒着。医生说，不能用脑过度，一定要好好休养……

**甘有根** 杨震，我不是让你不要说嘛。 **刘伯承** 老甘啊，你怎么能不说呢?

**甘有根** 你身上的战伤比我还多，当年你眼睛动手术时，不用 麻药开了七十四刀，连一声都没吭。我这点伤有啥 好说的。

刘伯承 (紧紧握住甘有根的手)老甘，你让我犯官僚主义了， 硬逼着你补考，让你受苦了。我刘伯承在这儿向你 致歉!(欲向甘有根鞠躬)

〔甘有根赶紧托住刘伯承的双臂。 - 〔 音 乐 起 。

〔 收 光 。

八

〔几天之后，残阳如血。 〔 作 战 室 。

〔一演区灯亮。

〔刘伯承手捧金达莱花在沉思。 〔钟汉钧进入光区。

**钟汉钧** 刘院长，你能不能到作战室去一趟? **刘伯承** 怎么,演习预案拿出来了?

**钟汉钧** 高级系的学员拟了一个方案，我觉得不错，可巴谢洛 夫顾问有不同意见，正争执不下，我想请你去拍个 板 。

**刘伯承** 我也正在考虑这个问题，走!

〔钟汉钧接花欲放下。 **刘伯承** 哎，把它带上。

**钟汉钧** (奇怪地)把它带到作战室去?

**刘伯承** 这是战地之花，让大家看看，可以开阔开阔思路嘛。 〔一演区收光。

〔主演区起光：巨幅军事地图前，吴觉非和杨震等学 员围站在沙盘旁和巴谢洛夫在争论。



**巴谢洛夫** (气咻咻地)你们难道都忘了，我是怎么教你们的?

**杨** **震** (平静地)巴谢洛夫顾问，我们怎么会忘记你的教导 呢!

**巴谢洛夫** 我看你们全忘了!列宁格勒-  诺夫哥罗德战 役、第聂伯河西岸和乌克兰战役、白俄罗斯战役…… 都是大炮、喀秋莎、坦克掩护下的步兵，宽正面、大纵 深、高速度地对强敌实施突击!而在你们的演习方 案中我找不到它们的一点影子，一点影子嘛!

杨 震 巴谢洛夫顾问，俄罗斯、乌克兰都拥有广阔的平野和 草原。而根据江淮这一带的地形地貌，我不能把坦 克和火炮在宽正面上作平均配置，更不能让步兵在 高低起伏的山地平行推进 ……

巴谢洛夫 (打断杨震的话)吴觉非教员，我想请你给你的学 生指教指教，把坦克集群放到第二梯队，怎样发挥这 个地面战场之王的作用?

〔刘伯承、钟汉钧上，在一侧静观。

**吴觉非** 中国的孙子兵法讲奇正相生。所谓正，就是按常规

用兵；所谓奇，就是根据实际情况灵活用兵。我同意 他们的方案。

巴谢洛夫 (强硬地)我作为首席军事顾问，我必须提醒你，提 醒你们，伟大的苏联卫国战争的经验是：在一个战役 里要先打集中、强大之敌，这样可使敌人望而生畏， 不战而溃!

**杨** **震** (毫不示弱)我们不能和正面强大之敌拼实力，拼消 耗!我们决心选择敌人薄弱之处，实施突击，然后， 寻机各个歼灭敌人!

**巴谢洛夫** 我实在愿意请教，这叫什么打法?

刘伯承 (笑吟吟地接过话头)这叫雷公打豆腐，专拣软的欺。 我们四川有一句老话，不管白猫黄猫，抓住老鼠就是 好猫。

巴谢洛夫 抓老鼠也得讲究个抓法，不然连鼠毛也抓不到! 〔众人笑。

〔丁铁蛋着空军军装上。 丁铁蛋 报告!

杨 震 哟，铁蛋?我们的飞行员怎么飞回来了?

〔丁铁蛋犹豫，向门外张望。 刘伯承 铁蛋，来的不是你一个人吧? 丁铁蛋 刘院长你真是料事如神啊!

刘伯承 崔保山，别躲躲藏藏的，进来吧!

〔崔保山拎着书包上。 崔保山 (敬礼)刘院长，我 … …

刘伯承 你不是走了吗，怎么又回来了?

崔保山 (拿出信封)你写的鉴定我已经看了。 刘伯承 你给大家念念。

崔保山 (掏出信纸，含糊地)…… “逃兵。” 刘伯承 大声一 点!

崔保山 (放大嗓门)逃兵!

〔众人笑。

崔保山 (急切地)刘院长，我崔保山在战场上拼杀了这么些 年，什么时候当过逃兵?

刘伯承 这次你不已经当了吗?好马不吃回头草，走吧!

崔保山 (急)不!刘院长，我 …… (从书包中掏出作业本)这 几天我在铁蛋那儿，补做了全部作业。(转对吴觉 非)吴教员，我请求补考!

**吴觉非** 好好。(接过作业本)

**刘伯承** 你不会再用手枪逼吴教员给你加分了吧? **崔保山** (取下手枪，递给刘伯承)我缴枪。

**刘伯承** (接枪)那我就优待“俘虏”,缴枪不走，给你补考!及 格了，关你几天禁闭；不及格，还得走!

崔保山 刘院长，我保证补考及格!记得南京刚解放时，你就 提醒我要把身上的虱子抖落抖落，不要掉队。可我 ……(掏出党章)首长放心，往后，我一定按你给我的 路单子走下去。

〔杨震与崔保山握手。

**刘伯承** (对吴觉非)你是这支枪的原主，你看应该如何处理? 吴觉非 (百感交集)刘院长，我请求把这支枪放到院史陈列

室去，在一旁写上我的经历和感悟，以昭示后人。 **刘伯承** 我看这个想法不错嘛!

**吴觉非** (对崔保山)崔司令，感谢你给了我一个新生的机会， 今后还望多多赐教。

**崔保山** 不，不，我是学生，你是老师，吴觉非同志! **吴觉非** ( 激动地)同志?(与崔保山紧紧握手)

**刘伯承** (大笑)好，好，“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 〔 众人笑 。

**崔保山** 刘院长，你关我的禁闭，可不能不让我参加这次演 习 。

**刘伯承** 这就看你的表现了。

**巴谢洛夫** 老同学，刚才的演习方案之争还没有结果呢，我很 想听到你的意见。

**刘伯承** 水无常形，兵无定势。对你们的方案我暂不作评价， 先请大家看一样东西，(对钟汉钧)汉钧，请把花端过

来。

〔钟汉钧端过金达莱花。

**巴谢洛夫** (不解地)老同学，你卖什么关子?

**钟汉钧** 这叫金达菜，是从朝鲜战场上带回来的战地之花。

〔众人看花，陷入思索之中。 〔黄矛急上。

**黄** **矛** 刘院长，志愿军总部给您的信。(递信) **刘伯承** 哦，(拆信，一惊)柯月秀?

〔枪炮声仿佛从天际传来，由远而近。 〔变光，火光闪烁；硝烟弥漫。

〔众人定格。

〔柯月秀头扎绷带，手持冲锋枪，从舞台深处走向刘 伯承。

柯月秀 刘院长，在最近的这次战役中，我所在的901团，你 和崔司令的老部队，遭到了严重挫折，大部分官兵已 壮烈牺牲，我和幸存的战友现在藏身在一个山洞里。 团长牺牲前要我给您写的这封信，不知道您能不能 看到。我们志愿军入朝以来，打了很多胜仗，已经胜 利在望。可我们团这一仗打得实在太惨了。团长 说，对付现代战争，再用小米加步枪的打法已经不行 了。他想通过你和老团长崔保山同志，转告学院的 同志们，要珍惜难得的学习机会，多多掌握新的军事 知识，早日赴朝参战。

〔枪炮声。刘伯承把眼光从信上移向远方。

**柯月秀** 刘院长，请您劝劝杨震，他已经等了我十年了，请他 别再等我了。另外，请代我问候黄矛同志 ……

〔枪声大作。

**柯月秀** 敌人又开始进攻了，我们要突围了!(冲向高台)愿 同志们吸取我们血的教训，尽快掌握新的军事本领，

早日打败美帝主义。同志们，再见了! 〔一阵爆炸声中，柯月秀隐去。

〔《国际歌》声中，复光。

**杨** **震** 怎么会这样?(痛苦地擂了一拳)

**刘伯承** (捧过金达莱花，悲愤地)这束战地之花……凋谢了! **杨** **震** (急切地)刘院长，毕业后你一定要批准我去朝鲜!

**崔保山** (扒开衣襟，怒气冲天地)我也要去，奶奶的，我一定

要为老部队讨回这笔血债! **众学员** 刘院长 … …

**刘伯承** 现在我们的当务之急，是要确定这次演习到底怎么 打?

杨 震 刘院长，我有个想法，能否把演习预案作较大的修 改。就以目前朝鲜战场的敌我态势为背景，以美军 第八集团军为假想敌，组织陆空联合、多兵种协同的 对抗性实兵演习，我请求担任总指挥。

**崔保山** 我请求担任坦克集群的指挥。

**吴觉非** 刘院长，我对美军的打法比较熟悉，最近我一直在进 行这方面的研究，我请求让我担任假想敌的指挥。 杨震，保山，我希望再做一次你们的手下败将!

**钟汉钧** 刘院长，他们的想法和你不谋而合! **刘伯承** 巴谢洛夫顾问，你的意见呢?

**巴谢洛夫** 我们面对的是同一个敌人，我们苏联军事顾问团 全力支持!

**刘伯承** 好!最近学院准备派学员分批上朝鲜参战实习，杨 勇、秦基伟等同志为第一批，其中也有你杨震!

**杨** **震** 是!(敬礼)

**刘伯承** 我 决 定：改变演习预案，让你们带着这次演习成果， 提前赴朝参战!我马上向军委报告。(奔上高台，拿 起电话)我是刘伯承，马上接通北京，接毛主席!

〔 收 光 。

〔枪炮声、喊杀声、爆炸声、飞机轰鸣声骤起。 〔《解放军进行曲》骤起。

**尾** **声**

〔1957年秋天。层林尽染。 〔军事学院升旗台。

〔《解放军进行曲》歌声延续。

〔歌声中融进由远而近的阅兵队伍的步伐声，口号声



〔起光。陆海空三位军官手执军旗，威武地站在升旗 台 旁 。

〔身着元帅礼服的刘伯承和肩佩中将军衔的杨震，从 舞台深处走向升旗台。

刘伯承 杨震啊，你从抗美援朝战场胜利归来，军委本准备安 排你去当军区司令，你却主动请缨回到学校来当教 书匠，可敬可嘉!

杨 震 我算不了什么。主席找我谈话时，赞许你生不思称 王，死不愿封侯。古往今来，达到这样一种境界的能 有几人!

刘伯承 主席过誉了。(指军旗)为了这面旗帜的尊严和荣 誉，从战争岁月到和平年代，有多少同志倾注了毕生 的心血，有的连名字都没有留下。想想他们，个人的 功名利禄又算得了啥子?

杨 震 我们全院同志都知道你对这面军旗是一份什么样的 情。这些年来，你每天清晨都站在这升旗台前，望着 这面军旗升起，风雨无阻。

刘伯承 (感慨地)1951年，在学院成立典礼上，陈老总代表中 央军委把这面旗帜授给了我，今天，我就把她交给你 了。我们走进了和平，但天下并不太平。我们军队 面临着新的转折和考验，我坚信，我们这支人民的军 队，一定能够经得起风雨，跨得过沟坎，在世界上新 的军事挑战中勇往直前，把胜利之师这四个大字永

远写在这面鲜红的旗帜上! 〔昂扬、深情的音乐起。

〔刘伯承走向军旗，单膝跪地，托起军旗的下角，深情 地吻了下去。

〔杨震敬礼。

[刘伯承缓缓起身，向舞台深处走去。

〔天幕下移，依次出现近树、远山、蓝天……蔚成山动 云涌的壮丽情景。

〔刘伯承越走越高，越走越远，消失在云天深处 ……

〔音乐扬起。 〔灯光渐收。

**——剧** **终**

天上掉下个林妹妹

罗 辑



在历史实然与伦理应然的二律背反中，艺术天性地倾向 于后者。

——创作手记

人 物

孟繁荣——某市教育局局长，五十九岁。 孟歌——孟繁荣女，小学教师，三十岁。 陈宝花 孟歌继母，四十七岁。

王天生——孟歌丈夫，某公司经理，三十八岁。

陈宝山——陈宝花兄，某外贸公司职员，五十岁。 文竹青——陈宝山妻，舞蹈演员，四十六岁。

陈富堂——陈宝山父，七十岁。

田咪咪——王天生秘书，二十岁。 小 琴——孟家佣人，二十八岁。

林小姐——美籍华人，孟繁昌先生的香港分号经理， 三十岁。

时间 ： 初秋至仲秋 。 地 点：孟家客厅。

〔这是一座日本式小二楼。室内的陈设相当简朴。 倚墙是两组圆形沙发成扇面展开，墙角有一个电视 柜，上面的电视尺寸很大。右深处有一木板楼梯，通 二楼。楼梯底部的三角形结构处有一小门，左深处 是房间大门，旁边有几扇玻璃窗，可以看到外边的楼 群。正中墙上高悬着孟繁荣的半身画像。画像中的 孟繁荣侧身回眸，神情冷峻地凝视着整个房间。

**第** **一** **幕**

〔初秋的一个下午。

〔幕启时，小琴正往茶几上摆茶杯，沏茶，又在每个茶 杯旁摆饮料。陈富堂披着小棉袄，坐在沙发上对着 四盘小菜和一瓶白酒自斟自酌。电视开着，但音量 不大。一个女歌星正痛苦万状地演唱着一支爱情歌 曲 。

陈富堂 (显然已有几分醉意，撂下筷子，清清喉咙，唱京剧) “八月十五月光——光——”(“光”字没翻上去，指指 电视机)小琴，把那玩艺儿闭了!什么“你爱我呀我 爱你呀”,现在这人谁爱谁呀?——都他妈爱钱，闭 了 !

〔小琴关电视。

陈富堂 ( 哼完过门儿，又唱)“八月十五月光-  光- 光 ——”完了，完了!原来像这坎儿都顺溜儿的，现在 这就瞪眼儿“光”不上去了。唉，完了，老了，老了。

小 琴 我说老爷子，你可别摆谱了， 一会儿人家客人就要回 来了，你快点吃吧，啊。

**陈富堂** 我这吃顿饭还得插个没人的空儿，我还见不得人儿

了怎么的!(慨叹)陈富堂啊陈富堂，你如今是落配 的凤凰不如个鸡啦!来了客人，人家到大饭店里山 珍海味，把你扔在家里吃这喂猫的玩艺儿，嗨!

小 琴(笑)老爷子，这话你可说歪了，这菜是我刚才给你现 炒的。

**陈富堂** 嗯，也就你这姑娘心眼儿还不错，比那些个玩艺儿强 多了。(唱)“八月—— ”

小 琴 行了，老爷子，你快点吃吧，别唱了。

**陈富堂** 不行。这“光”字儿它卡在嗓子眼里难受哇，我得把 它整出来。

小 琴 (笑)那你可快点儿。

**陈富堂** (又清清喉咙，唱)“八月十五月光——”(刚要翻高 儿，忽听大门咣当一声，吓了一跳，气得一拍大腿) 嗨，我这刚找到点感觉——谁这是!

〔进来的是文竹青。她看上去比实际年龄小些，气质 优雅。

**文竹青** (很兴奋，脸颊红红的，手里拿着一条舞裙，进门就

喊)小琴!快帮我脱衣服。(看见陈富堂，掩口)哟! 小 琴 文姨，宴会结束了?

文竹青 没呢。(笑嘻嘻地对小琴耳语)快帮我脱……(与小

琴笑，往里间走)

〔陈宝山从外面急入。

**陈宝山** ( 愠怒)竹青!你不老实坐着，穷折腾什么!

文竹青 (抖抖舞裙)林小姐不说待会儿要看我跳新疆舞吗? **陈宝山** 唉呀，人家那是随便说说，你这倒当真了。

**文竹青** 怎么不是真的?我看林小姐说得挺真诚的。

**陈宝山** 我说你今天是不又喝多了，嗯?人家林小姐从美国

大老远跑来就是看你跳那破玩艺儿啊?你可别给我 丢人了!

**文竹青** 行了，那我不跳还不行嘛。

**陈宝山** 你就是改不了你这个毛病——爱表现!表现你那些 过了时的破玩艺儿!

**文竹青** 我这是艺术。

**陈宝山** 还艺术!现在搞艺术的和要饭的有什么区别?回 去!你把头上那个蝴蝶拿下去，多大岁数了!

**文竹青** (眼中含泪)真没意思!(把舞裙往沙发上一摔，走出 去)

**陈宝山** 神经病!(转身要走)

**陈富堂** (叫住陈宝山)宝山，你别走，我有事儿。 **陈宝山** (不耐烦)什么事儿?

**陈富堂** (指桌子上的酒菜)你爹都混到这份儿上了，你还不

觉景儿啊? **陈宝山** 你怎么了?

**陈富堂** 你们在对面七个碟子八个碗的，我这就这么几个花 生豆儿。我说，你就没点啥感想儿啊?

**陈宝山** 人家林小姐来谈三十万美元的大事，你上去能说明 白啥呀?

陈富堂 你小看你爹?你爹当年是干啥的，你知道不知道，就 你们这场面儿?当年你爹在宽城子开丝绸店那工

夫，我只要把脚这么一跺——

陈宝山 那你现在怎么不跺了，接着跺呀。

陈富堂 (嗫嚅)我不就差了那五千块钱的税吗，搁现在那算 个啥事啊?唉，不叫五二年那个“五反”,我现在说不 定早成了百万富翁了。

**陈宝山** 还百万富翁!你蹲了三年大狱，我们背了半辈子黑 锅，还跺呢。跺吧，你使劲跺吧!

**陈富堂** 别来这套!跺怎么的?不管怎么说，我没把你们都

掐死——(手一伸)拿来! **陈宝山** 什么?

**陈富堂** 赡养费。你把我塞你妹妹这儿，你就没事儿了?俩 月，一百，拿来。

**陈宝山** 我没带钱!(转身要走)

〔这时，一直向外张望的小琴慌慌张张地喊起来。 小 琴 快，回来啦，回来啦!快把你那些收拾起来!

**陈富堂** (也慌了)哎哟，我这还没动筷呢。(端起碗筷， 一时 不知往哪儿躲)

小 琴 快进你那个小屋!

陈富堂 看看吧，儿子!一来人，你爹还得进防空洞。(进小 屋)

〔小琴拉开大门，陈宝花、王天生、孟歌、文竹青簇拥 着林小姐走进来。

〔林小姐眉眼精明活跃，气度不俗。

〔陈宝花——丹凤眼，薄嘴唇， 一望便知是个工于心 计的女人。

〔王天生——身材高大，英俊挺拔，文雅中露出一些 浮华。

〔孟歌——惊人的美丽中，有一种超凡脱俗的气韵， 眉宇间透出几分坚毅，几分抑郁。

陈宝花 ……林小姐真会开玩笑，还说我们生活在花园里。 林小姐真的，这个城市好美吧。纽约吵死了!

王天生 (调侃)你们不知道，林小姐已经答应和我对换工作

了，她来这儿，我去纽约。对吧，林小姐? 林小姐 (凑趣)好呀!

**王天生** 不后悔?那咱们拉钩儿。(伸出小拇指)来!

**林小姐** 来就来嘛!(伸出手指，又闪开，哈哈大笑)你请示过

你的太太吗? 〔 孟 歌 笑 笑 。

**王天生** (揽过孟歌的肩头)我俩一块去。我们拿俩换你 一

个，怎么样? 〔 众人笑 。

**陈宝山** 林小姐真是了不起。一个女人，又这么年轻，在美国 和香港竟能有这么大的局面……

**陈宝花** 你们别总“女人女人”的，女人怎么了?没有我们女 人，你们男人连裤子都穿不上。

**陈宝山** 那倒是，那倒是。

**王天生** (悠然一笑)No,如果这个世界上没有你们女人，我们 男人还有穿裤子的必要吗?

〔众人笑。孟歌有些窘，她厌恶地皱皱眉头。

**陈宝花** 亏你还是个大知识分子，也不怕人家林小姐笑话。

**孟** **歌** 林小姐，我向您告一会儿假。(指指窗边上一摞本

子)我有一摞学生作业今天必须批出来。请原谅! 林小姐 请便，请便。

〔孟歌走过去，抱起作业本，进屏风后边的里间。 陈宝花 (白了孟歌一眼)林小姐，请坐，请用茶。

林小姐 (指指墙上孟繁荣的画像)遗憾的是，我这次没能见 到孟繁荣先生。

**陈宝花** 我丈夫这次下乡是检查中小学校舍。都半个多月 了，肯定是让大水给隔住了。……林小姐，您请坐!

林小姐 啊，大家都坐呀，都坐呀! 〔众人坐下。

林小姐 (对文竹青)陈太太，你方才说的……新疆舞?

陈宝山 我的夫人当年是个舞蹈家，这几年……她脑神经出 了些毛病 ……

王天生 (拨拉陈宝山一下)大舅，你干什么!

文竹青 (看陈宝山)我……我跳不了啦，真的，我现在老了。 林小姐 (聪明地把话岔开)去年我在香港看过一场新疆歌

舞，那个摘葡萄的，脖子左边一下右边一下，真是有 趣极了。她那个脖子是怎么搞的呀?

**文竹青** 噢，是这样，是这样……(作示范) 〔林小姐跟着学，不时地大笑。

〔这当儿，陈宝花示意小琴走近，与之耳语。小琴立 即把录像机与电视连接好。

**陈宝花** (击掌两下)对不起，对不起，诸位。林小姐，方才您 提到繁昌大哥的录相带——

林小姐 噢，对对。(从兜里掏出录相带递给小琴)

〔小琴把带子塞进录像机。少顷，电视屏幕上出现画 面：一间富丽堂皇的房间里，一个六十多岁、羸弱的 老者坐在沙发里——这就是美籍华人孟繁昌老先 生。林小姐站在他的身侧。

〔林小姐：“董事长，请你对你的家人说几句话吧。”

〔孟繁昌：“啊，好好，好好。(坐直)繁荣二弟，我是你 大哥繁昌。年初，我接到国内公安部的函照，说与你 们已取得联系，我十二万分的高兴啊。你我自公元 一千九百四十八年一别，迄今已四十余年了。我们 兄弟虽天各一方，但毕竟都活着，实在是老天有眼

哪!我本意想回国去看看，无奈缠绵病榻，体弱不支 …… (咳嗽)我这心脏和肺叶都不中用了 ……咳咳! ……我在海外惨淡经营几十年，侥幸立足，小有基 业，可以告慰祖宗了。你在信中说，要在国内办个公 司，我极表赞成。我准备拨三十万美金由你和诸亲 朋在国内经营。钱由我在香港的分号里直接拨出。 二弟，做生意不容易，风波凶险哪!你过去没搞过， 要谨慎从事。这位林小姐是我分号的总经理，此番 林小姐回国，你们一起筹划吧。好了，有照片，有全 家福的照片，给我带回一张来吧。咳咳!(对林小 姐)我太累了，就这样吧!啊，就这样吧。”(靠在沙发 里喘息)

〔画面定格。 〔 一 片唏嘘。

**陈宝花**(哭腔)她大伯年高体弱，还惦记着我们，真是……

**林小姐** (拿出一个手提式摄像机)孟太太，你们要对董事长

说些什么,我录下来带回去，好吗? 〔林小姐把镜头对准陈宝花。

陈宝花 (酝酿感情后)繁昌大哥，我是您兄弟媳妇，叫陈宝 花。我和繁荣结婚以后，就总听他念叨您老人家呀! 什么时候您领大嫂、大侄儿们回国来住几天，咱们这 一家人今生今世总得团圆一次吧 …… (泣不成声)

〔林小姐将镜头转向王天生，王天生让陈宝山先拍。

陈宝山 (略示谦让后，清清喉咙)孟老先生，您好!鄙人是繁 荣的妻兄。俗姓陈，名宝山，是省外贸局的一名 …… 外事官员吧。由于业务上的方便，此次孟家的海内 外联络是由我一手完成的。作为至亲，我是喜上加

喜啊。下一步，我向您老人家保证：我一定要协助繁 荣把公司的事业搞起来。谢谢!祝您老长寿，发财! 谢谢，谢谢!

〔林小姐把镜头对准王天生。

王天生 (伸手挡了一下镜头)等一下。(走到孟繁荣的画像 下面，指指画像)林小姐，还是先拍我岳父吧。先拍 个面部特写。(对一直站在墙边的小琴)把灯打开。

〔小琴开灯。王天生站在画像下，像个讲解员似的。

王天生 大伯，我是您弟弟的姑爷，我叫王天生。因为我岳父 外出不在家，只好拍拍他的画像。这幅油画是我岳 父的一位画家朋友今年春天送给他的。这幅肖像是 写实风格的，画得非常像。您见到这幅画也就等于 见到他本人了。我岳父是我们这个城市的教育局 长。他工作勤勉，为人正派，上上下下口碑极好。他 的身体也很好，能吃能睡能运动，请您老放心吧。下 面，由我的妻子、您的侄女向您请安。(举手示意关 机，向里间喊)歌子!

**陈宝花** 快点吧，人家林小姐还要赶飞机呢。

〔在王天生说话的时候，陈宝山一直在紧张地思索着

什么,此刻，他悄悄地走进陈富堂的小屋。 〔孟歌自里间出。

孟 歌 (对着镜头)大伯，您的心意，我代表爸爸谢谢您了。 其实，国内这些亲戚朋友都有工作，钱也都够花了。 至于这笔钱用不用、怎么用，等我父亲回来，他决定 之后，会给您老人家写信的。请您老放心。祝您老

健康长寿!(又返里间) 〔 冷 场 。

**陈宝花** (对王天生，小声地)这也都录上了?她这说些什么 呀……

〔王天生示意陈宝花稍安勿躁，他向林小姐伸出右手 食指和中指做剪刀状，动了两下。林小姐未置可否 地笑了笑。在此过程中，文竹青枯坐一旁，后来她走 到镜子前整发式，把蝴蝶翅儿摘下戴上，戴上摘下， 最后进里间。

〔陈宝山扶着陈富堂从小屋走出。

**陈宝山** 我来介绍一下，林小姐，这是家父。

**陈富堂** (向林小姐鞠躬)陈富堂，我陈富堂。 **林小姐** (一怔)啊，陈老先生，失敬、失敬。

**陈宝山** 啊，家父年迈体弱，一直卧病在床。

**陈富堂** 林小姐，怠慢了，怠慢了，失迎、失迎。

**陈宝山** 家父是孟老先生的朋友。

**陈富堂** 我和繁昌是光屁股娃娃 — **陈宝山** 家父想跟孟老先生说几句。

**林小姐** 好好，那好哇。(举起摄像机)—

**陈富堂** (受宠若惊)繁昌兄弟，我是陈富堂啊!记不记得咱 们在大河洗澡的时候，比谁“狗刨”刨得快，那时你是 回回输哇。现在我可没法和你比了，你现在是大富 翁，享尽人间荣华富贵，山珍海味。还是你有福哇! 我呢，也就剩下这一口气儿了，我已经成了个老破皮 球子了 ……

陈宝花 (伸手挡住镜头)好了好了，就到这儿吧。人家林小 姐急着赶飞机呢。(侧身偷着向林小姐做了个剪掉 的动作)

**林小姐** (看看手表)这些天麻烦诸位了，谢谢。

**陈富堂** (突然)林小姐，劳驾你把那个机器再拿出来，我还有

一句话。 **陈宝花** 算了算了。

**林小姐** (又举起摄像机)请吧。

**陈富堂** 繁昌呀，当年跟你相好的那个张二丫呀——(黯然地 摇摇头)人没了!

**陈宝山** 哎呀，你可行了吧，说这有什么用?

**陈富堂** 有什么用?我繁昌兄弟是个重情重义的人，那张二 丫对他那么好，他能不想吗?

林小姐 (不笑，很严肃，很感动地)陈老先生对朋友一片赤 诚，我代表董事长谢谢您了。(点头致意)好，诸位， 告辞了。

〔陈宝花示意小琴，小琴立刻从电视柜下面拿出四盒 包装精美的高级礼品盒递给陈宝花。

陈宝花 林小姐，我们这头都是些穷鬼，也没什么值钱的东 西，这是四盒“关东四宝”——人参、鹿茸、灵芝、不老 草。她大伯两盒，您两盒。不好意思，别见笑。(递 礼盒)

**林小姐** 我就免了吧。我这个年龄用不得这个的。这四盒我 都转给董事长。

**王天生** ( 一 直用忧郁的目光盯着林小姐，突然)Miss Lin,I will miss you very much.(林小姐，我会非常想念你的)

**林小姐** (一惊，微微脸红)Mr.Wang,you think a lot.(王先生，

你想得太多了) 〔众人面面相觑。

**林小姐** (急忙对众人)诸位，我告辞了。

**王天生** (向里间喊)歌子，林小姐要走了。

〔孟歌与文竹青自里间出。

**陈宝山** (从衣袋里掏出几张纸)林小姐，这是我们办公司的 设想方案和项目可行性报告，您先带回去审核一下?

林小姐 陈先生，办公司或项目的事我无权过问。等孟先生 回来，你们敲定以后再与我联系吧。我只负责根据 董事长的指示把资金拨过来。好，再见了。

〔众人送林小姐下。陈富堂也跟着送，到门口，被陈 宝山使劲拨拉一下，只好止步，站在那里发呆。

**小** **琴** (收拾茶几)哎呀，老爷子，你今儿个可露了脸了。

**陈富堂** (委屈地)我哪句话说错了呢?我哪句话说错了呢? 唉，没招儿哇，没招儿哇!(到墙角拿起钓鱼杆，换鱼 钩 )

〔孟歌返上，奔向屯话，拨号。文竹青随后进来，往沙 发上一坐。

孟 歌 (打电话)喂，松江县教育局吗?……到你们那儿检 查工作的孟局长在吗? … … 我是他的女儿 … … 什 么?参加江堤抢险去了?……等他回来，麻烦您让 他给家里来个电话……好，我等着。谢谢。(坐下发 呆，突然)舅妈，我想走。

**文竹青** 上哪儿去?

**孟** **歌** 哪儿都行，只要能离开这儿，离开这种生活 …… (用 手捂住脸)唉，这种生活!

**文竹青** 是啊，你看人家林小姐，一会儿香港，一会儿美国，在 天上飞来飞去，仙女似的，人家那才叫生活呢。

**孟** **歌** (自语)可上哪儿去呢?

**文竹青** 哎，你上美国呗，找你大伯。

孟 歌 (摇摇头)我是想找个清静的地方。

**文竹青** 那干脆，咱俩出家吧，当姑子去。(与孟歌大笑，笑得 前仰后合)

**陈富堂** (没听清，懵头懵脑地)什么好事啊，带我一个。 〔孟歌、文竹青笑得更厉害。

〔这时，田咪咪着白衣白裙翩然走进。她浓妆艳抹， 矫揉造作，一进屋就摆出一个姿势。

**田咪咪** (对屋里的人逐个点头致意)您好，您好，您好 …… **文竹青** 你找谁呀?

**田咪咪** 你问我吗?啊，我等王经理。(打量一下孟歌)您是

……嫂子吧? **孟** **歌** 我叫孟歌。

**田咪咪** 啊，真荣幸!(扑过去)啊，嫂子，你真美!我想象中 的你就是这样的。 ……我叫咪咪。

陈富堂 我叫喵喵。

田咪咪 (瞪了陈富堂一眼，转对孟歌)我是王经理的秘书，我 叫田咪咪。

孟 歌 (平淡地)我知道。

田咪咪 啊，你知道?是他跟你说到我了吗?他是怎么描绘 我的?

**孟** **歌** (微微 一 笑)他是谁呀?

**田咪咪** (窘)哟，你可真是名不虚传哪 ……

**陈富堂** 我说，我们家这几天有大事，有国际友人……

**田咪咪** (抖抖手里的几张纸)我这是公事! **陈富堂** 公事到公司办去!

**田咪咪** 讨厌!(噔噔地走出去，旋即返回，在门口很文雅地

向孟歌躬身一礼)嫂夫人，后会有期!(下)

〔孟歌冷冷一笑。

**小** **琴** 德行!

**文竹青** 这孩子好像有点潮乎乎的。天生怎么找这么个秘 书 。

**陈富堂** 什么他妈的秘书，全是秘密!

**小** **琴** (看了孟歌一眼)你说些啥呀! **陈富堂** 哼!(把手里的鱼杆使劲一甩)

〔此时，正值陈宝花进门，鱼杆尖儿差点打着她的鼻 子 。

**陈宝花** (向后一闪，摸摸鼻子)哎呀，你整个破鱼杆子在屋里 耍什么?

**陈富堂** (回头一看，嗫嚅地)我，我要钓鱼。

**陈宝花** 谁家在屋里钓鱼?这地板缝儿里能钓出鱼来吗? **陈富堂** 我这就上南湖 … …

**陈宝花** 行了!钓不着你就往回拣死鱼，不叫你上回那两条 鱼，咱家的波斯猫能死吗?

**陈富堂** 我……我这不是想做点贡献嘛 …… (收起鱼杆儿，进 小屋)

**陈宝花** (一屁股跌坐在沙发里，四肢摊开，长吁一口气)哎

……可累死我了!

〔这时，陈宝山自外入。

**陈宝山** (兴奋得直搓手，还摇头晃脑地哼着越剧)这可真是 (唱)“天上掉下个林妹妹…… ”

**陈宝花** (惊异地横了陈宝山一眼)你怎么了?这天还冻手?

**陈宝山** (讪笑)林小姐上车的时候，我把那个项目报告给她 了，我让她转给董事长，她答应了。

**陈宝花** (冷笑)哼，还“项目报告”!人家拿它擦屁股都嫌纸 硬。(点着一支烟)

〔陈宝花一回身，发现孟歌、文竹青都在注视窗外。 窗外，王天生和田咪咪正在说着什么。孟歌回身把 书一摔，转身进里间，文竹青随入。

陈宝花 他和这个小丫崽子总这么明晃晃的，他什么意思? 这不是欺负我们歌子吗?(大声向内)歌子，别看我 是你后妈，这事儿我也不能不管，不行就跟他离婚， 趁早儿!

〔王天生进门。

**王天生** (对门外)小田，你进来进来。 〔田咪咪进屋，一脸委屈。

王天生 (故意高声)哭什么,批评你两句就受不了啦?说实 在的，我是看你父亲的面子，不得不给你安排这么个 角色，可这段你工作干得怎么样呢?

**田咪咪** (抬起泪眼)你?

**王天生** (瞥了田咪咪一眼)实事求是地说，不怎么样，我很不 满意。所以呀，从明天起，你就把秘书这摊工作交给 老周头，你返回营业部站柜台去。听明白没有?

**田咪咪** 你 !

**王天生** 回去吧!

〔田咪咪一跺脚，下。

**王天生** (看看陈宝花、陈宝山)这个玩艺儿，半傻不茶的，香 臭不知，烦透人啦，唉!

**陈宝花** (看着王天生冷冷一笑)哼，演技一般! **王天生** 什么意思?

**陈宝山** (向里间，故意高声地)这个事儿我可以证明：天生和 这个小丫头绝对没问题，有问题能逃过我的眼睛吗? 〔电话铃声骤响，孟歌自里间急出。王天生就近拿起

话 筒 。

**王天生** ……什么?孟局长犯心脏病了?……晕倒在江堤

上?

**孟** **歌** (抢过话筒)……在县医院?……好，我马上就去。 谢谢。(撂下电话)

〔文竹青自里间跑出。 **文竹青** 你爸怎么了?

**孟** **歌** (收拾东西)我爸参加当地江堤抢险，犯心脏病了。 我就去。

**王天生** 歌子，我陪你去吧? **孟** **歌** 不用，你去干啥? **王天生** 你这不有病呢嘛。

**陈宝花** 你爸那是个老病，既然挺过去了，也就没什么危险 了。明天我去。

**孟** **歌** 这不矛盾。你去你的，我去我的。

**陈宝花** 哟，瞧这话说的!那行 你去!反正早晚他也得

回来，家里这点事儿谁也没想瞒着他。

**陈宝山** (掏出一把钱)歌子，给你爸买点营养品。 **孟** **歌** 大舅，谢谢你。我有钱。(把钱塞回)

**文竹青** 歌子，你去看看，你爸若是病得厉害，你们就先别急

着回来，这车上一颠哒…… **孟** **歌** 舅妈，你放心吧。(下)

**王天生** 歌子，歌子……(跟下)

**陈宝花** 瞅那个死样儿，从打我认识她，就这么一副寡妇脸

儿!

**陈宝山** 宝花，你知道她会说些啥呀?你应该去。

**陈宝花** 她愿意说啥说啥，我不怕!……这几天累死了，我得

躺一会儿。(进里间)

**文竹青** 宝山，反正我也休病假呢，要不让我陪歌子去吧，啊?

这两个病人在道上可咋整呢 …… **陈宝山** 你消停点儿吧，你跟着瞎搅和啥! **文竹青** 这不都是亲戚嘛。

**陈宝山** 你他妈也分不出哪头炕热，不许去。你个二百五!

**文竹青** (爆发)你三百三!你凭什么不让我去?我偏去，我 偏要去!

〔陈宝花在里间：“你们干什么?干什么?要吵你们 回家吵去!”

文竹青 (哭)自从我嫁给你，我连一点自由都没有了!大事 小情都得依着你，你剥夺了我的一切!我的事业、我 的青春、我的爱情!

陈宝山 哎呀呀呀，都四五十岁了，还爱情儿呢，你也不嫌牙 磷!我知道你心里那点儿秘密呀，你不就想- ( 看 看小琴)行了，行了，我不说了，这种事儿说出来对我 也不利。

**文竹青** 你无耻!(跑下)

**陈宝山** 妈的，这些年她就里通外国!

〔陈宝花自里间出。

**陈宝花** 你也回家去吧，吵得这个头疼。(坐在沙发里，手支 着头)

**陈宝山** 二妹……(忽然停住，看看小琴) 〔小琴乖觉地转身进厨房。

陈宝山 二妹，这笔钱来了，你到底打算咋整啊?我看你对办 公司的事儿有点不大上心哪。你可能是想存到银行 里吃利息，这倒是把握；可现在银行利率多低呀，存

几年不就贬没了吗?所以我劝你还是办公司。这钱

要投进去，翻腾几个个儿，不出两年就能上亿呀。 **陈宝花** (哂笑)咋翻腾啊?

**陈宝山** (从上衣口袋里掏出几张纸)哦，不是这个。(又从裤 兜里掏出几张纸)哦，也不是这个。(想了想)哦，对 了。(摘下纱礼帽，从帽衬里拿出一张纸)是这个。 这是专利，电动牙刷。你别看刷牙是个小事，可谁都 懒得刷。用一般牙刷“锯格锯格”的，又慢又费事。 这是电动的，你把这头往嘴里一放，那头电源一插 “突突突突”,半分钟，完事了。

**陈宝花** 那是。若是漏电了，一个“突”就完事了。 **陈宝山** 不可能，这设计绝对安全……

〔这时，陈富堂自小屋踱出，摆出一副老谋深算的样 子 。

陈富堂 这回全是姓陈的了，我说几句吧。做买卖你得整绝 玩艺儿。(指陈宝山)就你整那些玩艺儿呀，它挣不 着钱……

**陈宝山** 谁不知道整绝的，上哪儿整去?有能耐你整! **陈富堂** 我整?我整来可就没你份儿了。(进小屋)

**陈宝山** 二妹，就为了能和繁昌大哥联系上，我是足足跑了半 年了，光北京就跑了十多趟 ……

陈宝花 行了，这事儿你都磨叨十遍了。大哥，你放心，我亏 不着你，老爷们儿长个老娘们儿心。(站起，打哈欠， 伸懒腰)这几天你也累了，回家歇歇去吧。我也得上 楼躺一会儿。(向楼上走)

**陈宝山** (也站起，长叹)行啊，你知道你大哥够意思就行啊! (向门外走)

〔这时，陈富堂从小屋走出来。他上下焕然一新：头 戴黄军帽，上身穿蓝涤卡中山装，脚蹬一双花哨的旅 游鞋，背一个军用书包，上面写着“备战备荒为人 民”。他兴致勃勃地对镜整容，嘴里哼哼着二人转 《红月娥做梦》。

**陈宝花** (一惊)哟，老爷子，你这打扮得新鲜儿的，还乐巅儿 的，这是要干啥去呀?

**陈富堂** (踌躇满志地)干啥?哼，玩去!

**陈宝花** 告诉你啊：你可不许上婚姻介绍所。上次你领回那 个唱二人转的老太太，把咱家的暖瓶都偷跑了。

**陈富堂** 啊，那是我送给她的。(笑笑)能没点表示吗? **陈宝山** (摇摇头)真够呛，这越老还越不省心啦!(下) **陈宝花** (忍住笑)爹，你到底干啥去?

**陈富堂** (半真半假地)我上饭店“捡狗剩”去。我一边捡剩饭 一边喊：“我老汉有一儿一女，儿子叫陈宝山，姑娘叫

陈宝花，都是国家干部，就是不养活我。”

**陈宝花** (笑)哎，老爷子，你这么说我，你亏不亏心哪?

**陈富堂** (也笑)你爹开玩笑。这么说你亏点儿，说你哥是一

点儿也不亏，这个王八犊子! **陈宝花** 你到底干啥去?

**陈富堂** 嗯?(瞅了陈宝花一眼，颇有心计地)啊，我还找那个 老太太去。

**陈宝花** (笑)哟，这还真扯出感情来了?

**陈富堂** 你没听人家说吗：“爱情不分老和少，越老越需要”。 **陈宝花** 需要你就找去吧，可有一条：不许往家领，我嫌她埋

汰!

**陈富堂** 我领她旅游去，估计得个三、四天吧。(背着手，哼着

曲，迈着方步，昂然走出门去)

〔陈宝花向楼上走，走到楼梯拐角处，蓦然回首，直视 画像。画像中孟繁荣的视线也像在凝视她。静场良 久。

**陈宝花** (阴鸷地)你现在若是突然死去，那该有多好哇 …… 〔BP 机响。

**陈宝花** (低头一看，匆匆走下楼梯，拿起电话，刚要拨号，转

念又撂下，向里间喊)小琴，小琴! 〔小琴自里间出。

**小** **琴** 陈姨。

**陈宝花**你上华联商厦去一趟，买…… (一边掏钱一边想)买 一桶首乌洗发露。快点回来啊!

小 琴 (偷觑主人的脸色，乖觉地)我再快也得一个小时。 **陈宝花** 嗯?

小 琴 我走着去，得两个小时。

**陈宝花**行，走吧。(递给小琴五十元钱)剩下钱你自己买点 化妆品吧，收拾收拾，别整天邋邋遢遢的。

**小** **琴** 那我去了。(接过钱，出门)

**陈宝花** (拿起话筒，拨号)你又传我干什么?……我不去你 那个鬼地方，你到我这儿来吧。什么,到这儿你紧 张?那就对了，你要干的就是个紧张的活儿嘛!(放 荡地大笑) … … 什么?你跑步前进?你爬着来我也 不管哪!(撂下电话，向画像横了一眼，冷冷一笑)

〔 收 光 。

**第** **二** **幕**

〔 景同前 。

〔 一 周后，上午。

〔小琴正在看信。文竹青站在窗前沉思。窗外不时 地传来嘈杂的叫卖声。

小 琴 真闹心，我嫂子病没好，我妈又病了，可咋整呢?

**文竹青** (叹息)夏天又过去了， 一 晃又是秋天了。再晃这么 几晃，不就把人晃没了吗……

小 琴 文姨，你们这多好哇，连班儿都不用上还照样拿工 资。像我，一个月三百块钱，家里还有俩病人……

**文竹青** (突然回身)哎，小琴，你看我今年能有多大……年 龄 ?

小 琴 能有四十啊?

**文竹青** (高兴)哟，你真会说话儿。

小琴真的，你都不像有四十。你们城里人就是面嫩。

文竹青 行了，唉!老了。(喟叹)世界上只有两种东西，当你

失掉它才知道它尤其可贵——(直视小琴)什么? 小 琴 (一愣)爹妈呗!

文竹青 嗨，我是说两种东西。 小 琴 噢，东西，那是彩电?

**文竹青** 还冰箱呢!(几乎是喊叫)是青春和爱情!

〔窗外传来喊声：“你这玩艺儿多少钱一斤?”有人说： “一块八!”

小 琴 歌儿里头倒总是“爱情爱情”的，满大街喊，像卖冰棍 似的，可实际上哪有那么回事儿啊!我们家那个缺 德兽儿，开始也跟我“爱情爱情”的，“爱情”不到半 年，就跟个骚货跑海南岛去了。听说那个女的还有 男人，三个人住在一块儿。俩男的轮班儿， 一三五、 二四六，听说还挺和睦的。

**文竹青** (指窗外)唉，当年我在艺术学院学舞蹈的时候，这前 面是一片树林，全是小白杨，一排一排的……早晨和 晚上，我们就在这林子里练功。那时候，鸟儿可多 了，各式各样的……现在，那些树也没了，鸟儿也没 了，成了自由市场了，还整天闹吵吵的!真是 ……

〔孟歌拎个提包上，面带倦容。 小 琴 哟，大姐回来啦。

**文竹青** 你爸呢 ?

**孟** **歌** 一下火车，他就到局里去了。(把提包递给小琴)这 是我爸的。

〔小琴拎提包进里间，然后进厨房。 **文竹青** 你爸的病怎么样啦?

**孟** **歌** 大夫说还挺严重的，他非要回来上班嘛。(坐下，用 手支着头)唉，他若是病好了，我也能跟他把话说完 了，可这……我刚提个头，他就把我训了一顿，我也 不敢和他争。

**文竹青** 为了那三十万的事儿?

**孟** **歌** (摇头)不是。是……我离婚的事儿。

**文竹青** 离婚?算了吧。我这不也张罗了半辈子，不容易呀。 **孟** **歌** 不，我坚决离!整天看他演戏，我实在太累了。

**文竹青** ……记得你们刚结婚的时候，你领着他到剧院去找 我。天生仪表堂堂，温文潇洒，你靠在他的身边，当 时你是多高兴啊，简直像一只小鸟。

孟 歌 (抬起眉，神思悠悠)是啊，生活为什么就留不住那些 纯洁美好的东西呢?那时，我是多么幸福啊!我和 他走在街上，我心里总是想：看，这就是我的丈夫，他 多么漂亮啊!你们还不知道他多有学问呢。我一见 到有女孩子注意他，我就骄傲，可自己又暗暗害怕： 等我容颜见老的时候可怎么办呢，他还会爱我吗? 那时我是那么怕失掉他，现在想起这些，我觉得自己 真可笑。(凄惋地一笑)

〔孟歌话音刚落，王天生走进来，手里拎着一条烤羊 腿。

**王天生** 呀，歌子回来了!爸爸呢? **文竹青** 你爸到单位去了。

**王天生** 太好啦!我就觉得今天爸和歌子能回来，这亲人之 间真是有心灵感应啊!我知道我爸爱吃这个，特意 跑一趟肉食加工厂。太好了，今天为爸出院，咱们庆

贺庆贺。舅妈，您也留这儿。

〔孟歌起身要走，被文竹青按住。

**文竹青** 歌子，别走。天生，你和歌子好好谈谈。歌子是个老 实人，不许欺负她。

**王天生** (笑着)舅妈，瞧你说的，我敢吗? **文竹青** 那个小秘书……你辞了吗?

**王天生** 就冲你们对我这个误会，我还敢留她吗-辞了。

文竹青·那你们谈吧。歌子，待会儿到我家去。(下)

〔孟歌也要走，被王天生拉住。孟歌甩开手，把脸扭 向窗外。

王天生 歌子，这几天你没在家，我很寂寞呀，我很想你。(要 凑近，见孟歌横他一眼，僵住)歌子，你总这么郁郁寡 欢，沉思默想，这会把脑子累坏的，万一弄成个神经 官能症 ……

孟 歌 有这种可能。

**王天生** (笑笑)歌子，别这样。……说点正事儿吧，爸爸什么 态度?

**孟** **歌** 什么“什么态度”?

**王天生** 爸爸对这三十万准备怎么处理?

**孟** **歌** 我没说这事兒。 **王天生** 那你干啥去了?

**孟** **歌** 我去是为了说跟你离婚的事儿。

**王天生** (一愣)歌子?你 …… (谨慎地试探)爸爸……同意 了?

〔孟歌没答。

**王天生** 噢……(松了一口气)歌子，你能不能告诉我：你为什 么要和我离婚?

**孟** **歌** 因为我要过正常人的生活!

**王天生** 又是要孩子?我没说不要哇，孩子是你自己打掉的。 **孟** **歌** 可你说的那些话，孩子来到人世还有什么意思?

**王天生** 我说什么了?

**孟** **歌** 你自己说过的你忘了?你说“孩子跟父母没有什么 必然联系，只是夫妻寻欢作乐的副产品”;你说“生个 儿子就是生个敌人”;你说生个女儿“忍受不了女儿

出嫁时，那种亏本的痛苦和无法启齿的嫉妒”!

**王天生** 这话不对吗?这不是事实吗?是事实人们为什么不

能正视呢? **孟** **歌** 你不是人!

**王天生** 这恐怕不是事实。

**孟** **歌** 你是个庸俗的无耻的人!

**王天生** 这是事实。可这个“事实”是怎么形成的呢?你曾经 说过我是个相当不错的人，说我是个“纯洁的男孩”。 那我为什么“纯洁”不下去了呢?——因为时代变 了，现在不是那个月朗风清、温文尔雅的时代了。放 弃你那些幼稚的道德思想吧，别坚守阵地了!你回 头瞅瞅，现在阵地上只剩下你一个人和一面红旗了! 你不要以为我不痛苦，你不要以为我不孤独。夜深 人静的时候，我面对黑暗，睁大眼睛，审视我白天所 干的一切：点头哈腰，勾心斗角，逢场作戏，打情骂 俏，有时还得像个妓女似的倚门卖笑……呸!想起 这些，我自己都感到阵阵恶心!可我们不这样又能 怎样呢?我想在知识和事业里找幸福，得到的只是 幻灭和厌倦；我想在名利上找幸福，得到的只是无休 止的争斗和无边际的忧愁和焦虑……人，为什么这 么难做呢?你说谎别人厌恶你；你真诚别人唬弄你； 你要愤世嫉俗，你就得整天生气；你要洁身自好，别 人就整天气你!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什么是美，什

么是丑，谁能给我说清楚?你能说清楚吗? **孟** **歌** 你说得够清楚的 了：一个堕落灵魂的自白!

**王天生** 是我在堕落吗? 是生活在墮落! **孟** **歌** 那也是因为像你这样的人太多了。

**王天生** 有可能。不过这是客观存在，那你怎么办呢?

**孟** **歌** 至少我要在我的生活环境中消灭掉。(站起欲走)

**王天生** 慢!歌子，你放心，我不会和你离婚，永远也不会。

这并不是我一定要利用我是“女婿”的身份，想从这 三十万美元里得到什么好处。说实话，我不愿离婚， 是因为我爱你!不管你相信不相信，这是真的。你 是我心中最早的，也是最后的一片净土。你还记得 你我在红旗街漫步的那个皎洁的夜晚吗?那天是你 十五岁的生日，你家里给你举行晚宴，你却偷偷地溜 出来，跑到省医院去看我 …… (流泪)你用一条花手 绢包着蛋糕……一定要让我吃……因为我没爹没妈 没人管哪!

孟 歌 (哭)别说啦……你别说啦……

〔电话铃响。王天生、孟歌都要接，又僵住。

**孟** **歌** (就近拿起话筒)谁?你找谁?你怎么光喘气不说话 呀，你说话呀!

王 天 生 (有点预感，忙夺过电话)你谁呀 …… (厉声地)你挂 错了!(撂下电话，偷偷地瞥了孟歌一眼)电话串线 了 。

〔孟歌睥睨王天生。

王天生 这破电话动不动就串线 … …

〔电话铃又响，王天生、孟歌都看着电话。 **王天生** 别理它，串线了。

〔电话铃继续响。孟歌冷冷一笑，下。王天生欲追又 止，拿起话筒。

**王天生** (气极败坏)我说你想怎么的!你有完没完了?你再 跟我纠缠不休，别说我宰了你!(撂下电话)这只该

死的猫!(坐下，双手抱头)这就叫他妈生活呀!

〔少顷，田咪咪悄然上。小琴从窗口探头看看，隐去。 **田咪咪** (轻轻咳嗽一声)嗯哼!

**王天生** (抬头一惊)你?你从哪儿钻出来的? **田咪咪** (笑嘻嘻地)我?我就在对面的电话亭。 **王天生** 你，你怎么还敢到这儿来?你疯啦!

**田咪咪** 快了。告诉你，今天我可是带炸药包来的。那天你 把我窝囊了一顿，没事啦?

**王天生** 你给我马上离开这儿!听见没有?

**田咪咪** 我?(坐下)我就不走!今天我要公开化，咱来点透 明度，别总这么憋拉巴屈的。

**王天生** 那好吧，你不走，我走。(转身欲下)

**田咪咪** (跑过去，抱着王天生的胳臂)天生，我想你嘛! **王天生** (闪开)你怎么回事儿?门外有人!

田咪咪 你呀，活得真窝囊!整天缩头缩脑的……你这种生 活有什么意思?你怎么就不想想：人一共能活多少 天?——满打满算也就两万多天呗。你都过去一万 五千多天了，剩下这五千来天儿，你就不想提高提高 质量?

**王天生** 你想怎么的你?

**田咪咪** 我就想让你离婚，让你娶我……我有两个同学，结婚 不到半年———刷!——全离了，贼潇洒!

**王天生** 那你找他们潇洒去。我再跟你说一遍：我这一辈子 也不想离婚。话再说得难听一点儿：即使我离了婚 再找，我也不会找你!你口口声声说你爱我，就这么 个爱法呀?你这不是开搅吗?

田咪咪 (眼中噙泪，望着王天生)我知道你现在就是为了那

三十万，可你去年夏天跟我说的那些海誓山盟 ……

王天生 嗨，人在那种时候什么话不说呀!你还说咱俩要飞 到月球上去，怎么飞呀，能飞上去吗?……咪咪，你 知道我这个人致命的弱点是什么吗?是软弱。我总 想找到一个精神上的支点，可是找不到，越找不到我 就越想找，所以我活得很累。我当初找你，不是为了 寻求刺激，而是真想找一个精神上的知己。(摇摇 头)可惜你不是，你太小。咪咪，你的色彩太丰富，你 的世界太喧闹 …… (向窗外看看)

**田咪咪** (崇拜地)多么深刻呀!

王天生 听着，我毕竟是个农民的儿子，我的尾巴根子还扎在 传统的土壤里，所以我没有力量改变我的生活。我

看你也是。你表面现代，实际上也相当传统。你追 求的这些都是传统的价值：什么爱情啦，名人啦，才 华啦，现在这些东西都不值钱了，可你还死抱着不 放 。

**田咪咪** (认真地探究)人生没有这些追求，那活着还有什么 意思呢?

**王天生** 人活着本来就没意思。

**田咪咪** 没意思那你为什么还活着呢?

**王天生** (有些语塞)是啊……人活着没意思，没意思可你还 得活着，这是个哲学问题。咱俩别探讨了好不好。

田咪咪 (真挚地)哎，若不，咱俩一块儿自杀呀?找个全城最 高的楼——银行大厦，咱俩在那顶上喝一顿，再唱几 首歌，抒抒情，然后咱俩绑在一块儿跳下去，保证轰 动，死后留名。干不干?

王天生 (一甩袖子)你别说疯话了。(欲走)

**田咪咪** (拉住王天生)我再说一句，就一句。 **王天生** 快说。

**田咪咪** (抻了半天，突然哭了)结婚你也不结婚，自杀你又不 自杀，你让我可咋办哪?

王天生 别哭!这不是你抒情的地方。(又转委婉)咪咪，你 不要总站在云头上，天女下凡吧。我这是好话。你 也不小了，赶紧找个年貌相当的正经人结婚过日子，

向七仙女学习，找个纯朴善良的董永…… **田咪咪** 你就是董永。

王天生 我是西门庆!跟着我这号王八蛋，你不会有好日子 过的。咪咪，为了你也为了我，咱们分手吧。过去的 事，我表示歉意。再见!(欲走)

**田咪咪** 你也就敢跟我这样吧，我真是……没出息!(哭着跑 下 )

**王天生** (长叹一声)唉——(仰倒在沙发里，闭着眼睛自语)

焦头烂额、焦头烂额，赶紧摆脱、赶紧摆脱 … … 〔陈宝山走进来，神色颓唐。

陈宝山 我说，你小子是不是犯虎哇?现在是啥时候了，你还 敢搭理她?(坐下)唉，你是脖子后不知天鼓响啊。 (从兜里掏出一张纸，往王天生面前一扔)大连又催 款了，说咱们下个月底再不还上那五十万带鱼款，就 要起诉咱俩了。昨天我去冷冻库看了，都半年多了， 才走了一千多斤，一斤咱还得赔五毛多钱。

**王天生** 把货给大连发回去，咱不要了，就说里边掺水太多。

**陈宝山** 那不得打官司啊，这官司能打赢吗?当初我就说“少 要点儿，少要点儿”,你可倒好，非要干大的。这回 大，一人二十五万，咋还吧。

**王天生** (微微一笑)你签的字，我怕啥呀。

**陈宝山** (急了)哎-  你要扯这事儿，我可和你拼命。

**王天生** (戏谑地)实在不行，咱俩就自杀，让他们什么也捞不 着。

**陈宝山** 你怎么总没正经的呢。你看我嘴上这泡，都赶上蒸 馒头了。

王天生 (正色)我说大舅，你急啥呀，这不来了三十万美元 吗?只要我岳父一办公司，钱一进账号，咱们倒一把 不就完了吗?

**陈宝山** (望望画像)谁知道这个祖宗他能不能同意办公司 啊?他若是不同意办公司呢?

**王天生** 到那时侯再说，天无绝人之路。(向外走) **陈宝山** 你干啥去?

**王天生** (指指画像)他回来了，我去买瓶好酒。

**陈宝山** 对，买瓶好的。(掏钱)茅台。 **王天生** 呃——我这有钱。(下)

〔场上只剩下陈宝山一个人了。他在屋中央焦躁地 转着圈儿。稍顷，陈富堂自外入。

**陈宝山** 你这些天上哪去了?让人到处找!听说你还旅游去 了?

陈富堂 (把军帽摘下来，很神气地往手上一拍)旅游?我像 你们那么没正事儿呢!(坐在沙发上，跷起二郎腿，

用帽子扇着风)我回老屯啦。 **陈宝山** 回老屯?干啥去啦?

**陈富堂** 干啥去啦?- 办大事儿。哼，瞧不起我! **陈宝山** 什么事儿?

**陈富堂** 什么事?……不能跟你说。

**陈宝山** 行了，那我也不问了，你能有什么正经事儿。(看表， 要往外走)

**陈富堂** (忍不住)我不跟你说过吗，等我把事儿办成了，那就 没你的份儿了，你问啥呀。

**陈宝山** ( 止步，回忆，恍悟)噢，绝的!爹，你整着项目了? **陈富堂** 哼，现在叫爹了?

**陈宝山** 可老屯那个穷山沟子，能有什么好项目啊? **陈富堂** (从书包里掏出一个小瓶)你先尝尝这个。

**陈宝山** (接过喝了一 口)不就是个酒吗? **陈富堂** 味道!

**陈宝山** (咂咂嘴)不错。

陈富堂 就光是个“不错”?我告诉你：这叫“王八烧”,当年是 给西太后的贡品!我小时侯，窖主王老八就喝这酒， 活到九十多岁，脸蛋还红扑扑的，比大姑娘的脸色都 好看。

陈宝山 (拍拍脑门)噢——想起来了，咱老屯有个“王老八烧 锅”,上百年的老字号。

陈富堂 嗨他的后人都不行喽。儿子孙子都没了，就一个重 孙子还是个庄稼人。可这手艺没失传，有时造点酒 也都留着自己喝，不懂得办厂赚大钱。论起来，他还 得管我叫大舅爷。这次我去找到了他，我说你把这 酒的配方拿出来，我给你找投资的，咱们办个大酒 厂。这小子挺实在，当时就把秘方告诉我了，还把地 窖里埋了五十多年的老酒灌了一瓶给我当样品。满 满一瓶，在路上我扳不住，一会儿品一口，一会儿品 一口，就剩这些了。

陈宝山 爹，这回你可别再品了，这些咱得留着当样品，想喝

酒我给你买茅台去。(指指书包)爹，那个秘方 …… 给我看看呗?

陈富堂 别往这儿看，没在这里头。我敢往这儿拿吗?你没 看这一个个眼珠子都通红的，别给我来个谋杀案 哪。——让我寄放起来了。

**陈宝山** 爹，在哪儿?

**陈富堂** (用手在眼前胡乱地比划两下)在……一个地方。

**陈宝山** 那好，我不问了。不就是王老八的重孙子吗?你能 找到他，我找不着?我明天就去。

**陈富堂** 妈的，你跟你爹扯这套!到时候我能不告诉你吗?

**陈宝山** 哎，这么说行。爹，这个事儿你可不能再跟任何人说

了 。

**陈富堂** 那你妹妹呢?

**陈宝山** 不行，不行。爹，妹妹她是外姓人哪，可千万不能漏 给她。等繁荣回来了，他若是有办公司的意思，咱就 拿这个跟他合作。咱们有了这个，咱们就是技术方， 他们算投资方。都给了人家，还有咱们啥事啊?

**陈富堂** 他们两口子对我还不错，我莫不如和他们合作。你 能找秘方你找去吧，我们就跟你竞争。

**陈宝山** 爹，别价呀。这两年你可能生我点儿气，你不知道，

儿子我心焦哇!这个文竹青整天像个精神病似的动 不动就要自杀，你那两个孙子——大虎、二虎，也都 不争气。大学考不上，整天在家晃，晃得我心口直堵 得慌。这俩玩艺儿还整天嚷嚷让我给安排工作，我 拿啥给他们安排呀?现在办事光拿嘴拱好使吗? 唉，我难哪!

**陈富堂** 嗯，也他妈是，这俩小子这么晃下去，整不好不得打

光棍子呀。

陈 宝 山 就是啊，爹，你得为你这俩孙子想想啊。我这两年心 情不好，有时候这脾气 … …可你是我爹，我是你儿 子，我是你揍出来的，你还能跟我治气吗?你说呢， 爹 ?

陈富堂 行啦!“虎毒不吃子”,“屁股臭不能割扔了”,我就算 冲我这两个孙子吧，没办法。可我怎么办，你就没想

想?你就打算让我死在这个小黑屋儿里呀?

**陈** **宝** **山** 爹，我早就有打算，等有了钱，我就把你接回去。 **陈富堂** 那你就说吧：这个事儿下一步怎么办?

**陈** **宝** **山** 先不能露。等繁荣回来，看看他对三十万美元如何 打算。他若是同意办公司，咱就把秘方亮出来 … … (发现门外有动静)爹，宝花回来了，别说秘方的事儿 啊 。

〔陈宝花开门入。

**陈** **宝** **花** 哟，这旅游的回来了?没把那个唱二人转的领来呀?

**陈富堂** 这孩子，还逗她爹。(进小屋) **陈** **宝** **山** 二妹，回来了?

**陈** **宝** **花** (向楼上走，表情冷淡)你来有什么事吗?

**陈** **宝** **山** 啊，繁荣回来了，在局里。我在这儿等等他。

**陈** **宝** **花** 等吧，我这也等着他呢。(在楼梯上端消失) 〔陈宝山向楼上望望，急忙钻进父亲的小屋。

〔少顷，门外传来汽车刹车声。脸膛黧黑、头发灰白 的孟繁荣走进来。他进屋后，往衣架上挂衣服时，发 现屋里有些异样。环视四周后，看见画像，面呈不悦 之色。

〔小琴腰扎围裙，手执菜盆自厨房出。

**小** **琴** (惊喜)呀，局长回来了? **孟繁荣** 哦，小琴，你挺好哇?

**小** **琴** 挺好的，局长，您的病好了吧?

**孟繁荣** 我这病无所谓好无所谓坏，一阵儿一阵儿的，又没事 儿了。今年咱们省水大呀，你家那儿怎么样?你家 来信没有哇?

**小** **琴** 来信了，我们家那儿今年没淹着。 **孟繁荣** 你爸你妈都挺好的吧?

**小** **琴** 挺好的，谢谢局长。(沏茶倒水) **孟繁荣** (指指画像)这个怎么拿楼下来了?

小 琴 这次美国林小姐来，陈姨说要布置布置 …… [这时，陈宝山自小屋出。

**陈宝山** (双手一拍，大叫一声)哎喲!繁荣哇，你可回来了! (伸着双手跑过去握手)

**孟繁荣** 啊，宝山，你在这儿。

**陈宝山** 哎呀，你瘦了，还黑了。你也是，自己有心脏病不知 道哇，还抢什么险哪!你让这些亲戚朋友跟着多着 急呀!

〔陈富堂从小屋里走出来，有几分做作的老态，弓着 腰，还故意咳嗽着。

**孟繁荣** 哦，爹，你老这阵子身体怎么样?还挺好吧?

**陈富堂** 咳，咳!我就这玩艺儿了，什么好不好的。你的病怎 么样吧?

〔陈宝花出现在楼梯顶端。她高叫一声“呀，繁荣”, 便像飞机似地从上面俯冲下来。

**陈宝花** (想搂住孟繁荣，张开双臂又收回来，在他胸前拍了 一下)我的祖宗啊，你可急死我了你呀!你自己就够

险的了，你还抢什么险哪!

〔门开了，王天生一手拎一网兜肉和蔬菜， 一手拎着 一瓶茅台酒走进来。

**王天生** 呀，爸回来了? **孟繁荣** 啊，天生。

**王天生** 我听说您回来了，方才买个烤羊腿，怕不够，又买了 点 儿 。

**孟繁荣** 嗬，今天人够全的了。来，天生，过来坐下。

**王天生** (把手里的东西递给小琴)我去找歌子和舅妈。 **陈宝花** 拉倒吧，一会儿饭好了让小琴去叫。

〔众人坐下。

**陈宝山** 繁荣，那件事儿我折腾了半年，总算联系妥了，前几 天繁昌大哥的代表林小姐来了 ……

孟繁荣 我听歌子说了。好哇，这可真是“天上掉下个林妹 妹”呀!歌子跟我说完之后，我兴奋得几宿没睡着觉 哇!这总算找到你大伯啦。这四十多年，我总在想： 还能不能见着我这个大哥呢?现在心里落底儿了， 知道你大伯还健在，混得也不错，这就比什么都强 啊。(对王天生)像你姥爷、你大舅，还有我，像我们 这些活了大半辈子的人都有这个体会呀：人是越老 越看重这个骨肉情份哪!

陈富堂 (也对王天生)你爸这句话是够真理了。你大伯和你 爸小时候在咱们老家那是出了名儿的一对孝子啊。 仁义礼智信，那都占全了。多咱见面儿，那是不笑不 说话呀。到现在咱老家的人还夸呢 ……

〔陈宝山咳嗽一声，使个眼色。陈富堂不吱声了。

**陈宝花** 繁荣，这次林小姐带回一盘繁昌大哥的录像带，在楼

上，若不你上去看看?

**孟繁荣** 来得及。难得今天大家聚到一起，聊聊天嘛。对了，

快到八月十五了吧? **王天生** 还有……十天。

孟繁荣 好，我有个想法：八月十五晚上，你们都过来。咱们 按着老规矩，在当院子里摆上桌子，再摆上西瓜月 饼，咱们一起赏月，团圆团圆，乐呵乐呵。看见天上 的月亮，就算看见我繁昌大哥啦……唉，这些年，他 说不定望了多少回月亮了，他能不想家吗?这叫故 土哇!(有些黯然)

众 人(点头)是啊，是啊……

**陈宝花** 我说诸位，我们繁荣坐了一上午火车了，让他歇歇 吧，好不好?

**王天生** 对对，咱们都包饺子去。

〔王天生、陈宝山、陈富堂进里间。

**孟繁荣** 你这是干吗?很长时间没见面了，你让大家坐嘛。

**陈宝花** 我怕你累着。(倒茶)这茶凉了吧?我给你换换。

(突然凑到孟繁荣身边，小声地)哎，我说，大哥给咱 们这三十万美元到底咋整啊?(向里间呶呶嘴)你没 看这都糊上来了吗?这钱是咱们的，其实有他们啥 事啊，就这么没皮没脸地往上糊哇。

**孟繁荣** 严格点说，这钱也不是咱们的呀。

**陈宝花** (一怔)对，是大哥的。可大哥不是给咱们了吗? **孟繁荣** 那他们的想法是?

**陈宝花** 这些天，他们鼓鼓捣捣，想让咱们办公司。 **孟繁荣** (不动声色)噢，噢。

**陈宝花** 我才不上他们的当呢。

**孟繁荣** 那你的想法呢?

**陈宝花** 既然都是亲戚，又都出了点力，等钱过来，给他们每 家三千两千的，剩下咱俩存起来留着养老。你说呢?

**孟繁荣** 你养老用得了这么多吗?咱们都有工资，也不缺钱， 要这么多钱在手里攥着干吗?用我大哥的钱养咱们 的老，好意思吗?

**陈宝花** 照你这么说，这钱还不要了?

**孟繁荣** (高声)你喊什么,你是不觉得要这钱还挺仗义呀? 我大哥该咱们的呀?

**陈宝花** 你到底什么意思?你明说。

**孟繁荣** 按我的本意，这钱咱一分也不要。可既然你们已经 把事情折腾到这个地步了，大哥又派人来了，把钱收 下来也可以。(加重语气)但是——-就是亲兄弟之 间，一下子拿出这么多钱，也是天底下少有的事啊。 这里边有大哥很深的情意呀!咱们就是接了这钱，

也要用得合理，用到正处……

**陈宝花** 你说具体点儿，别像做报告似的。

**孟繁荣** 好，那咱们就具体点儿。这三十万美元，折合人民币 就是二百四十七万。这个零头这样处理：老爷子、宝 山大哥、天生，每家五万……

**陈宝花** 你小点声儿，太多了!凭什么给他们那么多?

**孟繁荣** (不理陈宝花，继续说)这就是十五万。还有小琴，她 父母风烛残年，家里还有个病嫂子，常年卧床。这孩

子负担太重了，总是唉声叹气的，给她两万。 **陈宝花** 你发救济款呢!

**孟繁荣** 去掉这十七万，剩下那三十万，全给你。

**陈宝花** (终于忍不住了，大声地)那整数呢?那二百万不要

了?

〔里间探出几个脑袋来，眼睛瞪得又大又亮。 **孟繁荣** 行了，你们都过来吧。

**陈宝花** (急忙)你别宣布啊，这几条我一条也不同意。

〔陈宝山、王天生、陈富堂三人返回坐下。 **陈宝山** (没话找话)听说今年下面水挺大呀 … …

孟繁荣 是啊。这次我在下面转了一圈儿，也到咱们老家梨 树沟去了一趟。这次大水把村子淹够呛，小学校的 房子全泡倒了，还砸伤了六个孩子，把一个女老师吓 得呜呜直哭。没教室了，村长把自己家房子倒出一 间。六个年级轮班上课， 一个孩子一个星期就能上 一天课，这哪行啊!我问乡长什么时候能把校舍建 起来，这个乡长哭叽叽地跟我说：“我的局长大人哪， 我哪有钱啊!”

**陈宝花** (蹭地站起来)行了，我睡觉去。(要往楼上去) **陈宝山** 宝花!听繁荣说完嘛。坐下，坐下。

〔陈宝花抱着膀一屁股坐下。陈富堂低头抽烟。王 天生端端正正地坐着，一脸虔诚。

孟繁荣 我和我大哥小的时候，咱们梨树沟连个学校都没有。 那阵儿我们俩在村里给人家放猪。为了能识几个 字，我们把猪群赶过长虫岭，跑七八里地，到山城子 小学去听墙根儿。有一回还丢了一头猪 ……

**陈宝花** 行了，猪丢几头不要紧，这叫三十万!美元!

**孟繁荣** (坚定地)至于这三十万美元，也就是这二百四十七 万人民币，我和歌子一个意见：拿出二百万捐给家乡

办学校!

〔众人震惊。

**孟繁荣** 至于零头嘛 ……

**陈宝花** (跳起大叫)零头整头， 一头也不行!(对众人)你们 都坐这儿干吗?等着闹土改呀?要打土豪分田地 呀?都回自个儿家去吧，都走!

〔众人尴尬地站起。孟繁荣用手势示意坐下。陈富 堂回小屋，陈宝山和王天生又坐下。陈宝花转身上 楼，走了几蹬儿，一屁股坐下。

陈宝山 繁荣啊，我插一句，不知恰当不恰当。这捐资助学呀 ——应该。你是个教育局长，像征性地捐个三千两 千的，带个头儿，也就可以了，哪有几百万几百万往 里扔的呢?另外你可能是还没看见繁昌大哥的录像 带，繁昌大哥在录像带里，明确地告诉咱们要办公 司。你脱不开身，先由我们几个张罗着。你是董事 长，宝花当总经理，我和天生跑腿学舌。你说呢，天 生?

〔王天生正襟危坐，目不斜视，装着没听见。

陈宝花 行了，我看见你们那个公司了。这两年，你们俩一老 一小，一人拎一个皮包，一个皮包里装一个公司，东 忽悠一下，西忽悠一下，你们忽悠出啥来了?

**陈宝山** 这不是底儿空嘛。 **孟繁荣** 天生，你的意思呢?

**王天生** (毕恭毕敬地)爸，我完全同意您的意见。不过—— 大伯说要办公司，他有没有想通过咱们家族来扩大 资本的考虑呀?

**孟繁荣** 你大伯若想扩大资本，就不一定往这儿投了。

**王天生** (谦恭地笑笑)爸，我在您面前， 一直不敢进言，今天 我冒点风险，对不对，爸您可别生气。我认为，我们

应该拿这笔钱办公司。放在办学校上，是个看不见 效益的事。您办了小学，您办不了中学。农村这些 孩子念完小学可能还照样回家种地。这是个庞大的 软件工程，老百姓捐那点儿是杯水车薪，还得靠国家 财政拨款。要想对国家贡献大，咱们还是应该办公 司。像现在一些知名的大公司，他们当初起家时，未 必有我们今天这三十万美元的资本，但他们由小到 大，越干越大。大就有大的利润，这些利润到最后还 不都是国家的吗?我想，我们现在很像大伯当年创 业的时候。如果那时他有三十万，不是去投资扩大 生产，而是捐给哪儿，他今天能拿出三十万来给我们 吗?爸，我今天造次了，对不起。

孟繁荣 你说完了吗?……你算的这是经济账，而且是个私 营经济账。你说办公司的利润都是国家的，这对吗? 私营经济，国家也只能收点税，利润还是在私人手 里，而且很容易造成一些人挥霍无度。我要算的不 是个经济账。国家要富强不光是个经济问题，更重 要的是国民素质问题，这首先就要抓教育。过去我 们说“一穷二白”,这个“白”,就是教育落后造成的。 即使算经济账，你那个算法也不对：拿这二百万办一 个公司，就算我们整好了，翻十倍也就是二千万嘛。 二百万要是投到教育里，就算培养出二千个学生，这 二千个学生一生将会给国家创造出多大价值?就二 千万?

**陈宝花** 他创造的再多能给你多少哇?这三十万可是在咱们 名 下 。

**孟繁荣** (没理睬陈宝花)天生啊，你在大学里的时候，学习上

很用心；到了出版社，业务上也不错，还出了几本书， 你这两年怎么就鬼迷心窍，非要搞什么买卖呢?钱 这个东西啊，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把这东西看得淡 一点儿，追求点精神上的东西，好不好?

**陈宝花** 这都要吃不上饭了，还精神呢!那精神能吃吗?

**孟繁荣** (瞥了陈宝花一眼，继续对王天生)天生，你还年轻，

不要把精力都浪费在这上头，还是抓紧回单位上班 吧。至于这三十万，就这么定了：捐给国家办学校! 等预算下来，钱若是富余，就资助你们一点；钱若是 紧，我看，你们也就免了吧，回头我给大哥写封信。 (起身要走)

**陈宝花** (拉住孟繁荣)我说你这是跟谁过不去呢?繁昌大哥 现在富裕了，要拉咱们一把，让大伙都富起来，这有 什么不好呢?你怎么还跟钱较上劲了呢?

**孟繁荣** 要想富，自己挣去!挣不来，你就安贫乐道。亲戚之 间也得有个人格，你就这么大手一伸，不嫌可磷啊! 我就瞧不起这号人。我们老孟家祖祖辈辈都是土里 刨食的人，我爷爷有句话：过日子你得手心向下，五 个手指头伸出去自个儿抓挠；手心向上，那不就是要 饭吗?(激动得喘息)我繁昌大哥就是个有志气的 人。小时候，我们家穷。大哥是前房留下的，我妈对 他不好，一吃饭就拿眼睛瞪他。他吃不饱，我时常给 他偷饽饽。有一天，他对我说：“二弟，我都十六岁 了，该自己挣饭吃了。我出去打短工，等我挣了钱， 我一定要买世上最好吃的东西给你，我的好兄弟!” 说完，我们哥儿俩抱头大哭。第二天，繁昌大哥就偷 着跑了，听说是下了南洋。这也不知受了多少苦难

才有了今天，他还惦记着他还有这么一个兄弟!人 哪，包括亲人之间，人家若是想着你，你就得想着人 家。这钱是我大哥的血汗钱，只有把它用在正地方， 我才算对得起我大哥。好了，我太累了，我得到楼上 躺一会儿。(转身上楼)

**陈宝花** (追)你别走，你别走!这些天我们盼星星盼月亮，盼

你回来训我们一顿就拉倒了?(追上楼) 〔王天生与陈宝山面面相觑。

王天生 (向楼上翻翻眼皮)报告做完了，领导上楼了，怎么 样，受教育不?(长叹)唉，中国的问题呀，就是农民 太多了!农民意识，农民情感……从近代史以来，中 国就一直重复着这个主题：农民意识对现代文明的 拒绝呀。(看看陈宝山)你寻思什么呢?

**陈宝山** (一直在沉思)看来你老丈人不愧是个当官的，这小 子老谋深算哪!

**王天生** 嗯 ?

**陈宝山** 这不明摆着吗 他先把门一封，不就把咱们都关 在门外了吗?他自己好在屋里吃独食儿呀。办学? 那是幌子啊。这回咱俩吃带鱼吧。五十万元的带 鱼，咱俩一直能吃到二十二世纪，还得一日三餐，顿 顿不拉。

王天生 (感慨万端，低首沉吟)金钱啊金钱!你是一种梦想， 也是一种实惠；你是一种必要的生存手段，也是一种 徒劳无益的追逐；你让一些有用的人一无所有，你也 让一些无用的人终生富足；你推动社会进步，你也使 人心不古；你能给人提供安全和幸福，也能给人带来 威胁和痛苦；你能使人与人之间充满温馨，也能使人

产生不平等的愤怒。有些人来钱容易可以日进斗 金、夜进无数，有些人的钱却要靠心血、汗水、眼泪来 浇铸；轻视钱的人因为除了钱他们的生活还有更富 足的内容，重视钱的人因为除了钱他们的生活便是 一片焦土!钱啊钱，你什么都不是，你不过是人们传 来传去的破纸片；钱啊钱，你又什么都是，整个地球 的人都围着你翩翩起舞!钱啊钱，你是养育生命的 金饭碗；钱啊钱，你是逼良为娼的王八蛋!

陈宝山 (惊呆了)我的妈呀，你这才学!你做买卖实在是白 瞎 了 。

〔王天生仍然沉浸在自己的天地里，泪光灼灼，神思 浩渺。突然，他突地垂下头来，跌坐在沙发里。

陈宝山 你——这是诗吧?应该写出去发表，不过，发表也没 多大意思，我估计也就能给你二十多块钱吧。

王天生 人哪，这一生奔波劳碌，你争我夺，最后又能怎么样 呢?还不是一缕青烟，直上蓝天吗?最后你手里能 攥住什么呢?人活着真没意思。

陈宝山 是啊，这一天像火燎脏似地图希个啥呢?可自杀还

舍不得这条小命。 王天生 哎，咱俩出家呀?

陈宝山 咱若是出家，那款能黄了吗? **王天生** 八成不能。

**陈宝山** 那就没啥意思了。我不能出家。我一顿不吃肉就难 受；再说，我一个礼拜若是没点那事儿，干啥都没情 绪 呢 。

〔王天生、陈宝山大笑，笑得拍手打掌，前仰后合。

王天生 (突然倒吸一口冷气，喟然长叹)王天生啊王天生，你

183·

怎么混到这步田地了呢?

**陈宝山** 实在不行，我看你还是回出版社上班吧。

王天生 我才不去看他们的脸子呢!一个个的，小官儿不大， 整天端个架儿。今儿个高兴了，明儿个不高兴了，越 哄越上脸，越敬越歪歪脏!真要有些能耐也行，连我 脚丫皮都不如，可一个个活得眉飞色舞，神气十足， 小脸儿整天油乎乎的……我凭什么要受他们的奴役 呀?

〔BP 机响。陈宝山、王天生一怔，都低头看自己的BP

机 。

**陈宝山** 你的。

**王天生** (惊喜过望)香港的，林小姐!

〔陈宝山、王天生跑到电话机旁。

王天生 (拨号)喂，我王天生啊……噢，密斯林! ……密斯 林 ，How are you?I miss you very much! ( 你 好 吗 ? 我 非常想念你!)

陈宝山 (捅王天生一下)说中国话，说中国话。

王天生 …… Yes(是的)……thank you(谢谢)… …Yes (是 的)

……拜拜!(撂下电话，很兴奋) 陈宝山 哎，她找你啥事儿?

**王天生** 没啥，她随便问候一下。

**陈宝山** 问候一下?她咋不问候我呢。

王天生 大舅，你能帮我办个“边防证”吗?我想去一趟深圳， 把她约到深圳见一面。

陈宝山 要“敖包相会”呀?——你小子真行啊。我就纳闷

儿：这些女人，不管是个什么鸟儿，怎么一见到你就 都耷拉膀子了呢?(突然击掌)有了!你既然去深

圳，就莫不如跟林小姐说，就说这边项目已经定下来 了，你受你岳父的委托，直接把钱过到咱们公司的账 号上去。

**王天生** 这八成不行。她一个电话或者一封信过来，不漏馅 了吗?

陈宝山 所以就看你的了——色情间谍嘛!你跟她在被窝里 商量，她不答应你就不起床!对了，跟她说，事成之 后，重谢重赏!

**王天生** 试试吧，但愿她是咱们的大救星。那项目呢，还是你 那个牙刷?

**陈宝山** 呃——有绝的，跟我来。(拉王天生一起钻进陈富堂 的小屋)

〔突然，楼上传来吵架的声音。 〔小琴自厨房走出，匆匆上楼。

〔稍顷，陈宝山、陈富堂、王天生从小屋走出来。陈富 堂神情惶怵。

**陈富堂** (胆怯地指指楼上)我和你们俩不一样啊，我可全指 着人家吃饭呢。

**陈宝山** 到时候你就有钱了，给你十万。

**陈富堂** 这么干可有点像欺骗政府哇。万一整进去，那里头 可不是好呆的地方啊。

**陈宝山** 行了，快走吧，秘方在哪儿?

**陈富堂** 我寄放在一个老太太家里。

**陈宝山** 那个唱二人转的?快，找她去。

〔这时，楼上响起东西破碎的声音。

**陈宝山** 吵吧，打吧，现在和咱们关系不大了。 **陈富堂** 我说，应该上去劝劝哪。

**陈宝山** 劝啥，两口子打仗越劝越厉害，打没劲他就不打 了。——撤!

〔陈宝山连拉带拽把陈富堂架出门外。王天生随下。 〔楼上吵架声越来越大。

〔少顷，陈宝花出现在楼梯上。

**陈宝花** (回头对里面喊)我知道你这是成心跟我作对!我嫁 给你算倒了八辈子血霉了!

〔孟繁荣也出现在楼梯上，小琴在往回拉他。 **小** **琴** 局长，局长，你有心脏病……

**孟繁荣** 我就看不惯这一套， 一见钱眼睛就绿了。我就是要

把钱捐给国家，就是不能给你们几个败霍!

陈宝花 (咬着牙，恨恨地)我知道你现在这种垂死的心态：你 知道自己活不长了，看到别人过好日子你就难受! 我能理解!(坐在沙发上打火抽烟)

小 琴 陈姨!你这说些啥呀……局长，你回去吧，回去吧



**孟繁荣** 陈宝花!你听着，我不反对你过好日子，我反对的是 你们想过好日子的这种手段!不看录像我还不知 道，你们一开始就冒充我的名义，骗了我哥哥 我 什么时候写信给我哥哥，说我要办公司了?我什么 时候写的?我早就看透了，你们无非是想以办公司 的名义骗取三十万，供你们花天酒地!你们这不是 坑蒙拐骗吗?都骗到外国去了!你们还有点儿人格 吗?原来我还想给你们留几个，这回我全捐!我不 反对你发财，发财你得发得清白。我孟繁荣一生没 什么能耐，可我就是活得清白，活得正派!最后我告 诉你一句，陈宝花，这件事你就死了心吧!

**陈宝花** (阴冷地，一板一眼地)这就是你的遗嘱吗?哼，你活 着我办不成，你死了办!我估计你也快了，快了!

**孟繁荣** (气极)你——(晕倒) **小** **琴** (大呼)局长，局长!

〔灯光骤暗。

〔救护车尖厉的叫声 ……

**第** **三** **幕**

〔 景 同 前 。

〔十天后。中秋节傍晚。窗外，乌云沉沉。

〔幕启。孟繁荣穿着病号服，靠在沙发里，看那盘录 像带。屏幕上是孟繁昌靠在沙发里的画面(定格)。

孟繁荣 (喃喃自语)大哥呀大哥，我真没想到你的身体搞得 这么糟哇，看来这些年你在外边也不易哪!你离家 的第二年，我也离开家乡参加了工作，这几十年多多 少少也干了点事儿。遗憾的就是，我这家里头不省 心哪。你原来那个弟妹，是我在老家找的，人不错， 有情有义的；可谁想她是个短命鬼呀，结婚三年她就 死了，扔下个两岁的孩子。后来弄来这么个姓陈的， 这才不叫个玩艺儿呢，又奸滑又自私，还六亲不认。 我一提要和她离婚，她就跑到我们单位又哭又闹，寻 死上吊。我怕影响不好，就这么窝窝囊囊地跟她对

付到现在 …… 〔孟歌推门入。

孟 歌 爸，你怎么跑回来了?我到医院，护士还到处找你 呢 。

**孟繁荣** 今天不是八月十五嘛。

**孟** **歌** 噢，(向窗外一看)这真是“八月十五云遮月，正月十 五雪打灯”呀。天这么阴，这月亮……

孟繁荣 是啊，天公不作美呀!也没关系，待会儿月亮若是出 来，咱们就到院子里赏月；月亮若是出不来，咱们就 在屋里吃顿团圆饭。给你大伯也摆个酒盅，就算和 你大伯团圆了。

**孟** **歌** (掏出一沓纸)爸，《捐资报告》写完了，你看看行不 行。(关掉电视)

孟繁荣 (浏览)不行不行，角度不对。“捐款人”要以你大伯 的名义，把我的名字划掉。以你大伯的名义直接捐， 这就体现出你大伯对家乡的一点心意，对祖国的一 点贡献嘛!这层意思我已经在电话里跟你大伯说 了，你大伯很高兴。至于咱爷俩，只是过路财神，算 牵线人。另外，这个地方加一句“校舍落成仪式，拟 请捐款人孟繁昌先生回国剪彩" ……

**孟** **歌** (兴奋)对，让大伯回来看看。

**孟繁荣** 这样你不就可以看见你大伯了吗?我也想看看啊! **孟** **歌** 好，我重写。

孟繁荣 预算的问题，我跟当地乡政府联系了一下，他们说有 二百万就足够了。剩下点零头，还像原先打算的那 样，那天我说的是气话。你姥爷年龄大了，给他点 儿；你大舅呢，为这个事儿也出了不少力，他家你那 两个弟弟还都没有工作，也给他点儿；你和天生呢， 也添补添补 ……

孟 歌 王天生他有钱，我一分钱也不要。

**孟繁荣** 你们俩怎么回事儿?经济上还独立核算哪? … … 嗯，再给小琴点儿，剩下的给你妈，有多少算多少，她

想多要也没了。

**孟** **歌** 爸，我还有一个想法，我想调回家乡，亲手办这个学 校 。

**孟繁荣** (一愣)噢?……好，这个主意好，不过，这也得征求

人家当地意见。另外，天生同意吗? **孟** **歌** 我不跟你说过了嘛，我要跟他离婚。

**孟繁荣** (沉默半晌，叹口气)你们的事我基本都知道了。昨 天小琴到医院送饭，让我问出来了。你不要以为你 爸是个老保守，王天生既然如此寡廉鲜耻，你想离就 离 吧 。

**孟** **歌** 我一定要离开他，离开这种生活，(眼里闪着痛苦的 泪光)这种灰色的、庸俗的生活!我童年时那些美好 的东西都哪儿去了呢?……我现在都不敢上街，不 敢仔细地看看我们的周围- 贪婪、欺骗、斤斤计 、较、麻木不仁……我们怎么能这样生活呢?……我 有时望着学校里那些天真烂漫的孩子，心里就想：他 们将来的生活会怎样呢?他们的心灵还会像现在这 样纯洁吗?将来会不会变得像我们这样浅薄庸俗

呢?如果真是那样，那我们现在的工作又有什么意 义呢?……爸爸，我回家乡去，我是想找一找，看看 能不能找到一种纯洁的生活……

孟繁荣 (凝视着孟歌，内心感到深深的震动)啊，孩子，你对 生活的要求太严格了 ……你这脾气就像你死去的妈 呀 。

〔突然，门开了。一个人摇摇晃晃地走进来。来人是

文竹青。她脸腮挂红，痴痴地笑着。 **孟** **歌** (惊异)舅妈?

**文竹青** (口齿不太清楚)歌……歌子，有止痛片吗? **孟** **歌** 你病了?

**文竹青** 不……(跌坐在沙发上，怯怯地看了孟繁荣一眼)你 别生气啊，今天……我贵妃醉酒了!嘻嘻嘻嘻……

**孟** **歌** 什么?你喝酒了? **文竹青** 就你们俩在家? **孟** **歌** 嗯。

**文竹青** 再加上我，就咱们三个人，真好，真好。 〔孟歌给文竹青倒茶。

**文竹青** 不，我不要茶，我要酒!有酒没有? **孟** **歌** 舅妈，你怎么了?

**文竹青** (哭)今天早上他打我!他打我! **孟** **歌** 谁，大舅?

**文竹青**，我讨厌这种生活!没有诗意，没有温情，我讨厌! **孟繁荣** 这个陈宝山，还打人?

**文竹青** 他一挣不着钱，嘴上就起泡；嘴上一起泡，他脾气就 暴躁。我跑到朝阳桥下想卧轨自杀，姿势都摆好了， 可火车一叫，吓得我爬起来就跑。不是我胆小，那个 火车头实在太大了，你说那得压成啥样啊。后来，我 跑到南昌路那个小酒馆，要了半斤白酒两个拼盘。 我是一边喝一边回首往事啊。(看着孟繁荣，提醒似

地)就是二中斜对过儿那个。 **孟繁荣** 那个地方原来是个文具店。

文竹青 对，有时候也卖点糖果什么的。我在二中念书的时 候，我们总跑那儿去买泡泡糖，吹出那泡泡可漂亮 了。(停住，看看孟歌)我就是在那里认识你爸爸的。 那年我十七。

**孟** **歌** ( 活跃地)是吗，爸爸? 〔孟繁荣点点头。

文竹青 那天，下着小雨，我们几个女学生在那个小店里吹泡 泡糖比赛。正赶我吹的时候，有个同学一胳肢我，我 “噗”地一下喷出去。这时正巧你爸进来，那块糖正 好粘在他的鼻梁上。我们几个哈哈大笑；你爸大吼 一声，我们都吓跑了。

**孟** **歌** 哟，爸爸你那时候还挺厉害呢。

**孟繁荣** 那是我到二中任教的头一天。

**文竹青** 第二天一上课，我们都傻了，原来是新来的语文老 师。我更害怕了。过了几天，发现这个人还挺和气 的。你爸爸当时可帅了，歌唱得好，篮球打得好，把 我们班几个女生都给迷住了。

**孟** **歌** 说你!你呢，你怎么样?

**文竹青** 唉!顶属我最傻了，让你爸爸给出卖了。(幽怨地看 着孟繁荣)

**孟** **歌** 出卖了?怎么回事?

**文竹青** 问你爸。

**孟繁荣** (脸红)竹青，你喝多了，你喝多了。 **孟** **歌** (娇嗔)爸，别捣乱嘛!

**文竹青** 怕什么?咱们都老了，也都是过去的事儿了。憋在

肚子里几十年了，我总想找个人说说，今天正好— **孟繁荣** (坐不住了)嗯嗯，我得写个材料。我的眼镜哪去了?

我找找，我找找。(佯装找眼镜，进里间) **孟** **歌** (笑着对文竹青)讲。

**文竹青** 其实，从那天起，我就爱上了你爸爸。(痴痴地笑)毕 业前的一天晚上，我敲了他的门。进屋以后，他问我

什么事，我说我有几个字不认识，他让我写在纸上， 我说：“不，得写在你手上。”当时，我也不知道我哪来 的胆子，抓起他的手，就在他手心上写了三个字-—

**孟** **歌** 我爱你?

〔文竹青点头。

**孟** **歌** (笑)哎呀，舅妈，你可真有两下子!

**文竹青** 写完这三个字，我脑袋都大了，晕晕乎乎地跑了出 去。没想到这三个字 ……

〔孟繁荣走进。

**孟繁荣** (窘促地)这雨又下起来了，真是!这小琴跑哪儿去 了?

**孟** **歌** 爸，你进去，你进去嘛。(把孟繁荣推进里间，转身对 文竹青)接着说!

**文竹青** 第二天一早，你爸脸也没洗就跑到校长家去检讨，说 他有严重的资产阶级思想，才出了这种事儿，还请求 组织处分。校长说：“我知道了，你回去吧，别跟别人 说。”你爸临走的时候，还问校长：“我这手可以洗了 吗?”亏得校长是个好老头儿，把我找去训几句就拉

倒了，若不，准把我开除了。 **孟** **歌** 我爸可真不够意思。

**文竹青** 其实，也不怨他，我们那时候的人都单纯得很。

**孟** **歌** (叹息)真是太可惜了，你们俩若是成了那有多好哇 ……那你后来怎么嫁给我大舅了呢?

**文竹青** (抖抖手腕)他有这个。 **孟** **歌** (不解)他有 … … 手表?

**文竹青** 嗨，手腕儿!陈宝山他耍了一辈子手腕儿。那阵儿， 他在商业学校念书，不知怎么认识了我爸爸，就整天

往我家跑。老师长，老师短，把我爸爸哄得晕晕乎乎 的，接着又来哄我。(笑一下)那个时候，我把脚一 伸，他就给我系鞋带儿，还给我剪过脚趾盖儿。一结 婚就翻过来了：我得给他系鞋带儿，可我死活也没给 他剪脚趾盖儿- 他有脚气，脚丫子直淌黄水儿。 就冲他那个脚丫子，我也不应该嫁给他，你说我怎么 就嫁给他了呢?……结婚第二年他就开始打我。他 要是真像个老爷们儿那样打人也行，他不，他专用手 指头拧。我问他：“你为什么打我?你不说你爱我 吗?”他说：“我爱你?我爱你当教授那个爹!可这个 老东西一点也没帮上我的忙!”歌子，你说我有多傻 呀!我是个大傻瓜，我知道……哎哟，我头痛。

**孟** **歌** 我给你拿药?

**文竹青** 不用，这不是吃药的事儿。

**孟** **歌** 那你在这躺一会儿。今天过节，你就在这儿吧。

**文竹青** 不，我回家……睡觉。(站起)蒙上大被睡一觉，就什 么都忘了。(步履蹒跚)歌子，你爸这一辈子不容易 呀，你就别让你爸操心了。

**孟** **歌** (深情地凝视着)舅妈……你是一个多么好的人哪!

**孟繁荣** (自里间出)竹青，今天过节，你就在这儿吧。 孟 歌 舅妈，你就在这儿吧。

文竹青 不，我回去，我难受哇……繁荣，歌子，我心里委屈 呀 。

**孟繁荣** (长叹一声)唉!我知道 ……

〔孟歌扶文竹青下。

〔小琴自外入，两只手拎两网兜蔬菜、水果、月饼等。 进屋，连忙撂下东西，从兜里掏出一封信。

小 琴 局长，有你封信。

〔孟繁荣接过信后，找眼镜。

〔孟歌返回。小琴一见孟歌，忙把里间的灯打开。 小 琴 局长，到里屋来看吧，这儿光线太暗。

〔孟繁荣点点头，边戴眼镜边走进里间。

小 琴 (见孟繁荣进屋，急忙把孟歌拉到一边，压低声音)大 姐，出事了：今天晌午来了个胖女人，说是咪咪的妈， 来找姐夫算账的——说那个咪咪呀，都三四个月了，

自己瞎吃药，结果大流血，在医院抢救呢。 孟 歌 啊?

小 琴 大姐，你说可咋整啊?那个胖女人说还要来呢。你 看局长还在家 ……

孟 歌 (僵立不动，良久)这个傻孩子啊……她犯了和我 一 样的错误。

小 琴 (没听懂)什么?

孟 歌 (看着表)这个点儿市场上还能买到鸡蛋吗?

**小** **琴** **(**惊讶)你还去看她?(发觉自己声音太大，忙捂嘴 看看里间)

**孟** **歌** 这件事你不要告诉我爸爸。那个胖女人若是来了

你把她迎到门外去，记住。(走出去) 小 琴 哎 … …

〔这时，里间“嘭”一声。小琴跑到里间门口，孟繁荣 自内出，手里拿着信。

孟繁荣 (把信往桌子上一拍)这么大岁数的老爷子他也不甘 寂寞，回老家去骗人家的秘方!人家盯他屁股跟他 要钱!(坐到沙发里，掏出药瓶，思忖着)他要人家造 酒的秘方干什么呢?

〔小琴急忙倒水。孟繁荣吃完药，把药瓶放在桌子 上 。

**孟繁荣** 小琴哪，你听老爷子念叨过这事吗?

**小** **琴** (神色紧张地四下望望)局长，我告诉你，你可不能说

是我说的呀。 **孟繁荣** 好，我一定。

**小** **琴** 十天前，就你回家那天，我在厨房里干活，隐隐约约 听到陈经理和王经理商量，让王经理拿老爷子的秘 方去深圳找林小姐，不知干什么。

孟繁荣 (点头)噢噢。(看看表)这个点儿打电话找不到人 了。你马上到邮局去给香港发一个电报。(拟好电 报稿，递给小琴)马上去。

〔小琴接过电报稿，拿起雨伞下。

〔窗外，细雨霏霏，雷声隐隐。孟繁荣闭目靠在沙发 里。屋里的光线渐暗。风声，雨声。

〔稍顷，一个人影走进来，进门随手打开电灯——是 陈宝花。她摘下塑料雨衣，欲往楼上走。

**孟繁荣** 这有一封信，你看看吧。

**陈宝花** (看信)秘方?这老爷子他要干什么?

**孟繁荣** 他给了你哥哥，你哥哥又给王天生，王天生拿着秘方 去深圳找林小姐去了。

陈宝花 找林小姐干什么? — — 去骗那三十万?我的妈呀， 这不是要搞政变吗?真是人心隔肚皮呀，让他们沾 点光就不错了，倒来算计咱们。咱们这不是养活一 群白眼狼吗?这么说，那三十万，他们到手了?

**孟繁荣** 他们把事情想得也太简单喽。哼!除非我死了。

**陈宝花** 他们也真想得美呀，就是真有那天，那继承人也轮不

到他们哪。

**孟繁荣** (尖锐地瞥了陈宝花一眼)噢……

**陈宝花** (觉出自己失口)我……是打个比方啊。 **孟繁荣** 看来这继承人应该是你喽?

**陈宝花** (索性拉下脸来，嫣然一笑)谁让我是你老婆了—— 法律上说的。

孟繁荣 (倏地站起，仰面大笑)哈哈哈哈……钱这个东西真 是个照妖镜啊，哈哈哈哈!(突然止笑)谢谢你的提 醒，明天我正式提出离婚!

陈宝花 (懵了)什么,离婚?(冷笑一声)哼，我不同意。我不 同意你就离不了。法律上说了：有一方不同意就需 要调解。

**孟繁荣** 看来你在这个问题上下了不少功夫啊。

**陈宝花** 不错。调解一年无效才准予离婚。一年哪，三百六 十五天哪!

**孟繁荣** 你这什么意思?

**陈宝花** 你说呢?(冷冷地看着孟繁荣)

**孟繁荣** 好吧。至少明天我还不会死吧，明天我就去深圳把 钱提出来，寄到老家去。你看怎么样?

陈宝花 (咬牙切齿地)好吧，你最好今天晚上就去。(诡谲地 笑笑)等到明天你就该后悔了……(在闪电照耀下脸 显得铁青阴森)别等明天了，你今天晚上就该去了， 就该去了!(话音未落，被天上响起的一声炸雷吓得 捂住耳朵)

〔孟繁荣也一惊，本能地捂住胸口。与之同时，电灯 灭了。屋子里很暗。

〔沉默。风声，雨声，雷声。

〔孟繁荣借着电光，从茶几下摸出一支蜡烛，找出火 柴划火，划了几下没划着。陈宝花掏出打火机把蜡 点 着 。

〔烛光幽幽。两个巨大的黑影把房间切成两半。 **陈宝花** 可能是保险丝断了 ……

**孟繁荣** 好了，该说的也都说完了。你上楼吧，我今晚在楼下

睡。明天我跟党委谈，咱们还是离了好哇。

〔陈宝花突然嘤嘤地哭起来，越哭声音越大。

陈宝花 我真没想到，你这么没良心。我一个二十三岁的黄 花大閨女给你填房，最后落这么个下场。我怎么把 你得罪这么苦，你宁可把钱都扔了也不给我。

**孟繁荣** 你真说着了：原来我还真寻思给你留点儿，就冲你方 才这几句话，也叫人太寒心了!行了，就这么的吧。

**陈宝花** 我知道你一直在仇恨我。

孟繁荣 哼，谈不上仇恨，只是有点厌恶。你也别当我什么都 不知道。过去我就跟你说过，我当局长呢，给我留点 脸面吧。可你办的那些个事儿，多让人讨厌吧。

**陈宝花** 你这么说?(抬起头，狠狠地)那我就告诉你：我也讨 厌你，婚前看见你第一眼我就讨厌!

**孟繁荣** 那你为什么要嫁给我呢?

**陈宝花** 你问为什么?到现在你还不知道为什么?那个时候 我要是不嫁给你，我就不得跟着家遣返回乡吗?再 说你不是个局长吗?我指望你还能升一升，没想到 你会这么窝囊，而且方方面面都窝囊，我简直看不出 你是个男人。

**孟繁荣** 你这个贪得无厌的坏女人!(伸手去拿桌子上的药 瓶 ) :

陈宝花 (一把将药瓶握在手里)别着急，你听我说完了你再 吃药。你让我离婚，我干吗要离婚?这样我是局长 夫人!至于那点事儿，我随时可以——

**孟繁荣** 你!你到底是有这种事儿? **陈宝花** 有!而且不止一个。

**孟繁荣** (揪住心口，大叫)把药给我!药!

**陈宝花** (跳开)我就知道，我快熬出头了，真是老天有眼! **孟繁荣** (急剧气喘，声音微弱)药……给我药 ……

**陈宝花** 药?药在这儿。你看着，(走到窗前，把窗子推开，把 药瓶扔了出去)这药坏了，变质了。(拉一把椅子坐 下)离婚?我让你先发昏!(双手抱膀看孟繁荣挣 扎，脸上变幻着冷酷和阴鸷)

孟繁荣 (使劲张了张嘴，但发不出声音。突然，发出一声暗 哑的闷叫)你休想——(身子一挺，噗通跌倒，把蜡烛

也碰倒了) 〔 黑 暗 。

〔突然，几道炽白的闪电颤抖地闪射着，使房间里的 一切显得光怪陆离而又阴气森森。接着，响起一声 炸雷!孟繁荣的画像“咣当”一声落下来，正砸在陈 宝花的背上。她“啊”地一声，扑倒在地，惊恐地回头 望去，在灼灼闪耀的电光中，孟繁荣的画像竟安然地 落在她方才坐过的椅子上。画像上的油彩在电光中 跳跃着变幻着，画像中的孟繁荣在愤怒地凝视着她。 陈宝花惊恐万状。

〔骤然，电灯亮了。陈宝花梦醒般地四下看看，突然 大叫一声“繁荣”,扑到孟繁荣身边，用手摸摸，转身 跑到门外，少顷拿着药瓶返上，向孟繁荣嘴里塞药。

**陈宝花** 繁荣啊，你醒醒，你醒醒!

〔门启，小琴上。

**小** **琴** 啊，局长怎么了?

**陈宝花** 你这死丫头，你跑哪去了?

**小** **琴** 我到医院去了。局长，局长!

〔孟繁荣呻吟两声，苏醒过来了。

**陈宝花** 快，扶到楼上去。(与小琴扶孟繁荣上楼) 〔场上空无一人。

〔少顷，陈富堂一只手拿鱼杆，一只手拎两条鱼，乐颠 颠进来，浑身湿漉漉的。

陈富堂 (进屋就喊)小琴，小琴!(抖抖手里的鱼)唉，鱼呀 鱼，你们也知道过节了，知道我老头儿这日子不容 易，都来给我壮脸来了。谢谢了!你们放心：上桌儿 的时候，我保证一筷头子也不动你们，我这个人讲义 气呀 ……

〔小琴自楼上匆匆跑下。

**陈富堂** 小琴，看看，这是什么?我老头儿今天时来运转，哈 哈哈 … …

小 琴 你还“哈”呢，你都犯事了!前几天你回老家干什么 去了?

**陈富堂** (吓傻了)啊?怎么,来人了?

小 琴 老家来信了，把局长都气病了。你呀，你呀!(打电 话)喂喂，医院吗?喂，喂，我要急救车 …… (撂下电 话，拿起雨伞，跑出去)

陈富堂 (把鱼和鱼杆往旁边一扔，一拍大腿，就势蹲在地下 搓脑瓜皮)唉!我就觉得这个事儿是个悬事儿，这还 真就出事儿了!

〔这时，陈宝山手拿雨伞，拎着一小包月饼走进来。 **陈宝山** 怎么啦?

**陈富堂** 漏汤啦! **陈宝山** 噢?

**陈富堂** 老屯那边来信了，把我回去弄秘方的事告诉繁荣了。 我也是!我拿着繁荣的名片显派个什么劲儿呢?若 不，他上哪儿找我去?

**陈宝山** 让天生拿秘方去深圳找林小姐的事儿，他知道吗? **陈富堂** 我哪知道他知道不知道哇。

**陈宝山** 没事，你别这么慌慌张张的，秘方的事儿不算个事 儿 。

**陈富堂** 你爹是个不能摊事儿的人哪。

**陈宝山** 都这么大岁数了，就枪毙了才少活几天儿啊?没事 儿，挺住。现在关键是那头—王天生这小子一走 十多天了，音讯全无。估计这小子是要跟咱们耍驴 皮影儿啊。这次他去深圳，我还给他带了五千块钱 呢……

〔陈富堂突然站起，向楼梯走。 **陈宝山** 你干什么?

**陈富堂** (欲哭)繁荣对我不薄啊，我这太对不起人了，我坦白 去 。

**陈宝山** 回来!坦什么白?你在监狱里学那套玩艺儿又拿出 来了!

**陈富堂** 我光坦白自己的事儿；不挂拉你们还不行吗? **陈宝山** 不行，你这就等于告密。

〔陈宝山上前要去拉陈富堂。就在这个当儿，陈宝花 出现在楼梯顶端。她冷冷一笑，缓缓地走下楼来。

**陈宝山** 二妹，听说繁荣发病了?

〔陈宝花没理他，径自到沙发上坐下。陈宝山欲上 楼 。

**陈宝花** (用手势轻轻一拦)别上，他睡着了。

**陈宝山** 哎呀，那得赶紧叫救护车呀。(欲打电话) **陈宝花** 行了行了，都消停点吧。都坐下。

〔陈富堂、陈宝山互相看看。

**陈宝花** 这事儿还需要核计核计吗?都坐下! 〔陈富堂、陈宝山坐下。

**陈宝花** (点着 一 支烟)听说你们爷俩最近都挺忙啊?老爷 子，你先说说吧，你都忙些什么哪?

**陈富堂** (嗫嚅)我能忙啥呀，我这么个废人……

**陈宝花** 你那能耐大了，你都成了地下党了!你不是负责取 联络图的吗?

**陈富堂** (瞥了陈宝山一眼)宝花，呆会儿爹单独跟你解释。

**陈宝花** 用不着解释。老爷子，明天你给我搬出去，我家不留

你 。   **陈富堂** 你哥哥那就两间屋，我往哪儿搬哪?

**陈宝花** 你愿意往哪儿搬就往哪儿搬!反正我是不留你了。 你不能和你儿子捣鬼儿吗?搬到一块儿，捣鬼儿方 便，捣去吧!

**陈富堂** 宝花，爹向你坦白：这个秘方我拿回来就是想和你合 作，是你哥他非要和王天生……

**陈宝山** (目露凶光)什么秘方?我咋没见过呢?我和王天生 怎么了?说呀，你说呀!

〔陈富堂见陈宝山气势汹汹，不说了。

**陈宝花** 行了，你也别演戏了。我告诉你们吧：王天生拿着你

们那个破秘方到深圳去诈那三十万，已经被人家识 破了。他这叫诈骗罪。这事儿若是追究起来，你们 俩就是同案犯!我原来想，我就你这么一个哥，等钱 过来给你一点儿，哪怕是三万五万的呢。你可倒好， 整天耷拉个脑袋算计你妹妹。你对得起你妹妹这片 心思吗?现在我若是再给你，你还好意思要吗?

**陈宝山** (冷笑)听你这口气，好像这钱你已经到手了似的。 **陈宝花** 这就不用你操心了。

〔陈宝山站起向外走。 **陈富堂** 宝山，你干啥去呀? **陈宝山** 我跳楼去!

**陈富堂** (慌忙拦住陈宝山)宝山，明天我得搬你那儿去。 **陈宝山** 宝花方才说的是气话。

**陈宝花** 不是气话，明天必须搬! **陈富堂** 你看看，你看看……

**陈宝山** (焦躁地)哎呀，我这心里还有大事呢!(突然蹲下) 唉!叶利钦哪、克林顿哪，你们俩怎么就不疯一个 呢?把那个核电钮拿出来摁巴摁巴，把这个破地球 炸了得了，谁他妈也别活了!(一拍大腿，起身向门 外走)

**陈富堂** 宝山，宝山……

陈宝山 (突然回身)宝花，你听着：咱们家有些事儿，要是真 较起真儿来，抖落出去，花花柳柳的，对谁脸上可都 不好看。(对陈富堂)你就住这儿，我看谁敢撵!(转 身要走)

陈富堂 那……(对陈宝山哈哈腰)谢谢，谢谢。(又对陈宝花 哈哈腰)谢谢，谢谢。(钻进小屋)

〔响起敲门声。

**陈宝花** (没好声儿地)谁?

〔门开了，进来的是林小姐。陈宝山、陈宝花惊诧。 **林小姐** 二位好!

**陈宝花** 林小姐，你怎么突然——

**陈宝山** (急切地)林小姐，你见到王天生了吗? **林小姐** 他还没回来吗?

**陈宝山** 没有哇!这小子躲起来了?他跟你谈到秘方的事儿 了吗?

林小姐 谈了。那怎么能成呢?怎么能那样办事情呢?可能 是我当时话重了一些，王先生脸色很怪诞，突然大笑 不止，然后扬长而去。我应该向他道歉的。他是不 是病在路上了?

**陈宝花** 林小姐，您请坐。您今天突然来这儿—— **林小姐** 董事长接到孟繁荣先生的电话之后…… **陈宝花** 他们什么时侯联系上的?

林小姐 (一笑)董事长听到孟繁荣先生的做法之后，非常感 动，也非常兴奋，病奇迹般地好了，人也精神了许多。 他不仅决定来剪彩，还决定再追加五十万美元办一 所中学。今天，董事长电话指示我，把这八十万美元 的汇票直接交到孟繁荣先生的手里。孟先生现在在 吗?

**陈宝花** (因紧张而口吃)他、他现在已经……已经病危了，你 就把汇票交给我吧……

〔这时，楼梯上端响起一个声音：“是林小姐吧?” 林小姐 (回头望去)您是孟繁荣先生吧?

〔林小姐与孟繁荣相视，定格。

〔画外音：“一年以后，梨树沟小学和山城子中学双双 落成。孟繁昌老先生回国剪彩，并再度给市希望工 程捐资一百万美元。孟歌出任梨树沟小学校长。孟 繁荣退休后，被聘为山城子中学名誉校长。陈宝花 与盂繁荣离婚，改嫁他人。王天生一直没有回来。 很多人猜测他是为了躲债而在外游荡，也有旅游者 说在一个南方小刹里见到了他，说他已剃度当了和 尚。见者与之搭话，他视而不见，默然不语。陈宝山 被起诉。半年前的一个夜晚，他跳楼自杀。他原打 算从七层楼上跳下去，可经过一番测量，最后选择了 二楼，只造成右脚轻微扭伤，但他从此坚持卧床不 起，见人便哭叫不已。”

〔画外音中，舞台前区的景物渐渐模糊。舞台深处渐 渐升起光晕，如日初升，霞彩绚丽。一片辽远飘渺的 天籁之声隐隐传来。与之同时，昂然响起孩童们嘹 亮而稚嫩的诵书声，不同声部、不同音调地重迭着、 交 织 着 —

“春眠不觉晓， 白日依山尽， 床前明月光，

处处闻啼鸟。 黄河入海流。 疑是地上霜。

夜来风雨声，

欲穷千里目， 举头望明月，

花落知多少。 更上一层楼。 低头思故乡。"

〔晨曦月光，如诗如画。 〔书声朗朗，如歌如潮。

——剧终

**警** **星**

李景文



人 物

余田壮——派出所民警，39岁。

阿 芳——余田壮的妻子，37岁。 赵庆平——派出所所长，40岁。

罗 姨——赵庆平的妻子，40岁。 玲 玲——赵庆平的女儿，10岁。 曾锦春——派出所民警，34岁。

高 敏——曾锦春的妻子，30岁。 杨生柯——派出所民警，24岁。

阿 红 — 杨生柯未婚妻，21岁。 钟 明——-派出所民警，24岁。

阿 琪——钟明的女朋友，22岁。 刘志光——派出所民警，23岁。

叶宏胜——个体户，男，39岁。 阿红娘——阿红的母亲，45岁。 阿芳娘——阿芳的母亲，60岁。 汪经理——商人，42岁。

张凤英——机关干部，女，42岁。

众棋迷、刘七、王三、云姬、康洪山、何校长、黄主任及 众民警。

**时** **间：**九十年代。 **地** **点：**广东惠州。



〔湖滨僻静处，昏暗的夜。汽车声迅疾而又遥远， 孱弱的虫鸣吟唱着这里可怕的静寂。

〔两个行人匆匆走过。稍缓，响起一个老头的喊叫 声：“老张，老张，找死了不是!”喊叫声里，老头 甲、乙一前一后上。

**老头甲** (逮住老头乙)老张 …… **老头乙** (甩脱)要下，就这儿!

**老头甲** 前天这儿还发现了死尸，你不知道?

**老头乙** 有那帮跟屁虫胡搅蛮缠，这棋下得了吗?怕死，那 就回、回吧。

**老头甲** ( 豁出去)摆棋，摆棋。

〔俩老头刚铺开棋子，几个棋迷即跟踪而至，其中 一个挂着耳机听音乐。

**众棋迷** (不约而同)哈，找着了，找着了! 老头乙 喂喂，这已经是鬼都害怕的地方了。

棋迷甲 嘻嘻，您二老不怕打劫，咱们还怕强奸吗? 〔众棋迷开心哄笑。

**老头甲** ( 板起脸要收棋)不下了，不下了。

众棋迷 (嬉皮笑脸，七嘴八舌)哎呀，哎呀，保守什么呀?

让咱们长长见识……谁再放半个屁，谁他妈不是 人 。

〔对奕在无奈中进行。

〔扮成捡破烂的余田壮、刘志光上，佯装到这儿来 露宿。另一侧，酒足饭饱的汪经理被两个陪员簇拥 着上。汪经理一副末流大款的气派。

**汪经理** 唔，这地方好清幽呀……好，嗯? **女陪员** (害怕地)汪经理，这地方 ……

**男陪员** 呃，还是上卡拉OK 吧。

**汪经理** 吃饭时不是卡拉过了?改革开放新事多，餐餐吃饭 带唱歌……哈哈，没意思啰——唱来唱去几支歌， 搂来抱去迪斯科。实际问题没解决，结账买单二千 多。回到家里三四点，黄脸婆子还啰嗦……哈哈，

陈小姐，说笑了。(趁机捏了女陪员一把) **女陪员** ( 装不介意)注经理可是个正经人。

**汪经理** 正经人?噢，那就算不上啰。十个男人九个花， 一 个不花身体差。哈哈，这又说笑了。(又趁机摸女 陪员的脖颈)

**女陪员** (闪开)汪经理，这儿不安全。 **汪经理** (一惊)不安全?

〔农民夫妇携带简陋行装上。他们也是来找地方露 宿 。

汪经理 (看到下棋和露宿的人，大手一挥)没事，没事。 (毕竟担忧)哎，公安警察也不上这儿来管管?难 怪到处有人说： 一流警察交警队，路上罚款酒店 醉；二流警察刑侦队，流氓来了他撤退……哈哈! 〔刘志光抬头看汪经理，余田壮示意他躺下。刘七、

王三上，稍作窥视便凑到下棋的人堆里。

**棋迷甲** (指点棋局)跳马，跳马! **棋迷乙** 不!拱卒子，拱卒子!

**老头甲** ( 起身掐棋迷乙的脖子)你他妈的…… **棋迷乙** ( 翻白眼，仍叫喊)拱卒子……

〔老头甲猛力操倒棋迷乙，自己也踉跄跌倒。众棋 迷拍掌起哄。

〔刘七、王三偷钱包后要溜。 **老头乙** (惊叫)不好，我的钱包!

棋迷甲 哇，我的也没有了。(冲着刘七、王三的背影)站 住!(上前揪住刘七)

刘七(猛然转身，凶神恶煞地)吼什么?

棋迷甲 (眼睛发直腿发软)我 …… 刘 七 (霍地抽出砍刀)吼什么!

〔众人大惊欲走。刘七、王三一声大喝，分头把去 路截住。余田壮、刘志光为之一震。

刘 七 咱哥儿们今天向诸位讨点酒钱。

王 三 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帮着点儿吧!(冷不防 摘了棋迷乙的微型收录机)哼，这东西值多少?

棋迷乙 (吓得结结巴巴)八、八百多。 王 三 好嘞，下辈子还你了。

刘 七(挥舞砍刀)统统搞掂了，搞掂了!

〔早已目瞪口呆的众人，现在哆哆嗦嗦交出钱物。 王三变魔术似的抽出一只大包，把钱物塞进包内。 余田壮、刘志光不敢惊动他们，悄然躺下。

刘 七 (托住女陪员的下巴)腰挂BP 机，不是女秘就是 “鸡”。(收了女陪员的传呼机，又摸着她的脸)来，

亲老子一下。(见女陪员浑身颤栗，反手一巴掌) 去你妈的!(又盯住汪经理)嗬，你可是一条大水 鱼哟。(拍打汪经理的大肚子)

**汪经理** (捂住肚子，仍忍痛赔笑)好说，好说。(赶紧褪下 手上的金戒指送给刘七)

〔王三窜上来扯汪经理的领带，几乎把人拽倒。

刘 七 (从余田壮和农民夫妇身边走过)免了你们这些穷 鬼了，走!

〔刘七、王三扬长而去。

**汪经理** (跌倒在余田壮身边，感叹)穷人好，还是穷人好 呀!

**农** **妇** (用湖南话说)堂信，还是花钱住旅馆吧。 〔众人如梦方醒。

**老头甲** 我说了吧，找倒楣不是!

**汪经理** (气急败坏，唾沫四溅)翻天了，是共产党的天下 还是烂仔流氓的世界?嗯?报纸电视天天吹嘘这里 出了英雄、那里出了英雄，英雄在什么地方?全他 妈狗熊! (见女陪员愤然离去)哎，陈小姐 … … (迁怒于众人)你们、你们狗熊，全是狗熊!

**棋迷甲** (恼怒，气势汹汹)哈，我们是狗熊，你又是什么? 你他妈的，不是吓得尿都洒在裤档里了吗?

众 人 (群起而攻之)现在这么气壮如牛，刚才怎么像是 断了脊梁的狗呀?……你他妈的找不自在是不是?

**汪经理** 我……那些戴大盖帽的干什么去了，嗯?国家养着

他们，难道他们只会流氓来了先撤退?嗯?

众 人 (七嘴八舌)对对，那么多公安警察都干些什么了?

*……就是…* *…*

**余田壮** 喂，你们赶快走吧!

**众** **人** 你丢了钱包吗?……流氓拔了你一根毫毛吗?多什 么臭嘴 ……

**老头甲** 喂，要是刚才有这股劲头，你们不正好当英雄了?

**汪经理** (气势汹汹)老东西，你巴不得我们当老板的去送 死!

**老头甲** 那还要我老头子去送死吗?

**众棋迷** 你老东西嫌活得不够，倒叫我们年轻仔去送死? 〔刘七、王三复上。

刘 七 ( 喝 斥 ) 谁 想 找 死 ?

〔众人战战兢兢缩成一堆。

刘 七(问汪经理)刚才那个小鸡婆呢? 汪经理 (哆哆嗦嗦)走、走了 … …

王 三 (劝刘七)算了，发廊有的是。 刘七(指着农妇)过来，老母鸡!

农 妇 (魂不附体)娃子，我不行呀……

刘 七 (意外，用湖南话)呀，还是老乡哩……那就不搞 你了，把衣服脱光就算喽。

〔众人可悲地让开，把农妇和农夫亮出来，随之想 溜走。

王 三 (挥动砍刀， 一声猛喝)谁敢走开!

刘 七 为了报答诸位，我请诸位开开眼界，看看老鸡的脱

衣舞。过来吧!(冲向农妇) 农 夫 (忍无可忍)老子拚了你!

〔王三自侧边飞起一脚，农夫随即扑跌倒地。刘七 扯农妇的衣服。农妇惊叫求饶，众人低头缩成一 堆。这时，余田壮上前在刘七身后拍了一下。

**余田壮** (怪怪一笑)小兄弟，别那么肮脏。

**刘** **七** (有点儿意外)嗬，吃咸(闲)了你! **余田壮** 嘻嘻，你已经犯法了，快走吧。

〔 刘 七 愣 住 。

**余田壮** (开玩笑似的在刘七脸上抹了一下)走吧。 刘 七 (大怒)我废了你!(举刀就砍)

〔余田壮喝叫一声便出拳还击。刘志光在一边截住 王三。四人一场扭打，刘七、王三被击昏倒地。

众 人 (看得心惊胆战，这时才欢呼起来)了不起，了不 起呀!……救星呀!

**汪经理** (激动不已)英雄，了不起的英雄! **老头甲** 这个社会太需要这样的英雄了!

**汪经理** 对对。英雄，捡什么垃圾呀!汪某人聘你，高薪聘 你，可以吗?

**余田壮** 对不起，咱们只是捡破烂的命。

**棋迷甲** (指着刘七、王三惊呼)活了，又活了。

〔余田壮、刘志光取手铐将歹徒扣住。 众 人(惊讶)你、你们……

余田壮 (瞅着汪经理，以嘲讽的口吻)“流氓来了他撤退”! 众 人 (恍然)啊，警察，化了装的警察!

汪经理 啊，英雄，当代的英雄! 众 人 对对，了不起的英雄!

刘志光 够了!仅仅两个歹徒，居然敢这样无法无天，你们 所有的人难道不感到可耻吗?

余田壮 社会需要的不只是一两个英雄，我们需要的是整个 社会的浩然正气，每一个公民的见义勇为!(听到 对讲机发出呼叫信号，迅速地)同志们，我们在执

|  |  |
| --- | --- |
|  | 行任务，请你们赶紧离开，赶紧离开!哦，请协助 我们将罪犯送到派出所。  〔众人不敢上前。 |
| 刘志光 | (没好气地)快，那是死老虎。  〔众人乱哄哄押歹徒下。余田壮打开对讲机。赵庆 平出现在后侧光区里。 |
| **余田壮** | 所长，我是余田壮，这里出现了意外，我们不得不 暴露身份制服罪犯。 |
| 赵庆平 | (用对讲机)罪犯处理了吧? |
| 余田壮 | 已经处理完毕。 |
| **赵庆平** | 好。余田壮、刘志光，根据最新线报，那帮狡猾的 家伙又临时改变了交货地点…… |
| 刘志光 | 什么,又改变地方了? |
| 余田壮 | 所长，说情况吧。 |
| **赵庆平** | 你们立即赶到牛角湾仓库潜伏下来，紧紧盯住仓库 左边136号出租屋 …… |
| **刘志光** | (夺过对讲机)所长，已经熬了三天三夜，我们是 人不是机器呀! |
| 赵庆平 | 发什么牢骚!执行命令!为了制止毒品侵害我们的 兄弟姐妹，为了人民的安宁和幸福，我们只能坚持 再坚持! |
| **余田壮** | 是! |
| **刘志光** |  |
|  | 〔 暗 灯 。 |

〔赵庆平家，深夜。

〔客厅无人，听得见卫生间自来水哗哗响声。邻居 家有谁在哼唱粤语爱情歌。突然一声枪响，身着睡 裙的罗姨从卫生间上，惊恐地扑向窗台。窗台外夜 色如烟，歌声依然。一个妇人的喊声响起：“强仔， 还不睡觉去!”稍缓，罗姨转身。

罗 姨 (神思恍惚)幻觉，幻觉 …… (晃晃脑袋，试图清 醒清醒，习惯地走到立柜前取出了酒和酒杯，把酒 斟满)

〔高敏拎着旅行箱和未启封的婚妙上，摁门铃。

罗 姨 ( 一 惊)谁?

高 敏 罗姨，睡了吗?

罗 姨 (仍不敢上前)你是谁? 高 敏 怎么,我是高敏呀。

**罗** **姨** 啊，来了来了。(急欲开门，忽又回身，慌里慌张 把酒藏起来，不料杯里的酒泼翻在地，便踏了两

脚，这才急急地开了房门，十分热情地)快进来 吧 。

高 敏 (进门，听到自来水响)哦，在冲凉?

罗 姨 对对，我去把水关了。(急下)

高 敏 (一屁股坐到沙发上，漫不经心地再看看新买的婚 纱，接着闻到了浓烈的酒味)哎，罗姨，赵所长回 来了?

〔 罗姨跑上 。

罗 姨 什么,老赵回来了? 高 敏 我问你呢。

罗 姨 (失意地)不是执行任务去了吗? 高 敏 那怎么一股子酒味?

罗 姨 哦 … … (掩饰地)玲玲讨厌鬼把她爸爸的酒给洒 了。

高 敏 罗姨，劳驾你明天把这个转交给阿红。(递过婚纱) 罗 姨 婚纱!阿红的?

高 敏 星期天杨生柯跟阿红不是结婚吗? 罗 姨 (一拍额头)嘻，我倒忘了这事了。

高 敏 今晚我得赶去青岛，阿红的喜酒我就喝不上了，到

时候替我表示个歉意。 罗 姨 哦，你要出差?

高 敏 要不，我也不会这么晚打搅你了。 罗 姨 可是……曾锦春也不去喝喜酒吗?

高 敏 已经三天三夜没回家，天知道曾锦春能不能活着回 来。

罗 姨 怎么这么说话!

高 敏 你和我都嫁错老公了——这些吃公安饭的家伙，结 了婚的连搂着老婆睡觉的功夫都没有，就要结婚的 杨生柯到现在也还不知人在什么鬼地方。

罗 姨 是呀，一去就三天三夜，连个电话都没有……听说

这次是要破获一个贩毒团伙，那些毒贩子手里都有 枪，我也真担心他们出事。

**高** **敏** 我就巴不得曾锦春出点儿什么事，这样我就好放开

手脚重新嫁人 — **罗** **姨** 瞎说什么呀!

**高** **敏** 如今这年头，女人嫁他三个五个男人，那才时髦

呢 。

**罗** **姨** (忍俊不禁)高敏呀高敏! 高 敏 (看表)哎，酒还有吗?

**罗** **姨** 你想喝酒?

**高** **敏** 上车之前不如先麻醉一下。 **罗** **姨** 你高敏也要麻醉?

**高** **敏** 你说我和曾锦春算什么夫妻?我出差回来他在执行 任务，他好不容易休息在家我又要奉命出差。这回

更好，进到车厢里还老得想着他人是死是活。 罗 姨 别说了，我拿酒来。(迅速拿来酒和两只酒杯) 高 敏 哈，没准这酒就是你自己喝的。

罗 姨 不不，我是陪你喝一点儿。(低头倒酒)

高 敏 别瞒我了。早就听说你得靠安眠药才能熬过这漫漫

长 夜 。

罗 姨 (凝视高敏，不由点点头)后来大夫说安眠药吃多

了不好，所以……

**高** **敏** 所以就改成喝酒了?

罗 姨 它能帮我忘掉一些事。

高 敏 来，喝吧。忘掉老公，喝吧!

〔两人一口把酒喝尽，高敏再倒酒。 罗 姨 哎，刚才听到打枪了吗?

**高** **敏** (吓一跳)打枪?哪儿? **罗** **姨** 刚才，你进门之前。

**高** **敏** 是你脑子里响枪吧?昨天晚上，我也梦见曾锦春让 人给打死了。

**罗** **姨** (惊讶地)你也做恶梦? **高** **敏**因为美梦太少。

**罗** **姨** 是呀是呀，黑社会有枪，流氓烂仔也有枪。这两 年，单咱们广东就倒下了二三十个警察。高敏呀， 我越来越习惯胡思乱想了，只要老赵去上班，我心 里就整天七上八下……

高 敏 (怕交谈下去)哦，我得赶火车了，来，喝酒。 〔阿红上，摁门铃。

罗 姨 (神经过敏地)他们回来了!(扔下酒杯就去开门) 哇，阿红!

高 敏 噢，快进来，未来的警嫂!

阿红(进门)哇，女人也会酗酒，而且深更半夜。 高 敏 (反应敏捷)喝你的喜酒呀。

阿 红 (俏皮地打个响指)对，我就是来送请柬的。(发请 帖)罗姨，这是您和所长的。高敏姐，后天请你赏 光了。

罗 姨 怎么,请束还要新娘子亲自派发?

阿 红 我妈一百个不同意，没办法，只好自食其力了。

高 敏 你妈是对的……哦不，新娘子，恭喜恭喜。(捧着 婚纱送给阿红)

阿 红 送给我的?(一看就喜欢)谢谢!

高 敏 你来得正好，否则我要请罗姨代劳了。 阿 红 为什么?

**高** **敏** (无奈地)今晚我就得去青岛，喝不上你的喜酒， 请多多原谅了。

阿 红 什么,今晚你就走?哎呀，高敏姐缺席，那我的婚 宴岂不黯然失色了?

高 敏 哈，阿红老师擦皮鞋擦出国际水平了。 阿 红 真的，我从来就美慕你惊人的漂亮。

罗 姨 哎，阿红，我的贺礼明天再办，现在你把高敏的婚 纱穿起来试试。

**阿** **红** (神采飞扬)现在就过把瘾?

**高** **敏** 过把瘾那是你跟杨生柯搂在一块儿的时候。(捧腹 大笑)

[阿红笑着要扭高敏，罗姨操她进卫生间换婚纱。 〔男青年上，直闯进门。

**男青年** 赵所长，赵所长!

**高** **敏** (训斥地)深更半夜，喊什么! **罗** **姨** (温和地)小伙子，所长不在。

**男青年** (急迫地)你们派出所余田壮的儿子让汽车给撞了。

**高** **敏** 什么什么?你胡说些什么?

**男青年** 汽车在街上撞倒了一个男孩子，我从那儿路过，认 出来是你们余田壮的儿子。

**罗** **姨** (大吃一惊)人在哪里? **男青年** 司机送他去医院了。

高 敏 打电话，给阿芳打电话。

罗 姨 对对，打电话。(在原地打转) **高** **敏** (着急地)号码，电话号码有吗? 罗 姨 哦，有，有……别急……

〔身披婚纱的阿红上。她显得丰姿绰约，光彩照人。

高 敏 罗 姨

**高** **敏** **阿** **红** **罗** **姨**

**男青年**

〔电话铃响。

(抓起话筒)嗯 … … (突然提高嗓门)啊，赵所长! (夺过话筒)老赵，你回来了?什么,你在医院?

老天爷，你在医院干什么?什么什么,谁受伤了? (不约而同地)谁受伤了?

(目光一触及阿红，赶紧放下话筒，挂断电话)啊 呀，我的天 … …

〔高敏、阿红连声追问着。

喂，我再说一次，余田壮的儿子让汽车撞了，我尽 义务报过信了。(下)

〔电话铃再次响起。三个女人一震，想抢话筒，但 手又缩了回来。

〔电话铃再响。 〔暗灯。

三

〔医院大院内。

〔赵庆平上，他拎着两袋慰问品。曾锦春跟上。

**曾锦春** 所长。

**赵庆平** 哎，你回来干什么?

**曾锦春** 听说余田壮的儿子 ……

**赵庆平** 对，被汽车撞伤了。哦，你休息你的去吧，至少也 陪陪高敏。

**曾锦春** 你看这个。(掏出便条)

赵庆平 (念)“亲爱的甜甜的有你等于没你一样的：很感谢 你指派的同类陪伴了我三天三夜，现在我要在青岛 遥看它们咬你的床板……”喂，高敏的同类是什 么?

**曾锦春** 老鼠，高敏属鼠。

**赵庆平** (苦笑)你们俩呀， 一个是水里的船一个是岸上的 车，总也凑不到一块儿。(把字条还曾锦春)

〔阿红张惶失色地上。

阿 红 赵所长，杨生柯出事了?

〔赵庆平不知如何回答。

阿 红 (哭出声来)明天就要结婚，他怎么就出事了呢?

**赵庆平** 阿红，先不要着急，好吗? **阿** **红** 告诉我，他在哪号病房?

**赵庆平** 这样吧，你先回家，有什么情况我会尽快告诉你。 **阿** **红** 不，你们的表情已经在告诉我，他伤得很重很重。

他会需要我的，告诉我他在哪儿?(见赵庆平不答， 跑下)

〔刘志光、钟明上。

**刘志光** 所长，指导员陪着局长、政委来了。 **赵庆平** 在哪儿?

**钟** **明** 在看望杨生柯。

**刘志光** 大夫说，大夫说杨生柯挺麻烦的。 **钟** **明** 说他不能结婚……那功能没了。

**赵庆平** 什么,那功能 … … 没了?(急切地)阿红，你们看 见了阿红没有?快，一定得瞒住她!

〔赵庆平率先跑下，曾锦春、刘志光随下。钟明被 上场的阿琪叫住。

钟 明(无心逗留)我正忙着呢。

阿 琪 (生气地)讨厌我了?我早就知道你讨厌我了。

钟 明 杨生柯受了很重的伤，余田壮的儿子又被汽车撞 了，我们心里都乱得很，忙得一团糟。

阿 琪 可我妈——

钟 明(一听就烦，情不自禁地露出鄙夷的神色)又是你 妈又是钱!见面就谈钱……阿琪，我上个月的工资 全都给了你了。我一没挖金子二没开银行，哪来那 么多钱呀?

阿 琪 又不是我要，我妈老逼着我……

钟 明 我就想象不出，你妈这个当年全市有名的劳动模

范，怎么会变成一个老财迷了。

**阿** **琪** 钟明，也许你不明白，可是我已经明白生活中什么 东西最宝贵。我妈这辈子明白得太晚了，就剩下了

一身病。现在谁还把她当人看了!

钟 明 阿琪，我没功夫听你发牢骚。(要走) **阿** **琪** 那你先给我五千块。

**钟** **明** 刚才就说过了，我是一个穷警察。 **阿** **琪** (讥诮地)你居然这么可怜!

钟 明 (按捺不住)看不起你就滚! 〔阿琪愣怔片刻，扭头就走。

钟 明 (赶紧留住阿琪，耐着性子解释)阿琪，我心里烦，

不是因为你，是杨生柯的事使人心烦意乱。

阿 琪 早知道你是个坏良心的东西。

钟 明 下次见面，咱们不谈钱，好吗?

阿 琪 不谈钱?连我妈都明白钱才是世界上顶顶重要的东 西。美国为什么称世界老大?因为人家钱多!香港 为什么那么重要，因为人家有钱!

钟 明 (嘲笑地学)“有很多很多的钱!”

阿 琪 你说有谁不谈钱?没钱又搞不到钱的人，活得很无 能的人才怕谈钱。

钟 明 (伤了自尊心)好好，我搞不到钱，我活得很无能， 行了吧?

**阿** **琪** 你是死要面子活受罪。当初拍拖的时候，你是怎么 跟我吹的?你还说什么房子任我住，小车由我开 可现在连几千块钱都拿不出来，你不觉得 … …

钟 明 (被数落得满脸羞惭)警察也不是不可以发财，只 要准备好坐牢杀头就是了。

**阿** **琪** 当初怎么不说坐牢杀头?

**钟** **明**(终于忍不住)当初因为太天真

**阿** **琪**(有点儿怯怕，停了停，以一种商量的口吻)我问 你，有笔钱想不想赚?

**钟** **明** (赌气地)想，为了你!什么钱?

**阿** **琪** (轻声地)有个老板在海边买了辆光头车 ……

钟 明 (知道了下文)让我开到惠州来? 阿 琪 报酬是两万，一个晚上就搞掂了。 钟 明 你呀，尽叫人干犯法的事。

阿 琪 真是个死脑子!要说犯法，那些当官发大财的，开 公司发大财的，拿三五百块工资天天抽“中华”、 “红塔山”的，哪个不犯法?犯法不犯法，就看你 是不是倒楣被抓住了。

钟 明 清查走私车的人去开走私车——我、我实在 …… 阿 殡 抱我上床你怎么就敢?(哭，跑下)

〔 暗 灯 。

〔医院手术室门外。

〔阿芳守在门外，忧心如焚。罗姨焦灼不安地走来 走去。阿芳娘唉声叹气坐在一侧的长椅上。老人家 瘸了一条腿，拐杖斜搭在大腿旁。她打了一个很响 的喷嚏，把拐杖撞落下地。冷不丁的震响，又使罗 姨、阿芳吓了一跳。

**阿** **芳** (捡起拐杖)妈，您还是回去吧。

**阿芳娘** 不晓得你儿子是死是活，我能安心回家?(一把眼

泪一把鼻涕地)我、我可怜的小华呀 ……

**阿** **芳** 妈，您别哭了好不好呀! **罗** **姨** (压低声音)医生来了。

〔护士从手术室上。 阿 芳 医生，怎么样呀?

罗 姨 (焦灼地)从昨天晚上到现在 ……

护 士 (显出职业的平静与漠然)那正好说明很难办嘛。 (下)

〔叶宏胜上，拿着花束探头走进。 **叶宏胜** 阿芳，老同学……

〔阿芳十分惊诧。叶宏胜看到阿芳娘，即趋前几步。 **叶宏胜** 伯母，您也来了!

**阿芳娘** (打量地)你是……叶宏胜 ……

**叶宏胜** (满脸笑意)对对，伯母还记得我……啊，伯母，

阿芳的儿子 …… **阿芳娘** 你也知道了?

**叶宏胜** 是呀是呀，听到传闻……伯母，我在惠州工作好两 年了 …… (听到阿芳哭泣，转过身来)阿芳，不会 太严重吧?

**罗** **姨** 昨晚出的事，医生忙到现在还……

**叶宏胜** 阿芳，伯母，事情都出了，着急也没有用。医院里 我有不少朋友，我找他们一块儿来看看。(把花束 送到阿芳眼前)给你儿子的。

〔阿芳总躲避着叶宏胜的眼光，这时迟疑地接下花 束。

**叶宏胜** 我去找医生，啊。(下)

〔阿芳窥视手术室。余田壮上。

**余田壮** 我儿子怎么了?(见阿芳回头，冲到她跟前)小华 到底怎么样了?

罗 姨 (声音发颤)大、大夫来了。

〔所有的人不约而同盯住手术室的门。稍缓，医生 迈着蹒跚的步子缓缓走出，走到余田壮跟前。

医 生 (声音低沉地)我们尽了最大的努力 …… (摇了摇 头，慢吞吞递过死亡通知书)

余田壮 啊，我的华华!(捉住医生的手)医生，医生 …… (看医生做了个无奈的手势，甩开医生跌跌撞撞冲 进手术室)华华，我的小华 ……

阿 芳 (绝望地冲进手术室)华华，妈妈的儿子呀!

〔医生追进手术室。罗姨茫然失措。阿芳娘也喊叫 着要冲进手术室，却扑跌在地，拐杖滑出老远。罗 姨慌手慌脚去扶起阿芳娘。这时，余田壮像一头咆 哮的狮子从手术室冲出来。

**余田壮** 谁、谁断送了我的儿子?

〔赵庆平、曾锦春、刘志光上。

**赵庆平** (抱住余田壮)老余，余田壮，冷静点儿!

**余田壮** (伤心绝望)我就一个儿子，你们母女俩……害了 我的儿子……

**阿芳娘** (抓住拐杖朝余田壮横扫过去)害你儿子的就是你! 〔曾锦春、刘志光扶住阿芳娘。

阿芳娘 没了，好端端的外孙就这样没了 …… (怒上心头， 拍打靠椅)余田壮，你的罪过呀!是你的罪过呀



**曾锦春** 老外婆，您是上了年纪的人了，要节哀啊……

**阿芳娘** (老泪纵横地)你们不知道呀 … … (放声叫起来) 老天爷，我们怎么就好心没好报呀!

**赵庆平** 老外婆，有话就慢慢说吧。

**阿芳娘** 余田壮要去执行公务，临走把三个落难的外省人领

到家里来，管他们的吃还管他们住。他一走就三天 三夜，可怜阿芳忙完上班还要忙老忙少忙里忙外。 两间屋子怎么住得了那么多人呀……后来，又发现 那三个人有一个得了肺结核，阿芳自己不怕，就担 心儿子被传染上，就在昨天晚上，她打发她儿子去 同学家里住……唉，我腿有毛病可也能送他走的呀 ……小华，你外婆怎么就没陪你一块儿走呀 ……

〔阿芳晕了过去。 **余田壮** 阿 芳 !

〔 暗 灯 。

四

〔汽修厂外，夜。

〔幽暗中， 一个黑影往院墙上攀爬，这是钟明。阿 琪在墙角处替他望风。

**阿** **琪** (轻声地)有人……

〔钟明摔下来。呼唤声由远及近。钟明张惶失措。 阿琪把他拉离墙根紧紧搂住，做出恋人抱吻的样 子 。

〔康洪山上，步态蹒跚，喊声悲凉。

康洪山 云姬，回家吧，爷爷不打你了，不打你了，还给你 钱买白粉 …… (看到钟明、阿琪的身影，上前)云 姬呀，跟爷爷回家吧 ……

〔钟明几乎立不住。阿琪低埋着脸，使劲把钟明抱 住 。

**阿** **琪** 不该怕的你倒怕了 ……

〔康洪山伸手来拽阿琪。 **阿** **琪** (被迫吼了一句)滚开!

康洪山 (这才知认错了人)对不起 … … (退开朝远处喊) 云姬，回家吧，爷爷求求你了 … … 云姬，你回来 … … (下)

钟 明 (害怕地)被这老头认出来就完了。 阿 琪 哼，还干警察呢!

钟 明 正因为干警察，才知道被抓的可怕。

阿 琪 翻来覆去考虑了一个多月，到头来还这样!我问 你，是真爱我还是假爱我?

钟 明 不是真爱，我会逼成这样?

阿 琪 我已经答应今晚给人家车牌，刀山火海你也得上。

钟 明 好，好，我去。(被逼无奈地往院墙上爬，忽又摔 下来)

阿 琪 见鬼了你!

钟 明 (哆哆嗦嗦地指着暗处)有人，那儿，有人 … … (见阿琪又要搂抱，挣脱开)不不，我要撒尿。(跑 下 )

**阿** **琪** 没用的东西!(从另一侧下)

〔阿红上。她带着一只包，大口地喘气，慌慌张张 闪身到暗处。阿红娘紧追而来，顾不得气喘吁吁朝 暗处喊。

**阿红娘** 出来!你再不出来，我就撞死在这儿!

〔阿红垂头丧气地走出来。阿红娘拽住她就走，阿 红坚持不动。

阿 红 妈，我们到底是办了结婚证的呀。

阿红娘 (斩钉截铁)办了结婚证也必须离婚!(推着阿红

走)阿红，妈会害你吗?会害自己的亲生女儿吗? 杨生柯是个好孩子，他在医院里住了一个多月，你 天天去伺候他，妈说过半个“不”字没有?可是， 明知道人家没条件结婚了，为什么还不提出分手?

阿 红 您就不觉得这样太绝情了吗?妈，我求求您了!

**阿红娘** 妈已经后悔当初答应你了。好好的女孩子找吃公安 饭的干什么?

**阿** **红** 妈，杨生柯很悲观很痛苦，我们得给人家希望啊， 何况我们……有爱情。

**阿红娘** 功能都没有，还有什么爱情! **阿** **红** 您……怎么这样说!

**阿红娘** 不这样说又怎样说?阿红，你个不懂事的，难道这 种事也要妈给你说白了?跟一个不能同房的男人成

夫妻，那对女人是残酷的事…… **阿** **红** (羞涩难堪)这您别管……

**阿红娘** 做娘的怎么能不管!(看阿红捂着耳朵走开)阿红 坐下，给我坐下!

〔阿红望着盛怒的母亲，不情愿地蹲下来。

**阿红娘** 妈现在作为一个女人告诉你……(还是难以启齿) **阿** **红** 妈，您告诉我什么?

**阿红娘** (久久地望着阿红，决然地)妈告诉你，这辈子找

你爸……就是我一生的错误……(痛苦叹息) **阿** **红** (吃惊地)妈 … …

阿红娘 你爸不行……开始不行，满处看医生还是不行…… 女儿，你没法跟一个不行的丈夫……唉……(转过 脸去)

阿 红 (抓住母亲的手)妈，真的吗?

**阿红娘** (面红耳赤)这是说假话的时候吗?当年我也像你 现在这样，也下过比你现在还大的决心。可是女儿 呀，女人有女人的要求……而且，你到了一定的年 纪，你还会想要个孩子呀 …… (突然地)阿红， 你、你、你不是你爸爸的亲生女儿，他生不出你来

呀 …… (再也说不下去，双手紧捂着脸) **阿** **红** (目瞪口呆，喃喃地)妈，这是真的吗? **阿红娘** 没办法，没办法我才说这些的呀…

**阿** **红** 那我的亲生父亲……

**阿红娘** (还是不敢看阿红)你就不用问了 …… (忽然转过 脸)阿红，为了你，更为了一个大好人- 你的父 亲的尊严，一个男人的尊严，我们就这样，就这样 ……可是，我不能眼看着我的女儿走我的路 …… (失声痛哭)

阿 红 (震惊，感动，颤栗地)妈，我苦命的妈妈!(搂住 母亲放声大哭)

〔杨生柯上，惊讶地望着阿红母女。他似乎明白了 什么,想悄然离去，走了几步，却又缓缓地转过身 来。

**杨生柯** (迟疑，轻声地)伯母，阿红 ……

〔阿红母女赶紧揩拭泪痕。

杨生柯 ( 掏出一个信封，心慌意乱、语无伦次)我找你 ……邻居说……哦，伯母，这是我们所里开出的离 婚证明 …… (丢下信封扭身跑下)

〔阿红母女怔怔地望着杨生柯远去。稍停，阿红抓 起地上的信呼叫着杨生柯下。阿红娘随后追下。

〔阿琪、钟明各从一侧上，在东张西望中两人碰到 了一块 。

**钟** **明** 你跑到哪儿去了?

阿 琪 (拿出车牌)我帮你把车牌偷出来了。 钟 明 (惊讶)你敢偷它出来?你一个人? **阿** **琪** 那还敢指望你!

〔 暗 灯 。

五

〔 派出所 。

〔钟明在整理一堆表格。他心不在焉，若有所思。 曾锦春打着电话。刘志光和几个民警拥在一块议论 着。

**民警甲** 杨生柯到底把离婚证给办了。

**刘志光** 太悲剧了!什么也没干，结婚证就变成了离婚证



**民警乙** 小点儿声!

**曾锦春** (打完电话凑过来)喂，我可告诉你们 一个内部消 息 。

**民警乙** 准是漂亮的嫂子跟别人跑了。 〔众人嘻笑。

**民警甲** 有消息就抖出来，打什么广告呀。

**曾锦春** 知道吗，咱们的阿壮很快就要提副所长了? **民警甲** 哦，提副所长?

**民警乙** 早就该提拔人家了。别说凭工作能力和工作作风， 凭资格也早就够了。

**曾锦春** 对对，四年的兵龄，再加上十四年的警龄， 一个副 所长算什么芝麻官啊。

〔余田壮、杨生柯上。

**民警甲** ( 嘴快地)好消息，余田壮——

**曾锦春** (抢过话)嫂子和老外婆都没事了? **余田壮** ……还没缓过劲儿呢。

**民警乙** 哎，打个报告，请组织上批准你再跟嫂子合作一把 吧?

〔刘志光瞪了民警乙一眼。

〔赵庆平上。他拿着块“您若有危难，请找派出所” 的告示牌。众人快速回到自己的岗位上。

**赵庆平** 同志们，工作之前先说三几件事。根据局里的安 排，指导员要去省里学习一段时间。一个篱笆三个 桩，一个好汉三个帮。我这个绝非好汉的破所长， 就更需要诸位帮衬帮衬了。第二，告诉大家一个好 消息，为了表彰一个半月前破获特大贩毒团伙的战 斗，上级给我们所荣记集体二等功，同时，杨生柯 同志荣记个人二等功。庆功酒定在星期天，现在大 家先鼓掌表示祝贺。

〔众人鼓掌，纷纷和杨生柯握手。刘志光兴奋地哼 起“少年壮志不言愁”的歌。唯独钟明显得木讷迟 钝 。

**赵庆平** (轻敲桌面)哎，鼓掌就行了，好嗓子留到庆功宴

会上去吼。

〔男青年跑上。

**男青年** (着火似的)不好、不好，王胖子的头让人砸开了 花。

**众** **人** 哪个王胖子?

**男青年** 瞎，卖瓷器的王胖子，脸大得像屁股的王胖子呀!

快，快去人看看啊! **杨生柯** (请示地)我去。

〔赵庆平点头，杨生柯随男青年下。

**赵庆平** 顺便提醒大家，今后聊女人的事得避开杨生柯一 点，最好就不再谈女人。

**民警乙** 不谈女人恐怕不行。心理学家说，全世界的男人都 免不了谈女人。

**赵庆平** 就你小子没出息!好了，现在得严肃一点。(举起

告示牌)这块牌子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有挂出去? **刘志光** 挂与不挂都差不多，咱们哪天也没有闲着呀。

**民警甲** (附和)就是……

赵庆平 我就知道有人想不通，担心这牌子一挂出去，满所 的群众都会拥上门来找麻烦。不错，我们本来已经 忙得马不停蹄。但是，害怕为群众分忧解难，能说 我们这是一个称职的派出所吗?指导员早已说得十 分明白，所谓派出所，就是党和政府派到人民群众 之中的管家婆。管家婆管的就是婆婆妈妈的事!钟 明，你把它办了。(见钟明没有反应，提高声调) 钟明!

〔钟明一惊。 **赵庆平** 怎么了?

钟 明 (掩饰)哦，胃有点……不舒服。 赵庆平 那，刘志光……

钟 明 (抢过告示牌)不不，我能行。(下)

〔一少年风风火火地闯进来。

少 年警察叔叔、警察叔叔，快，快去人! 赵庆平 什么事，小朋友?

**少** **年** 有个小偷在菜市场里。 **赵庆平** 小偷?

**少** **年** 他正在人堆里转。上回就是他到我家里偷东西的， 我认识他。

**赵庆平** (将信将疑)刘志光! **刘志光** 到 。

**余田壮** 所长，我去!

**刘志光** (瞟余田壮一眼)所长 …… **余田壮** 所长，我去有点儿把握。

**赵庆平** 那，就你了。

〔余田壮随少年下。

**刘志光** (不满地)嘿，他有把握，那我刘志光没把握?是

不是要提副所长，得赶紧表现表现? **赵庆平** 组织上的事你怎么知道?

**民警乙** 国务院的事外国人还知道呢。(下)

**赵庆平** (不想纠缠)好了，争着做工作是好事。我是怕一 个孩子说不准，而老余对抓小偷的确有点独到之 处 。

〔电话铃响，民警甲接电话。 **民警甲** 所长，电话。

〔赵庆平接电话。 一 中年妇女上， 一 副大惊小怪的 样子。

妇 女 同志，同志，我不小心把钥匙锁在房间里了，怎么 办?怎么办呀?

刘志光 哎呀，这样的事也找派出所? 妇 女 哎，你们牌子上不是写着……

刘 志 光 说归说。拉尿不出，还要派出所帮忙解裤带?

妇 女 哎，你这个同志怎么这么说话，啊?这是为人民服 务的态度?

**赵庆平** 刘志光，端正态度。 **刘志光** 行行，走吧、走吧。

〔妇女发着牢骚和刘志光下。杨生柯领着打破头的 王胖子和肇事的中年汉子走进审讯室去。与此同 时，民警乙一手抱一个弃婴上。

**民警乙** 来啦，吃奶的又来啦。

**民警甲** (帮着抱过一个弃婴)所长，也得抓一抓那些老是

打开裤裆的人了。 **赵庆平** 奶粉还有吗?

〔民警甲、乙忙着冲奶粉喂弃婴。风尘仆仆的山东 老农又找上门来，杨生柯上来取记录本。

老 农 (不知对谁说)同志呀，去潼湖农场的车在哪儿乘 呀?

**赵庆平** 老大爷，您先坐坐。(叫住杨生柯)喂，过来一下。 杨生柯，我真诚地祝贺你。

**杨生柯** 感谢领导给我这么高的荣誉。

赵庆平 伙计，要挺住呀。由你主动申请离婚，我和同志们 都十分感动和敬佩。做得对呀，伙计!但一定要挺 住，我知道这很艰难。

**杨生柯** (泪水涌上了眼眶)所长，我找他们问证去了。

(下)

**老** **农** (急不可耐)同志呀，俺儿子在潼湖农场当兵，俺 这是看儿子来了。

〔女理发员和青年甲上。他们一路推推操操，相互 指 责 。

青年甲 走走，说不清楚我饶不了你!

女理发员 放开我……赵所长，这个人耍流氓。 青年甲 (粗暴地操女理发员一把)流你妈!

老 农 (缠住赵庆平不放)同志，去潼湖——

赵庆平 老大爷，您再等等。(急切地呵斥青年甲)吵什么, 吵什么!

青年甲 (抓住女理发员)你不赔胡子我完不了!

女理发员 (躲到赵庆平身边)所长，他摸我这儿(指自己 的胸脯),还打我的嘴巴子。

青年甲 她把我胡子刮掉了，喏，喏 …… (指剩下一半的八 字胡让众人看)

女理发员 他自己说要剪胡子的。

青年甲 我说剪没说剃。大伙看看，这像什么,这像什么?

老 农 (不由自主管起闲事)像胡子。剃了半边，再创掉 这半边不就成了?闹什么呀?

青年甲 (怒冲冲)刨它半边?创猪毛吗?我的胡子，我漂 亮瀟洒的胡子没了!

女理发员 所长，他闹得我生意做不成呀。 赵庆平 你们打算怎么解决?

青年甲 我要她把我的胡子长出来。

老 农 ( 瞪着青年甲)哎，你小子蛮不讲理哩!咱爷们的

胡子她娘们长得出来吗? 青年甲 长不出来也非得长!

女理发员 他是借机调戏我。(哭)

老 农 (脱下鞋)俺揍你个小流氓!

青年甲 (躲开两步)老东西，你狗咬什么耗子?滚!

老 农 (讨个没趣，转对赵庆平)同志，去潼湖农场 ……

俺来看当兵的儿子 ……

**赵庆平** (干脆利索地)小王，把胡子事件处理一下……老 大爷，对不起，咱们这儿乱的……许国强，帮老大 爷找到去潼湖的车-  哦不，军人的父亲，你负责 送老人家去潼湖。陈天顺，把两个弃婴赶紧送往民 政局。

〔众人迅速行动。老农喜出望外，感动地紧握赵庆 平的手不放。

老 农 所长同志，谢谢，太感谢啦!俺知道就是有天大的 困难，派出所都能帮俺解决哩。

赵庆平 啊，您喝杯水再走吧。

老 农 (唠叨没完)不客气哩，俺急着想看儿子哩。儿子 在老家当农民，跑到你广东还是当了农民大头兵哩 … … (转对民警乙)小同志，辛苦你哩，有空到俺 沂蒙山区 ……

〔民警乙带老农下。被搅得头昏脑胀的赵庆平刚想 起打电话，罗姨又带着女儿玲玲上。办公桌上的电 话响了，曾锦春接电话。

罗 姨 说好了今天带玲玲去深圳，现在几点了? 赵庆平 (恍然大悟)糟糕，忙昏头了。

玲 玲 (娇声娇气)爸爸总是忙昏了头，人家五岁的时候， 就说带人家去看“锦绣中华”,现在人家—

**赵庆平** 好好，今天爸爸下决心要完成这个任务，等爸爸收 拾一下，啊。

**曾锦春** (放下话筒)哎呀所长，有新情况。 **赵庆平** 什么事?

**罗** **姨** (紧张地)哪儿又出事了?

**赵庆平** 哎，不关你的事。(对曾锦春)快说吧。

**曾锦春** 天快亮的时候，平潭检查站扣下一辆走私汽车，挂 的是我们所本田车的265号车牌。

**赵庆平** (大吃 一 惊)什么,我们的本田车不是送进修理厂 了吗?

**曾锦春** 这就是说，我们带警字号的车牌被别人偷去进行汽 车走私了。

玲 玲 (在罗姨示意下跑过来)爸爸，还不走吗?

赵庆平 (对曾锦春)通知他们，我们马上就去。(转对玲 玲，十分歉意地)玲玲，爸爸今天又走不了啦。 (转身对罗姨)阿罗，嘻嘻，再帮我一次啦，嘻嘻



〔曾锦春打电话。

罗 姨 (一边牵住玲玲手， 一边埋怨地)做父亲的说话总 不算数，会有威信吗?

赵庆平 (内疚)阿罗，案子牵涉到我们所里了，所长能不 出马吗?嘻嘻，帮个忙。(对玲玲)玲玲，爸爸给 你敬个礼。(敬礼)

罗 姨 玲玲，原谅你爸爸，人家是个大所长。 玲 玲 (噘起小嘴)有市长大吗?

赵庆平 (蹲下，轻握玲玲的小手)没有，爸爸连小芝麻都 不算。嘿，还翘着小嘴呢。

玲 玲 我同学的爸爸是市长，人家怎么有空带女儿去玩 呀?

赵庆平 (语塞)呃……星期天，下个星期天爸爸一定陪你。 罗 姨 好了，别生爸爸的气了。爸爸比妈妈还喜欢你，可 是他实在没办法。玲玲，妈带你去深圳，参观完了

“锦绣中华”再去看“世界之窗”,这下可以了吧? (拽起玲玲走了几步，忽又转回头，惶惶不安地) 老赵，不会出事吧?

赵庆平 (望着罗姨笑)你看你 ……

罗 姨 (越发惶恐)不行、不行，我没有心思逛深圳了。 玲 玲 (叫起来)我不、我不，刚才还说得好好的。

**赵庆平** (握住罗姨微微抖索的手)阿罗，你太多虑了 …… **罗** **姨** 我就听不得你去办这个案办那个案。

**赵庆平** (努力宽慰地)哦，其实我只是去把一辆车开回来 ——开一辆光头车，光天化日之下开一辆车。去

吧，今天风和日丽，让玲玲高兴一回吧。 玲 玲 (催促地)妈，走不走呀!

罗 姨 (勉强地)好，走，我们走。(下)

赵庆平 (默默目送走罗姨母女俩，即刻回身)曾锦春，我 们走!

〔钟明上，一看到赵庆平就显出浑身的不自在。 钟 明 所长，告示牌挂好了。

**赵庆平** 哦，钟明，我和曾锦春去平潭了，有事呼我。(与 曾锦春下)

〔阿琪气急败坏地上。

阿 琪 钟明，你可真是好样的!你 ……

钟 明 (预感事情不妙)你喊什么呀!是不是出事了?

阿 琪 (认为钟明故作姿态，越发恼怒)你、你还在演戏：

从晚上到白天都给我演戏!(说着打了钟明一个嘴 巴 )

〔钟明不顾脸疼，要捂阿琪的嘴。 阿 琪 (怒不可遏地操开钟明)滚开!

钟 明 ( 慌乱不堪)这，这是派出所呀。

阿 琪 (仍大声指责)装模作样跟我去偷车牌，可那边又 叫你们的人来截车。

钟 明 (低声地央求)天大的事下了班再说，好吗? 阿 琪 (越发地高声)你害苦了我!

〔钟明无奈，抱起阿琪就朝门外跑。

阿 琪 (喊叫，双手捶打钟明的背)我爱着你，我把什么 都给了你……

〔钟明、阿琪下。杨生柯闻声上。另一侧，余田壮 押着两个小偷上。先前报案的少年和几个凑热闹的 群众叽叽喳喳尾随其后。差不多同时，康洪山连拽 带拖地扯着毒瘾发作的孙女云姬上。

**康洪山** (悲怆地)你毁了，我也毁了!造孽，造孽啊! 〔康洪山松开手，云姬扑倒在地。

康洪山 (绝望地)你们收下她吧!

**云** **姬** (披头散发，满脸煞白，四肢痉孪，嘶哑地喊)给 我一点，我难受啊 …… (向众人伸手)给我一点! 救救我，救救我呀!(痛苦不堪地满地翻滚)

〔余田壮、杨生柯将云姬架起来。

康洪山 (长叹)老天爷，这世道是怎么了! 云 姬 (叫)我要死了，难受……救救我!

〔一醉汉上。他一手握着酒瓶， 一手拎着派出所那 块告示牌，东倒西歪。

醉 汉 (迷迷糊糊地)派出所，我、我有，我有困难 … …

(倒地，昏睡过去) 〔 暗 灯 。

六

〔 余田壮家 。

〔叶宏胜抽着烟，不停地环顾四壁。阿芳坐在一旁， 不敢正眼看他。

阿 芳 你走吧，余田壮就要回来了。

**叶宏胜** 你怕我们撞上了不太好，是吗?(掠过一丝微笑， 不慌不忙地)哦，阿芳，我在惠州两三年了，没敢 来打搅你，差不多是出于和你相同的考虑。可是知 道你遭受了这么大的灾难，我还能无动于衷吗?

**阿** **芳** 我表示过感谢了。不是我存心赶你，还是走吧。

叶宏胜 好的，不过也不需要这么紧张吧?我绝对没有重温 旧梦的意思。即便你丈夫来了，我来探望过去的朋 友也不可以吗?

**阿** **芳** 何必惹一些多余的误会。

**叶宏胜** 好吧，请你一定从悲哀中走出来。生活中最可怕的 莫过于心灵浸泡在悲哀的苦水里，这一点，十几年 前我就感受过了。好，多加保重 …… (见阿芳低下

头，不愿意握手)那，我跟伯母说一声。 阿 芳 别让她为难了，我这就告诉她去。(急下)

〔叶宏胜把一个信封搁桌上，四下看了看走出屋。

阿芳上，立刻发现桌上的信封。她迅速拆开信封， 里边是一沓钱和一张便笺。她刚想看信，见余田壮 上，便慌忙不迭把信和钱塞进口袋。

余田壮 (体贴温情地)阿芳，瞧你的脸色……哦，别这样 愁眉苦脸，计生办已批准我们再生一个孩子。咱们 再好好合作一把，啊。(从衣袋里掏出一小袋新鲜 牛肉)喏，难得碰到了这么好的牛肉，来一盘青椒 炒牛肉，怎么样?

**阿** **芳** 你累了，那边泡了茶。(拿牛肉进厨房)

〔余田壮脱下外衣，松了松酸疼的关节，灌了一大 杯茶，随后拿起一本书坐到窗台读。阿芳娘上。她 病了，倒了杯开水吃药。

**阿芳娘** (责备的口气)田壮呀，总不能 一 回来就抱一本书 呀 。

**余田壮** 哦，妈，组织上要提我副所长了，不读点书，可领 导不了那些警校毕业生呀。

**阿芳娘** 儿子都没了，一个副所长顶屁用!

〔余田壮不语，自顾读他的书。

**阿芳娘** 电饭煲漏电，你也不抽空修一下。 **余田壮** (应付地)好，知道了。

〔阿芳上，搬着一只空煤气瓶。 阿 芳 余田壮，煤气没了。

余田壮 对对，早晨你就说过了。(扔下书，扛起煤气瓶就 走)哦，阿芳，刚才我好像看到叶宏胜了。

**阿** **芳** (有些心慌)哦，他来这儿坐了几分钟，是听说我 们家出了事才来的。

**余田壮** 我也没别的意思。他一直在惠州做生意，我从没跟

你谈起他，是因为今天的叶宏胜再不是当年的叶宏 胜了。

**阿** **芳** 说这些干什么?快买煤气吧。 〔余田壮下。

**阿芳娘** 喂，你看你瘦成什么样了，说话都有气无力。叫你

老公找点钱来给你买点营养。 **阿** **芳** 要补营养的是您。

**阿芳娘** 妈已经半截身子在土里了，你得好好养一养。

**阿** **芳** 妈 ，您还不知道余田壮是什么样的人?除了工资， 他到哪儿找钱去?

**阿芳娘** 那他也不能回家就捧着一本书呀。 **阿** **芳** 他说组织上要提他当副所长。

**阿芳娘** 那还不是死了儿子，给他一点安慰，跟看书有什么 关系?他应当在外边找点工资之外的钱，回家再帮 你做些家务，把你的身子养好，趁着年青再生一个 儿子。

**阿** **芳** 妈，您自己都病歪歪的，操这些闲心干什么,躺到 床上歇着去吧。

**阿芳娘** 女人没有儿女不行，到老你就来不及了。(下)

〔阿芳想到厨房去，然而塞在衣袋里的那一沓钱和 信掉了出来。她慌慌张张拾起钱和信，抓紧时间读 信 。

〔叶宏胜画外音：“阿芳，我想象不出你会遭到这么 大的不幸。难道这个世界真的是好人倒楣坏人有福 吗?不管怎么说，我 你的老同学对你的不幸深 表同情和不安。阿芳，让悲痛成为历史吧，重要的 是活着的人得好好地活着。你的身体很差，你母亲

还生着病，所以你千万不要拒绝我的一点心意。实 话告诉你，这两年我很发了些财，信封里那点钱在 我来说实在算不了什么。不太方便来找你，你有困 难就来找我吧。为了当年，我甘愿尽一点义务。顺 便说明白，我不是来寻一个破碎的梦的，因为物换 星移，一切都已成为过去…… "

〔 灯 渐 暗 。

〔杨生柯家，夜。

杨生柯 (怀抱吉它，忧伤地自弹自唱《过把瘾》)

过上一把瘾说出我的心， 天高莫要测真心换真心。 爱就爱他个腾云驾雾……

〔阿红推门进屋。她身着婚纱，婷婷玉立却又黯然 神 伤 。

〔杨生柯一惊，直愣愣地望着阿红。歌声停了。阿 红蒙住脸侧过身去。

**杨生柯** 阿红，真的是你?我们不是说好了 ……

**阿** **红** 是的，我答应过不找你 …… (转过脸来)可是，可 我还是……

**杨生柯** 阿红，忘了我吧。(摇头，泪水涌了出来，想赶阿 红走，手又不敢碰她)阿红，你回去吧，回去寻找 你的未来吧。

阿 红 那么,你的未来呢?

**杨生柯** 我 …… (强作欢颜)我不是好好的吗?

阿 红 现在你活得好高尚。 **杨生柯** (不解地)我?

阿 红 是的。你高尚，你善良，我却卑鄙自私。你变得伟

大，我就显得渺小了。

杨生柯 阿红，你倒把我说糊涂了。我要求离婚，决没有想 过什么伟大和渺小。我只是做一件必须做完的事： 还给你重新选择的自由。

**阿** **红** (悲哀地)在你最需要关心和爱护的时候，我居然 离开了你……

杨生柯 (理解了阿红，反而不知怎么劝慰)阿红，千万不 要这样想，无论如何你都是天底下最美好善良的女 孩子……你走吧，不要为我担心……因为那次战斗 我荣记了二等功，上级还发了两千元的奖金 …… (努力作出轻松的样子)阿红，你看我生活得多好， 我吃得好睡得好，有空还唱呀跳呀……

阿 红 (突然地)我不相信! 〔停顿。二人相互凝视。

**杨生柯** (垂下眼睛，声音颤栗地)阿红，面对现实，面对 现实吧!

**阿** **红** 我宁可呆在梦境里…… (依偎在杨生柯身旁) **杨生柯** (躲开)你……唉，又耍孩子脾气了。

阿 红 不!(眼睛闪出异样的光， 一会儿又黯淡下来)也 许，办结婚证那一天，我还无知得像一个孩子 …… 可是当拿到离婚证时，我发现我不再是孩子了 …… (懊悔地哭起来)你捧着结婚证时多么激动多么热 烈啊……我为什么偏偏像孩子那样拒绝了你 …… (突然止住哭声，脸上漾起庄严肃穆的神情，解开 婚纱的纽扣，让婚纱一点一点地松开、滑落)

**杨生柯** (惊得后退)你，阿红 ……

阿 红 (从容不迫，神情泰然)作为你的妻子，我该把属

于你的还给你。(冲上前两步，又羞涩地抱住自己 的身体)

**杨生柯** (浑身剧烈地震颤，扑了过去)阿红，亲爱的 …… 〔两人紧紧地拥抱。

〔响起《过把瘾》的歌声：

“爱就爱他个腾云驾雾， 爱就爱他个天翻地覆。 爱就爱他个轰轰烈烈，

爱就爱他个迷迷糊糊 …… "

杨生柯 (猛然清醒过来，极其痛苦地推开阿红，跌跌撞撞 退到一边)不，不，不!(用痉挛的手紧紧捂住自 己的脸)

〔《过把瘾》的歌声显得迷乱和飘忽。 〔 暗 灯 。

〔赵庆平家，夜。

〔桌上摆好了水果、饮料和点亮了小蜡烛的生日蛋 糕。《生日快乐》的歌声在室内荡漾。系着围裙的 罗姨被赵庆平和玲玲自厨房簇拥着上。

玲 玲 (欢天喜地)妈妈，您看，您看呀! 罗 姨 (茫然不解)过生日?谁过生日?

赵庆平 (笑眯眯地)我们的生日你全记得住，唯独记不住 自己的生日。

罗 姨 今天是我过生日?

〔赵庆平、玲玲围着罗姨手舞足蹈唱“祝你生日快 乐”,同时把罗姨腰间的围裙解了下来。

罗 姨 (被弄得手足无措)还有人想到给我做生日 ……

玲 玲 爸爸说，他昨晚做了个梦，忽然就记起来今天是您

的生日了。

罗姨 啊，(禁不住泪花盈盈)老赵，我有这么好的福气 吗?

**赵庆平** (幽默地两手一摊)噢，玲玲，爸爸又挨批评喽。

玲 玲 不，妈妈是高兴得流眼泪了。妈妈，快来吹蜡烛

呀 。

**赵庆平** 玲玲，吃蛋糕之前要先送给妈妈生日贺礼，你忘 了?

玲 玲 (拍着小手)啊，知道了。(飞快地捧出一盒麻将) 妈妈，礼物。

**罗** **姨** (一惊)麻将?

**赵庆平** 考虑了老半天，我想还是送这个好。

**罗** **姨** 最讨厌麻将的人居然送麻将?

**赵庆平** 阿罗，十多年来，始终是孤独和寂寞陪伴着你，这 些年又得替我担惊受怕。你先是靠吃安眠药睡觉， 现在又得靠喝白酒压惊。我希望以后没事的时候， 你邀几个人上家里来玩它几圈。麻将“麻”到兴头 上，你就不会还这样为我牵肠挂肚了。

**罗** **姨** 哦，亏你想得出来。其实，只要你在我眼睛看得到 的地方——

**赵庆平** 其实，我常常得三更半夜离开你。

〔门铃声。 **赵庆平** 谁呀?

〔何校长内声：“赵所长!”

**玲** **玲** (挡住去开门的赵庆平)我爸爸不在。

**赵庆平** (疼爱地在玲玲脸蛋上扭了一把)傻孩子!阿罗， 先撤一撤。(示意罗姨搬走蛋糕)

罗 姨 (顺从地端起蛋糕)玲玲，跟妈过来。

〔罗姨带玲玲下。赵庆平开门，何校长提着礼品进屋。 赵庆平 何校长，请，请坐。

何校长 冒昧搅扰，不好意思。(看到小桌上的饮料、水果) 怎么有客人?

赵庆平 没事，没事，坐吧。(敬烟，递过水果)

何校长 戒烟一年多了。(尽快切入主题)赵所长，夜里打 搅很不合适，所以……

赵庆平 哦，你们要为那个员工办的出境旅游证明，就是我 不让办的。

何校长 (尴尬地)那 ……

赵庆平 (面带微笑)据说我们 一个干警的孩子想转到你们 学校就读，结果是办不了?

何校长 呃，学校实在有困难。

赵庆平 又据说某些领导和什么经理、董事长的孩子，却没 有任何困难就解决了?

何校长 (难堪地一笑)赵所长真是了如指掌。

赵庆平 在下不就是管理辖区内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嘛。 何校长 可他们一个个都拿着大领导的亲笔字条呀。

赵庆平 (淡然一笑)我们这些小民警是绝对拿不到这种字

条的，尽管这种字条像方便面一样的方便。

何校长 赵所长，我们的员工出境观光开开眼界，不是表明 学校有这种奢侈的能力，实在是为了稳定教师队伍 呀 。

赵庆平 那我们公安队伍就不用稳定了?您以为我们 …… 何校长 我以为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

赵庆平 哦，何校长如此理解我们?

**何校长** 理解，完全理解。

**赵庆平** 理解就好办了，咱们两家就好做点小小的交换了? **何校长** 您的意思是我们校方解决张文辉孩子入学的事……

**赵庆平** 我们明天就替你们办好出境旅游证明。(谈生意的 架式)怎么样?

何校长 (依然觉得难办)赵所长，张文辉孩子入学就读， 本来就是合理合法的事，无奈全市的学生都想拥进 我那间所谓的重点中学。尊敬的所长大人，我们实 在应付不了呀!

**赵庆平** 尊敬的校长大人，社会对我们的误解统统不说，只 说我们二十来个警员要管理辖区内三万多户籍人 员，还要应付各类层出不穷的案件，负担之重堪称 世界之最，我们容易吗?我们无时无刻不面临着突 如其来的生命危险，我们工作辛苦待遇低，责任重 却风险大， 一天二十四小时不知道什么时候叫休 息。我们有太多的艰难和责难，却很少有社会的理 解和关怀。像张文辉孩子入学这样的区区小事都无 法解决，您说说，这支队伍又怎么来稳定，我这个 所长又怎么来当啊，我尊敬的何校长?(宣泄过后 立即感到歉疚)对不起，我可能是太激动了 ……

〔张凤英带着高傲矜持的表情大步闯进。何校长见

状慌忙不迭把礼品藏到桌子底下。

**张凤英** (直冲赵庆平)赵所长，你可在家了。

**赵庆平** (态度冷淡)哦，张科长，你儿子的事我们不是早 就说清楚了?

**张凤英** (不快地)我姐夫不是又给你打过了电话?

**赵庆平** (淡淡地一笑)我也在电话里请求领导给出一个明

确的指示。

**张凤英** 哼，无非要逼着他亲自给你一张字条罢了。

**赵庆平** (理直气壮)不错，否则口说无凭。 **张凤英** 那么,拿去看看吧。(递过字条)

**赵庆平** (拿过字条故意念出声来)“赵庆平同志：考虑到张 凤英同志的实际困难，还是请你考虑考虑，可否给 予照顾……”张科长，既然字条上明确写着由我考 虑可否给予照顾，那么,我就得很遗憾地回答你： 你儿子没可能放出来。

**张凤英** (横眉怒目)什么?打电话不行，写条子还是不行? **赵庆平** 我以为电话和字条等于什么也没说。

**张凤英** (声音发抖)赵庆平，你心目中还有没有领导?

**赵庆平** (不亢不卑，不急不缓)正因为我服从领导，我才 要求有个明确指示。

张凤英 还要怎么明确?我是个离了婚而且不打算再婚的女 人，我只有这一个儿子，这就是我的实际困难，所 以请你给予照顾。

赵庆平 我愿意照顾所有有实际困难的人，但是法律不允许 我随心所欲。你儿子聚众斗殴，而且第一个砍伤了 别人，又是“二进宫”,你说我能放人吗?

**张凤英** 赵庆平，请你给予照顾，那不过是句客气话。你得 明白，关照这事的是我姐夫而不是你。

赵庆平 你更需要明白，从电话到字条，你的姐夫只是在玩 着既要放人而又绝不承担责任的把戏。那么大的领 导都不敢明目张胆触犯国法，我赵庆平这样的芝麻

小官就更没有这份胆量了! **张凤英** 你是决意不放我的儿子喽?

**赵庆平** **张凤英**

**罗** **姨**

**赵庆平** **张凤英**

**赵庆平** **罗** **姨**

**赵庆平** **何校长**

**赵庆平** **何校长**

**何校长** **赵庆平** **何校长**

你错了，不是我，是法律。

(面红耳赤地)好、好，我倒要看看你这所长的大

44………1

盖帽还能戴多久!(气得把桌子敲得咚咚响) 〔罗姨冲出来。

谁敢摘我老公的大盖帽，我爬也要爬到北京去告 他!

阿罗!

哼，既然这样，那咱们就骑驴看唱本——走着瞧! (气呼呼下)

(感激地)阿罗，好样的!

(柔情地)老赵，我做梦都巴不得有人撤了你，或 者调动工作去干别的。可是，我知道谁不让你干公 安谁就是要了你的命呀。

阿罗，谢谢你!(情不自禁拥抱罗姨)

(自沙发上一跃而起，激动地竖起大拇指)才识庐 山真面目!敬佩，令人敬佩呀!

(眼睛已经湿润，松开罗姨转过身)哦，何校长 您今天看见了一个粗人的表演了。

不不，这是生命的激流在岩石上迸溅起来的浪花。 太多的艰难需要太多你们这样的好汉哪!

〔赵庆平感激又无奈地摇摇头。

没说的，张文辉孩子入学的事，天大的困难我也解 决，一定解决!

(惊愕地)何校长，您别误会，我是顺便倒倒我们 警察心中的苦水啊。

(使劲地摆手)我们只是道义上的相互支持。(握赵 庆平的手)哦，时间不早了，告辞。(欲走)

**赵庆平** 哎，何校长 …… (拿起礼品追过去) **何校长** 这……如今不都是这个行情?

罗 姨 老校长，老赵为人可硬得像铁呀。

赵庆平 (交还礼品，诚挚而又凝重地)为了我坚硬如铁， 请帮助我清白如水。

〔两个人紧紧相握，相互凝视。 〔 暗 灯 。

七

〔刘志光家，夜。

〔刘志光和几个牌友打着扑克牌。室内烟雾缭绕， 各人身旁还倒着不少空啤酒瓶。

**牌友甲** (灌了一大口啤酒)痛快，真他妈痛快!

**牌友乙** 哎，刘志光，今晚可是你请咱哥儿们几个来的，别 玩到兴头上BP机一响，你小子一拍屁股就走人!

**刘志光** (不胜其烦)已经郑重声明第八遍了：老刘今天彻

底休息。出牌、出牌。 〔 暗 灯 。

〔曾锦春家，夜。

〔高敏刚刚出浴，撩人心魄。曾锦春轻搂着她的纤 腰 。

**曾锦春** (亲昵地)牛郎织女终于团聚了。 **高** **敏** (故意地)你还不赶去值夜班?

**曾锦春** 今天老曾彻底休息。(甜言蜜语地)你这双眼睛真 美，会淹死好多男人。

高 敏 (一笑)你呀，打了把的茶壶——就剩一张嘴了。 (含情脉脉地摆弄花瓶里的鲜花)哎，现在流传一 种新的“四项基本原则”,你听说过吗?

**曾锦春** 什么?

**高** **敏** 说是有那么一批人，“吃饭基本靠请，抽烟基本靠 送，工资基本不动，老婆基本不用。”

**曾锦春** (忍俊不禁)嘿，绝，说绝了!

**高** **敏** 你曾锦春可怜兮兮只符合其中一项。 **曾锦春** (傻呼呼地)哪一项?

**高** **敏** 老婆基本不用。

**曾锦春** 谁说的 …… (情不自禁搂住高敏) 〔 暗 灯 。

〔赵庆平家，夜。

〔赵庆平披着睡衣打电话。

**赵庆平** 什么,紧急集合?全省统一扫黄?怎么不早点通 知?凌晨几点……是，我们立即集合。(急拨电话) 〔 罗 姨 上 。

罗 姨 (摁住电话机)怎么,又要出动了?

赵庆平 你睡你的吧。(温情地)放心睡你的觉，只是扫黄

抓嫖客，小菜一碟。 罗 姨 你小心点……

赵庆平 (宽慰地一笑，拨电话)请呼二二三六五、二二三 六六直至二二三八五，请留言：紧急集合，即刻回

所!

〔 暗 灯 。

〔黑暗里传呼机的“嘟嘟”声此起彼伏，响成一片。 〔曾锦春家、刘志光家两个演区同时灯亮，两个演 区的表演交替进行。

〔曾锦春、刘志光各自看着传呼机。

**刘志光** **曾锦春** **高** **敏** **众牌友**

**曾锦春** **高** **敏** **刘志光** **众牌友**

**刘志光** **众牌友**

**曾锦春** **高** **敏**

**曾锦春**

曾锦春

高 敏

(念)“紧急集合，即刻回所。”(都愣住)

(抢过曾锦春的传呼机)不，我不放你走!

(摁住刘志光)不成、不成!你答应了我们，今晚 要玩它个通宵的。

(翻身下床)高敏，这是命令呀! (抱住)不，你不能走!

(急得大叫)放开我、放开我，这是命令!命令!

(七嘴八舌)什么命令……罚他做狗叫 ……对，不 学狗叫不让走!(乱哄哄地把刘志光按趴下)叫! 学狗叫，哈哈，叫……

(无可奈何)别抓了，我叫、我叫。(连连学几声狗 叫 )

(又气又开心)叫，再叫吧!(起哄地学狗叫) 〔传呼机又响起来。刘志光家暗灯。

(很不忍心地推开高敏)高敏，不走不行呀。

不，我死也不放你!(双手勾住曾锦春的脖子，热 烈地吻他)

(难以自制地搂住高敏)啊，我的天! 〔传呼机逼命似的响着。

( 猛然清醒，狠心推开高敏)亲爱的，没办法，这 是命令。(慌慌张张套上鞋，抓起外衣飞快冲出门) 高敏，等我!等我回来!(下)

曾锦春，我恨死了你!(掩面而泣，倒在床上)

〔 暗 灯 。

〔黑暗里传呼机的“嘟嘟”声变为刺耳的警笛声。 〔宾馆客房。

〔随着警笛的鸣叫，透过客房的窗帘可见许多人影 飞奔而过。

〔叶宏胜来不及穿好衣服，翻身下床，迫不及待奔 向窗台向外偷窥。差不多同时，一个赤裸的身影抱 着衣服冲进卫生间。钟明和余田壮冲进房内。钟明 打亮客房的灯。

**余田壮** 不许动!

〔叶宏胜望着余田壮，窘迫地低下头。

〔杨生柯内喊：“来一个人，那家伙跑了!” **钟** **明** 老余，我去一下。(下)

**叶宏胜** (狼狈地)嘻嘻，原来是你。 **余田壮** 原来是你!

**叶宏胜** 哦 …… (掏出一沓钱)把这个给你那个同伴吧! **余田壮** 别来这一套。

〔 沉 默 。

**叶宏胜** 那你就别让我出这个洋相了。

**余田壮** 油彩都是自己抹到脸上去的……穿起衣服走吧。 (冲着卫生间)你给我出来!

**叶宏胜** (边穿衣服)咱们毕竞是同学吧? **余田壮** 正因为这样，我为你羞愧。走吧!

**叶宏胜** 余田壮，抬头不见低头见。呃，再说这也没有什么 大不了的嘛。

**余田壮** 是呀，到所里交够罚款，登记表上签个名…… **叶宏胜** 老同学，放了我这一次吧!

**余田壮** 可今天的任务是扫黄。

**叶宏胜** (扯下脸)余田壮，你别忘了，你把我的恋人变成 了你的妻子，我还从来没有记恨过你。

**余田壮** 你也别忘了，现在我是在执行公务。(朝卫生间大 喝)出来!

〔少女耷拉着脑袋上。钟明从另一侧上。 **余田壮** (对钟明)把他们带走!

〔曾锦春、杨生柯和其他民警押着一长串狼狈不堪 的男男女女过场。叶宏胜和那少女跟上这一串人被 押下。一个嫖客故意装着系鞋带停了下来。

**杨生柯** (催促地)跟上、跟上!

〔嫖客笑嘻嘻地塞给杨生珂一沓钱。 **杨生柯** (不屑一顾)少来这一套。

**嫖** **客** (贼眉鼠眼地顾盼，并没收起钱)哎呀，天知地知

你知我知啦。 **杨生柯** 少啰嗦，走!

**嫖** **客** (继续把钱塞过去)哎呀，像我们身体这么好的男

人，嘻嘻，总难免的啦，除非没有这种能力啦。

**杨生柯** (触到隐痛，无名火起)呀，你妈的!(吼叫着劈头

盖脑痛打嫖客)————

〔嫖客抱头鼠窜，大叫大喊。赵庆平和刘志光闻讯 赶上，迅速将两人分开。刘志光带嫖客下。杨生柯 望着赵庆平，痛苦地击打自己额头。赵庆平制止住

他，递给他一支香烟…… 〔 暗 灯 。

〔曾锦春家。

〔曾锦春显然刚回到家，此刻读着高敏的留言条。

〔高敏画外音：“锦春，你整个生命都属于警察职 业 ，BP 机的传呼比我苦苦的哀求和泪水更有召唤 力。好了，理解万岁!你说我的眼睛美得可以淹死

好多男人，可就是对你不起作用。既然如此，我还 应该把眼睛留在这个孤独寂寞寡情少欲的家吗?分 手吧，也许分开了我们两个就都轻松了。”

〔画外音里，出现高敏拎着塞满衣服的大包一步一 回头的身影。

**曾锦春** (把留言条撕个粉碎)不!高敏，这不是轻松，是 残酷!残酷!

〔杨生柯和赵庆平呆在老地方抽烟。 **杨生柯** (喃喃自语)残酷，残酷呀!

〔 暗 灯 。

八

〔余田壮家。

〔农民夫妇在喝茶。他们穿着余田壮和阿芳不合体 的旧衣，局促不安。

〔余田壮买了一大包方便面和矿泉水急急忙忙回来。 农民夫妇一见到他，马上迎了过去。

农 妇 哎哟，可把我们急死啰。

**余田壮** (微笑)真对不起。(放下手里的塑料袋匆匆进到卧 室，瞬间复上，拿来一只旧旅行袋)老乡，你们换 下来的衣服，我用塑料袋包好了放在这包里，这些 方便面和矿泉水留到你们路上吃吧。(把方便面和

矿泉水一并塞进旅行包) 农 夫 哎呀，这怎么好意思呀。

余田壮 (掏出钱)老乡，这两百元钱买去湖南的火车票大

致够了，你们拿着吧，现在赶火车还来得及。

农 夫 (不好意思地推却)这钱说什么也不能要。你已经 救了我们夫妻，我们就是讨饭也会讨回湖南的呀。

**余田壮** (转对农妇)大嫂，拿着吧，你们能顺利到家我就 放心了。(硬把钱交到农妇手中)

农 妇 (跪下)救命恩人呀，这叫我们怎么报答你呀!

农 夫 (感激涕零，亦跪下)我们就是变牛作马，也报答 不了你的大恩大德!

余田壮 (被弄得手忙脚乱)起来，都请起来吧!你们有困 难，总得有人帮助一下才行呀。你们儿子的下落我 会尽力打听，今天就不留你们了，还是抓紧时间赶 火车去吧。(扶起二人)

**农** **妇** (热泪盈眶)堂馆，那我们就走吧。(和丈夫急着朝 外走)

**农** **夫** (回转身)哎呀，大恩人呀，我们两个稀里糊涂， 连你姓什么叫什么都还不晓得哩。

**余田壮** 知道我是一个普通警察就行了。时间很紧，你们快 走吧。

**农** **夫** 那怎么行，感谢信也得给你写一封呀。

〔余田壮连拉带扯把农民夫妇送下，回屋后，抹了 一把额头上的汗，拿起门旁一袋青菜进了厨房。

〔少顷，阿芳扶着阿芳娘上。阿芳娘重病缠身，每 走一步都十分吃力。

**阿芳娘** (虚弱地)阿芳，你告诉我实话。 **阿** **芳** 妈，医生说没什么了不起的病。

**阿芳娘** 叽叽咕咕说了大半天，你当我就看不出来?(坐到 椅子上)

**阿** **芳** 医生只是说您要住院才行。

**阿芳娘** 住院?老得快死的人还去花那冤枉钱?我不住，说 了不住就不住。

〔余田壮闻声上，腰间系着围裙。

**余田壮** 哦，妈回来了?(问阿芳)医生怎么 …… 阿 芳 (眨眼睛)先让妈上床歇着去吧。

**余田壮** (顺从地)啊，妈，您身体不好，还是多躺一躺。 来，悠着点!(小心翼翼搀着阿芳娘进卧室)

〔阿芳松了松关节，轻轻叹息一声，无精打采地坐 到椅子上。可她又觉得屋子挺乱，支起身来收拾桌 上的茶杯。余田壮上，给她倒了杯水。

**余田壮** (亲切地)把你给累坏了。哎，查出是什么病呀? **阿** **芳** (轻声地)果然像你说的那样。

**余田壮** 真的是癌病? **阿** **芳** 肝癌。

**余田壮** 肝癌?

**阿** **芳** 医生说要赶紧住院，你看这钱可怎么办? **余田壮** *多少?*

**阿** **芳** 进院就得先交八千块钱押金。 **余田壮** 这么多?

**阿** **芳** 这还只是押金呢。

**余田壮** 哎呀，这病可真生不起呀!我们先做饭，再商量

吧 。

**阿** **芳** 你随便弄弄就行了，反正我一点口味也没有。

**余田壮** (微笑)看把你愁的。没事，天塌下来我们也顶得 住。哦，我去厨房了。

〔余田壮欲下，邻居张姨推门进屋。 张 姨 (着急地)阿壮，你在家呀!

余田壮 有事吗，张姨?

张 姨 阿钟家又闹翻天了。

余田壮 阿钟又赌输了钱是不是?

张 姨 一塌糊涂。赌鬼上他家来逼债，他老婆就差吊到房 梁上去了。

**余田壮** 这个阿钟 …… (察觉阿芳不悦)张姨，我 …… **张** **姨** 你不去一下肯定不行。

**余田壮** (决然地)阿芳，那我去去就来……又要辛苦你了。

(没等阿芳表态就急切地)张姨，走吧。 〔张姨随余田壮下，阿芳娘上。

**阿** **芳** 妈，您怎么起来了?(扶母亲坐下) **阿芳娘** 给我一杯水。

〔阿芳倒茶。

**阿芳娘** 你老公又去忙别人的事了?(喝水) **阿** **芳** 居委会主任找上门来，有什么办法?

**阿芳娘** 这不是下了班吗? **阿** **芳** 他从来不就是这样?

**阿芳娘** 连个副所长都提不了……

**阿** **芳** (一惊)怎么,他当不了副所长了?

**阿芳娘** 你不知道?他过去有空就抱着本书，你看他现在还 看不看书了?

**阿** **芳** 哦，那几本书他都看完了。

**阿芳娘** 唉，赵所长找到家来亲口说的，说是余田壮什么条

件都符合，可就是没有文凭。现在政策规定，一定 要提拔从警校毕业有文凭的人。

阿 芳 没有文凭?他从部队复员就当民警，上哪儿找文凭 去?谁都知道他业务能力强，工作卖死命，人又正 派得不得了，不提他这样的人提什么人?

阿芳娘 唉，当年妈就是看中了余田壮家庭成份好，脑瓜子 还好用，人又正派……没想到一个正派踏实的人会 一辈子没出息。早知道世界会变成今天这样，当初 妈就该让你嫁给地主的儿子叶宏胜了。

**阿** **芳** 妈，您可千万别提叶宏胜这个人。

**阿芳娘** 做什么?提起他难过的是我，当初是我打了你的

岔 。

**阿** **芳** 余田壮不喜欢这个人。叶宏胜在惠州好两年了，他 就一直不告诉我。

阿芳娘 没有一个男人不吃醋的。打从那天见过叶宏胜，妈 心里就好后悔：现在的叶宏胜不要比你老公混得阔 气得多?

阿 芳 妈!(心烦意乱)妈，不说这些。嫁了余田壮，我 就要爱余田壮。其实他的人品我还是喜欢的，可他

……他怎么连当副所长的福气都没有呢?唉 …… **阿芳娘** 你去烧饭吧。

[阿芳忽然想到什么,急进卧室。

阿芳娘 (唠唠叨叨)阿芳，副所长的事既然你老公瞒着你， 你也就不要问他了 ……哦，阿芳，不管我是什么 病，我是肯定不住院了，今天一检查就是几百块， 了得!这院住得起吗?

〔阿芳回来，一脸慌乱的神色。

**阿** **芳** 妈，塞在柜子底下的那件旧衣裳怎么不见了? **阿芳娘**哪件旧衣裳?

**阿** **芳** (着急)瞎，就是那件花格子外套呀。

**阿芳娘** (摇头)总不会是进了贼吧……唔，说不准又是你

老公做好事给了人家。 阿 芳 (怔住)那就完了!

阿芳娘 怎么?

阿 芳 上次叶宏胜听说您病了来看您，悄悄用信封装了一 万块钱留下。

**阿芳娘** (吓一跳)你就塞在那件破衣服里了，还是一万块? **阿** **芳** 我怕余田壮知道，又找不到叶宏胜还给他，所以



**阿芳娘** 这么说，那钱……

〔余田壮上，母女俩不由地愣住。

**余田壮** 妈，有病还是要看，钱的事您就别操心。 **阿** **芳** (机智地)妈硬说是不住院。

**余田壮** 那怎么行啊!妈，您辛辛苦苦一辈子，好日子——

**阿芳娘** (偏偏想着那一万块钱)余田壮，你看见阿芳那件 花格子衣裳了吗?

**余田壮** 哦，有两个湖南人掉进东江河里，我救了他们。没 有换洗的衣服，我就让他们穿走了。

**阿** **芳** (按捺不住)余田壮，副所长都提不了，你还这么 死心塌地做好事!

余田壮 阿芳，干吗气成这样?那两夫妻从湖南到这儿来找 打工的儿子，儿子一年多音讯全无。人没找到又没 钱回家，两夫妻流落在这儿捡了两个多月的垃圾， 好不容易凑足了回家的路费，没想又被打劫的抢了 个精光。那女人一时想不开就跳进了东江河里…… 妈，您说我们应不应该帮人家一把?

**阿** **芳** 帮你个倒楣鬼!上回不是你带几个外地人回家，会 送掉你儿子一条命吗?

阿芳娘 (触到伤心处)华华，我苦命的小华呀 …… (哭泣) 余田壮 妈，您千万别哭了，您这病是想外孙想出来的呀。 阿 芳 余田壮，你是倒楣倒透顶了!

余田壮 你看你，妈还生着病 …… (欲劝) 阿 芳 滚开!(痛恨地猛力推开余田壮)

〔农民夫妇上。

**农** **夫** 同志，大恩人 … …

**阿** **芳** (一眼看到农妇身上的衣服)啊，衣服 …… (想到 余田壮在，又忍住了)

**余田壮** (奇怪地)你们怎么回来了?没 ……

**农** **夫** 我们赶到车站，才发现她衣服口袋里有一个装满钱 的信封。(拿出信封)

**阿** **芳** (不顾一切地夺过信封)对对，是这个 …… (见余 田壮惊诧地望着自己，窘困得不知把信封往哪里 放)

农 妇 大好人，我们买了车票，我们就走了。 **余田壮** (心不在焉)好好，慢走。

〔农民夫妇下。

**阿** **芳** (想躲开)妈，我扶您去屋里吧。

**阿芳娘** (却没有走的意思)余田壮，既然你连换洗衣服都

送了人家，大概又给了几百块钱路费吧?

**余田壮** (想着那信封的事)阿芳，哪来的这么多的钱? 阿 芳 (语塞)我 … …

余田壮 那是咱们家的钱吗?不是什么不地道的钱吧?啊? 〔阿芳不语，紧张地低着头。

阿芳娘 (镇定地)阿芳，你这个样子他不更要疑心了?余 田壮，我告诉你，那是一万块钱，是叶宏胜打听到

我病了，送给我看病用的。 余田壮 (不由地一惊)叶宏胜?

**阿芳娘** 余田壮，没什么好吃醋的，阿芳死心塌地是你的

*人。*

**余田壮** 妈，我不是这个意思。如果真是叶宏胜在跟我们家

拉拉扯扯，这我要坚决反对。 **阿** **芳** 我从来也没跟他拉拉扯扯。

**余田壮** 我说过不是那种意思。记得上回提醒过你，今天的 叶宏胜再不是当年同学时的叶宏胜了。

**阿** **芳** 不是这个意思?你眼睛里都在冒火呢?(冷笑)

**余田壮** 哎呀，真的不是。那是个奸商加嫖客……你们，你 们怎么会收下他一万块钱呢?

阿 芳 (反而更深地误解了)怎么会收下他一万块钱?好 我告诉你，他希望跟我睡觉，我陪他睡了，他心满 意足了，所以付了我的报酬!

**余田壮** (生气地)阿芳!

**阿芳娘** (训斥地)你胡说什么屁话!

**余田壮** (有些冲动，但还是作解释)阿芳，我这个人你们 还不明白，素来不好说别人坏话。可是我现在不能 不告诉你，叶宏胜他已经完全变坏了。

阿 芳 (挖苦地)是呀，别人都变坏了，惟独你余田壮才 越变越好，好得干到死都是个大头警察，连我想当 副所长太太这么一点虚荣心都不能满足。

阿芳娘 余田壮，我忍不住也得说句公道话了：当初是我不 让阿芳嫁给叶宏胜的，人家不记恨我，知道你儿子 死了，他到医院看过；知道我病了，他又来看我， 出手就丢下一万块。我不管他变好变坏，起码变得 比你有出息。

阿 芳 嫁给你这么个大好人十几年，我到底得到了些什 么?吃不是吃，穿不是穿，什么时候有过一丁点潇 洒浪漫?如今妈要住院看病，家里连八千块钱押金 都拿不出来。你呢，要钱没钱，要官没官，到头来

连儿子也没有了 …… (哭泣地)妈，您当初不给我 做这个主有多好呀……

**余田壮** (像被当头击了 一棒，木然地)啊，啊 … … 阿芳，

这是你的心里话 … … **阿** **芳** (赌气)是又怎么样?

**余田壮** (无言以对，悲哀、感慨夹杂着说不明的人生失意 如潮水般地涌上心头)是的，我活得真没有出息 ……啊，我余田壮对不起、对不起你们了……

〔阿芳意识到余田壮深深地被伤害，既心疼又懊悔， 想作点表白。

余田壮 (摆摆手制止住)对不起，真的对不起 …… (声音 止不住颤抖着)十多年了，无论是春还是夏，是秋 还是冬，你和你母亲在我身边真的没过上一天半天 舒心的好日子。我既不能发一些横财来改变我们的 生活，也捞不上一官半职来满足你一点正当的虚荣



**阿** **芳** (急得连哭带叫)不，我没有这个意思，我不想伤 害 你 。

余田壮 不不，大家都在说实话……唉，过去当兵不说，如 今干警察，我本也可以学着某些人利用一下特权， 为你——不，为这个家谋那么一点私利……可是我 没有。不是没有机会，而是我放弃了一个一个的机 会……我不傻。我也看到了世界在变，变得光怪陆 离……可是，正正经经读过的书、正正经经受过的 培养和教育告诚着我：人得老老实实做人、人要活 得光明磊落，人要懂得正直善良。任凭世界千变万 化，你都得坚守住你自认为正确的初衷。一切值得

敬重而地道的人不都是这样的吗?妈，阿芳，当初 你们不就是因为我余田壮老老实实做人、脚踏实地 办事、勤勤恳恳工作，你们才喜欢我的吗?

〔阿芳母女俩赶紧点头。

余田壮 这些日子我心里也充满着困惑和迷茫，为什么我以 最赤诚的爱心对待一切急需爱护和帮助的人，而我 们的儿子、惟独的一个儿子却让汽车给撞死了呢? 我以我全部的忠诚和努力来完成我所承担的工作， 兢兢业业十几年，为什么到头来居然连一个副所长 也提拔不了?我不是非要做官，可是人需要被确 认，人都有自豪感，人都有那么一点虚荣心……岳 母生了重病，我居然连住院的押金都交不出来…… (无限伤感地)妈，阿芳，我真的对不起你们 ……

阿 芳 我不要，我不要你说对不起!(放声大哭)

**阿芳娘** (沉重地)唉，哭哭啼啼，家里又要死人了是不是?

**阿** **芳** (吓得连忙止住哭)妈!

**阿芳娘** ( 颤巍巍走到余田壮身边)阿壮呀，你也不要有那。 么多胡思乱想了。你，我，阿芳，咱们是一家子大 好人，谁也不该埋怨谁。刚才我也说了胡话了。妈 活到这把年纪，平平常常，连走路都没个正样，可 是心里很正。咱们不美慕那些别人家的阔气和出 息，正正当当做人就是出息。妈到死都喜欢你的人 品，阿芳对你也绝无二心。叶宏胜要送钱那是他的 事，尽管他是好心，那也要把钱还给人家。

**余田壮** 妈，您坐着说吧。

**阿芳娘** 唉，妈是肯定活不长久了，你们夫妻俩都不用考虑 我住院的事。妈不在了，你们更要相亲相爱，没有

猜疑，没有隔阂……妈在想，赶在阿芳还能生育的 时候，你们得重新生一个儿子 ……

〔余田壮、阿芳再也控制不住，随着一声“妈”的 呼唤，两个人不约而同扑跪在颤巍巍的老人面前。 〔 暗 灯 。

九

〔长街上。

〔行人们熙来攘往。赵庆平、杨生柯及民警甲、乙 和一副远行装束的阿红各从一侧上。他们不期而 遇，愕然止步。稍缓，赵庆平示意民警甲、乙走 开 。

**杨生柯** 阿红，你这是……

阿 红 (嫣然一笑，故作轻松地)我调动工作了。 **杨生柯** 去哪儿?

**阿** **红** 希望小学。 **杨生柯** 山区?

阿 红 山区也需要老师呀。

〔二人相对无言，眼睛都湿润了。

阿 红 (一笑，伸出手)多多保重，我走了。

杨生柯 (好久才伸出手去)一路平安……啊，你也多多保

重。(松开手，赶紧转过脸去)

〔阿红不敢停留，捂住脸匆匆离去。杨生柯久久地 目送她的背影。赵庆平和民警甲、民警乙走过来， 轻轻地拍拍他的肩。杨生柯默然无语随战友们朝后 侧走去。

〔刘志光上。

刘志光 赵所长!(紧追两步，抑制不住的兴奋)所长，弟 兄们，盗窃我们车牌进行汽车走私的人终于查出来

了 。 **众** **人** 谁?

**刘志光** 富达贸易公司的老板叶宏胜。 **赵庆平** 嫖娼是他，汽车走私又是他! **民警甲** 这家伙，害得我们好惨!

**赵庆平** 盯住叶宏胜一查到底，必须弄清楚我们的车牌是怎

么转到他手里的。 **众** **民** **警** 走 !

〔暗灯。

〔叶宏胜家。

〔阿琪坐在沙发上，已经哭成了泪人。

叶宏胜 (不怀好意地握着阿琪的手)阿琪小姐，你不哭行 不行呀?我认定借车牌这出戏完全是派出所精心设 计的一场阴谋。你男朋友不敢亲自帮我把车开回 来，可当我提出借车牌用一用时，他却立即装模作 样把车牌偷给你了，这是为什么?阿琪小姐，明眼 人一眼就能看穿这种把戏，只有你阿琪硬是赌咒发 誓说你亲爱的钟明没搞阴谋，车被查没完全是一次 巧合。好好，巧合就巧合，我现在相信你了，只求 你别再这样哭得可怜兮兮行不行呀?

**阿** **琪** 你相信我阿琪的解释?

**叶** **宏** **胜** 不信也得信呀，阿琪小姐。可倒楣的是我，稀里糊 涂损失了八万块。这且不说，派出所还 一 个劲追查 车牌是怎么交到我手里的。

**阿** **琪** 那你……你怎么回答他们?

**叶宏胜** 逼急了，我只能照实说是你男朋友钟明偷的了。 **阿** **琪** 不，叶老板，我早就告诉你车牌是我偷的。

**叶宏胜** 你偷的?你就知道那个时候，派出所的车送进了汽 修厂?

**阿** **琪** 这倒是钟明告诉我的。

**叶宏胜** 那还是一码子事嘛，两个人合谋嘛。 **阿** **琪** 你真要那么说，那钟明就完蛋了。

**叶宏胜** 哦，我丢了八万块钱，现在还又要帮着保护你的男 朋友?

**阿** **琪** 把好事办到底吧……求求你了!

**叶宏胜** 那你阿琪小姐又拿什么回报我呢?(露出淫邪的目 光)

**阿** **琪** 我、我一辈子都感谢你。

**叶宏胜** (嘲弄地)“我一辈子都感谢你……”就这么抹了石 灰说白话?我们不沾亲不带故，我叶宏胜到底凭什 么?

〔阿琪明白了叶宏胜的意思，惊恐地站起。

**叶宏胜** 要我保住你心上人的工作和前途，在你走出房门之 前还来得及，给你一分钟考虑……过来，走过来，

向我靠拢 …… (淫笑着走近阿琪) 〔阿琪步步后退。

叶宏胜 我们一开始就是在做一桩生意，生意你懂吗?生意 就是相互的交换。八万块钱我可以买到一百个比你 更靓的女人!

〔阿琪哭着投进叶宏胜的怀抱。

〔钟明上。他显得颓丧而紧张，看了看门牌，即上

前敲门。叶宏胜稍稍一惊，示意阿琪进卧室去。 钟 明 叶老板!

〔阿琪大惊失色。叶宏胜迅速把她推进卧室，接着 开门让钟明进来。

**叶宏胜** (先发制人)哦，不说我也明白，跟我订立攻守同

盟来了?

**钟** **明** 阿琪在哪儿?

**叶宏胜** 阿琪?没有看见呀!

钟 明 可她妈说她上你这儿来了。

〔叶宏胜不动声色地摇头。钟明大步走向卧室，阿 琪赶紧从卧室出来。钟明反而惊得连退几步，眼看 着阿琪低头向外走。

**叶宏胜** (低沉而又威胁地)阿琪!

〔阿琪害怕地停住。钟明走上前，以一种陌生而又 惊诧的目光打量她。

钟 明 你，你就是我的阿琪?

阿 琪 (无地自容)走吧，你快走吧!

钟 明 你躲在别人的卧室里，却让我就这样灰溜溜地走 开?

阿 琪 走吧!阿明哥，你走吧!

钟 明 你，你这个堕落的女人!(恨得紧握起拳头)

叶宏胜 (公然地护住阿琪)哎，这你就不讲道理了。在你 房间里叫爱情，在我的卧室里就叫堕落?

钟 明 (恼恨地)你 … …

叶宏胜 (抓住钟明握拳的手)你敢动我半根毫毛，我就毁 了你的前程!(轻轻一推，放开钟明的拳头)派出 所正逼着我交出你这个偷车牌的人呢，你难道不清

楚自己可怜的处境? 〔钟明顿时垂头丧气。

**叶** **宏** **胜** (爆发 一 阵狂笑)哈哈，我叶宏胜终于扬眉吐气了! 老天爷，你终于给了我 一 次做人的机会!公道呀， 老天爷，你太公道了!(转对战战兢兢的阿琪，无 所顾忌地)阿琪小姐，当着你男朋友的面走过来， 向我靠拢，给我一次难得的光荣!

〔阿琪犹豫着，钟明愤怒地冲向叶宏胜。 **阿** **琪** ( 一 声惊叫)阿明!

〔钟明停住。叶宏胜在 一 旁得意地狞笑。钟明心慌 意乱，最终掉头跑下。阿琪呼喊着追向门口。

**叶宏胜** (怪声怪气地)阿琪小姐，你也走吗?(不慌不忙逼 近阿琪)你就这么走吗?过来，过来吧 … …

〔阿琪放声痛哭。 〔暗灯。

〔曾锦春家。

〔高敏进屋就喊“爸爸”,曾锦春不声不响从另 一侧 闪出 。

**曾锦春** 你爸爸还在湖南呢。

**高** **敏** 你居然学会了欺骗?(要退出门)

**曾锦春** (挡住，笑笑)既来之，则安之嘛。 **高** **敏** 早就说过了，分开来两个人都轻松。

**曾锦春** 哼，轻松就是背叛!(粗暴地拉转高敏的身子，捉 住她的膀子，发狠地)别忘了我是干什么的!

〔高敏对曾锦春的无礼吃了 一 惊，竭力要摆脱他。

他猛力一扯，不料将高敏摔倒。 高 敏 (恼怒)干什么?你想干什么?

**曾锦春** (意识到自己的失态)哦，对不起，我有点失控了

……请你回来…… **高** **敏** 就这么骗我回来?

**曾锦春** 那也是不得已而为之，目的是为了破案 …… (苦 笑)哦，不，目的是当面听听我亲爱的妻子诉说一 个最新的爱情故事。可以合作吗?

**高** **敏** 陪妻子睡觉的时间都没有，还有闲功夫听她的爱情 故事?

**曾锦春** (耐不住地)别跟我绕圈子!说，说你怎么背叛了 我!

高 敏 干吗总用“背叛”这个词?你是党?是祖国?或者 是上帝?(看着丈夫傻傻的样子，试探地)你会因 为我的不忠而痛断肝肠吗?

**曾锦春** (老实巴交地)不瞒你说，我吃醋了 …… (又有些 失控)你说，说说你、你那荒唐的故事!

**高** **敏** (故意地)一定要告诉你?

**曾锦春** 我、我，我需要弄明白……

**高** **敏** (眼睛里闪着异样的光)真的?好，我告诉你，我 和他重复了我和你昨天的故事。

**曾锦春** (怒不可遏，扬手甩高敏一耳光，接着拔出手枪) 我毙了你!

高 敏 (冷不防被打了个踉跄，捂住疼痛的脸，心中却是 一种欢快和慰藉)打得好，打得痛快!来，把枪朝 着这儿打!(故意对着曾锦春高挺胸脯)

**曾锦春** (反而慌了手脚)走，你给我走……

**高** **敏** 走?(把头一昂)我偏不走。(在曾锦春跟前晃来晃 去)

**曾锦春** (努力使自己镇定下来)好好，我们好好谈谈，我 们是得好好谈一谈了。

高 敏 谈一谈?我们在湖南需要谈一谈吗?(惆怅伤感涌 上心头)那时候我们生活得多好，是你坚持要下广 东，说是要占改革开放风气之先，以便实现自己的 人生价值。什么价值?一头牛的价值， 一头死命干 活的牛的价值!

曾锦春 是牛的价值……鲁迅不是就赞赏“俯首甘为孺子 牛”吗?深圳的市标就是一头拓荒牛……牛有什么 不好?现在的治安形势这么严峻，我们不忙不累能 行吗?

**高** **敏** 所以，对老婆就不感兴趣了?

**曾锦春** 你误会了，我只是常常累得很…… **高** **敏** 可我们总得有自己的正常生活吧?

**曾锦春** 因此，在我顾不上你时，你就扔给我一顶绿帽子? **高** **敏** 就因为怕戴绿帽子，你才想到骗我回来?(失望地)

我该走了。

曾锦春 (拦住高敏)高敏 …… 当初我们双双南下，难道就 是为了今天这个结局?那时我们都相信，你在公司 里会赚很多钱，我会在保卫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做 出一个勇士的奉献……我们会有新的住房，甚至会 有自己的汽车。我们会把父母和可爱的儿子接到广 东来，让他们领略一下这南国的风光。(不由得有 一种深切的凄惨和悲凉)现在，难道现在让他们隔 山隔水听到我们分手的消息……留下来，你还是留 下来吧!

高 敏 就为了给亲人们留一个虚假的幻影?

**曾锦春** (苦涩地)你就留下来吧!

**高** **敏** 对工作你仍然痴心不改，那你戴得住那顶绿帽子 吗?

**曾锦春** (妒火中烧，怒吼)滚，给我滚!

〔 暗 灯 。

〔赵庆平家，夜。

〔[赵庆平时而翻翻案卷，时而踱步沉思。内室传来 的谈笑声和搓麻将的声响，显然干扰了他的思绪。

他想制止他们，但还是忍住了。 〔 玲 玲 上 。

玲 玲 爸爸，妈妈只顾打麻将，她不管我了。

赵庆平 (微笑，爱怜地)哦，爸爸给你铺床，好吗? 玲 玲 我要你陪我睡一会儿。

赵庆平 好好，爸爸听你的，爸爸今晚要带玲玲睡呢。(牵 玲玲手下)

〔杨生柯、刘志光上。 **刘志光** (轻唤)赵所长! —

〔赵庆平闻声上。

**刘志光** 叶宏胜交待出偷车牌的人来了。 **赵庆平** 谁?

**刘志光** 余田壮。

**杨生柯** 叶宏胜说车牌是余田壮给的。 **赵庆平** 什么?余田壮……可能吗?

**杨生柯** 我们都不敢相信也不愿意相信，可那家伙好像说出 了一些根据。

**赵庆平** 这事决不能透露出去，接下来我配合你们一块儿调 查。

**杨生柯** **刘志光**

是

〔 暗 灯 。

阿 钟 阿 钟 钟

琪 明 琪 明 明

十

〔大桥头。附近掠过隆隆的汽车声。

〔阿琪和钟明交谈着。两个人保持着距离，谁也不 看 谁 。

我要不答应那老流氓，他就要把你招出来呀。为了 保住你，我没有办法 …… (见钟明依然不睬，绝望 地)我明白了，这个世界上只有我才真正的可怜 …… (迟疑不决地走开，忽又止步，以一种轻蔑的 眼神斜瞅着钟明)你用不着这样，不用这么害怕 了。我用我的身体换来叶宏胜的承诺，他会把偷车 牌的事推到别人身上去的。

(猛然转身)推给别人?

没你的事了 ……人要是不长大，永远永远都是个天 真无邪的孩子多好啊 …… (泪水溢了出来，跑下) (一心想着车牌的事，突然打了个寒战，冲着阿琪 走远的方向)阿琪!

〔刺耳的汽车刹车声。钟明大惊失色。这时，惊叫 声汇成一片。

(令人心惊地惨叫)阿琪! 〔 暗 灯 。

〔 派 出 所 。

〔刘志光打着电话，赵庆平向打工仔阿强询问情况。 **赵庆平** 阿强同志，你肯定余田壮最近到你们公司找过叶宏

胜?

阿 强 是的，他一来就直接找到叶老板的办公室里。我倒 完茶就出来了，好像听到他们发生了争吵，吵些什 么就没有听清楚。

**赵庆平** 行了，我们向你了解的情况，就到你这里为止。 **阿** **强** 刘同志早就交待过了。

**赵庆平** 你可以回去了。 〔 阿 强 下 。

**赵庆平** (拿起桌上的叶宏胜装钱送给阿芳的信封思考着) 余田壮居然会收下他的一万块钱?

**刘志光** 这是千真万确的，信封和钱经过技术鉴定，上边的 确有余田壮的指纹。

**赵庆平** 那么余田壮又为什么在我们惊动他之前要把钱还给 叶宏胜呢?

**刘志光** 肯定是他打听到车牌的事已经败露。

**赵庆平** 我至今都不能相信，一个连年先进的余田壮会干这 样的肮脏事。

刘志光 他儿子不幸出了车祸，岳母又生了重病，特别是他 没提成副所长，这些事加在一起，他有没有可能从 此意志消沉，向另一个方向转化呢?

**赵庆平** 我的直觉和我的感情……这样吧，我们不妨当面锣 对面鼓直接找余田壮谈谈。

**刘志光** 可是我已经通知叶宏胜来这儿了。 〔余田壮上，脸色铁青，情绪冲动。

余田壮 (进门就问)所长，组织上调查我? 赵庆平 哦，不是调查，正想找你呢。

余田壮 张姨都以为我出了什么事。 赵庆平 坐下说吧。

余田壮 (坐下，愤愤不平)不错，我儿子死在医院，我岳 母生病在家，叶宏胜既到过医院也到过我家——可 我们曾经是同学!

刘志光 叶宏胜也交待说你们是同学关系，他还说你们过去

就有过很多交往—— 余田壮 胡说!

赵庆平 你是不是拿过他一万块钱?

余田壮 那是他送到我老婆手里的，事后我发现了，就赶快 送还了他。

赵庆平 据叶宏胜交待，咱们所里丢的265号车牌是你亲手 交给他的?

余田壮 (大吃 一 惊)我偷了车牌给他?(急得脸红脖子粗) 所长，这全都是血口喷人呀!

刘志光 哎，老余，刚才你都承认过那一万块钱的事了 …… 余田壮 我指的是他诬陷我偷所里的车牌!

〔叶宏胜上。

余田壮 (冲了过去)你他妈的血口喷人! 叶宏胜 (装出怯怕退让的样子)所长 …… 赵庆平 老余，你冷静点儿吧!

叶宏胜 老同学，我也是不说不行啊。 余田壮 (挥起拳头)你他妈的 … …

〔叶宏胜惊叫着跳出老远。 赵庆平 余田壮!

**叶宏胜** 赵所长，车牌绝不是余田壮偷的，一切的一切都是 我叶宏胜的作为。

余田壮 冤枉，天大的冤枉!所长，同志们，我余田壮要跟 他有这种勾当，那他嫖娼被抓，我还会罚他五千元 吗?

叶宏胜 哎呀，这不是明摆着的嘛：全省统一大扫黄，我们 能这么愚蠢地暴露老同学加老乡的关系吗?

**余田壮** 去你妈的同学老乡!(揪住叶宏胜就当胸一拳)

〔赵庆平、刘志光先是反应不及，随即将两人分开。 这时民警甲、乙上。

**余田壮** (仍然控制不住)所长，冤枉……同志们，我余田 壮有缺点有错误，可我从来也无愧这身警服呀!

**叶宏胜** 我该死!我自己犯罪还又连累了我的同学和老乡



**余田壮** (犹如盛怒的狮子)我拚了你!

**赵庆平** (一拍桌子)余田壮，你太不冷静了! 〔刘志光把叶宏胜带走。

赵庆平 ( 和缓地)老余，我从来也没见你这样情绪失控 ……怎么样，把枪先让我保管一下，可以吗?

**余田壮** (一颤，愣怔了半天)同志们，我余田壮是清白无

辜的呀!(用求援的目光企盼着战友的理解)

〔民警甲、乙面面相觑，赵庆平脸上升起了疑云。 余田壮失望地低下了头，哆哆嗦嗦把枪取下来，扔 到桌上就跌跌撞撞跑下。

**民警乙** (疑惑地)所长，看样子余田壮 ……

〔曾锦春、杨生柯同黄主任上。 **黄主任** 老赵，正要找你呢。

**赵庆平** 什么风把大主任给吹来了?

**黄主任** (把一份文件给赵庆平)你看看这个。

**赵庆平** (读文件，一惊)哦，我这个所长下台了? 众 人 什么,赵所长调动工作?

**黄主任** 丢车牌的事给你们所长添麻烦了，上级领导有这个 意思，局领导只好照办了。(对赵庆平)老赵，你 就暂时到局里坐坐班，轻松一下也好嘛。

**赵庆平** (淡然 一 笑)行，我服从就是了。

**黄主任** 在指导员回来之前，所里的工作由曾锦春同志主 持。

**曾锦春** 不不，我们需要赵所长。

**黄主任** 同志们，即使是需要，咱们也缓一缓吧。啊?

〔众民警全都拥了过去，动情地握住赵庆平的手。 〔 暗 灯 。

十一

〔街边大排档。

〔余田壮一个人在喝闷酒。他已醉意矇胧，仍举起 杯子大口地灌酒。

**余田壮** (晕晕糊糊地)喝，喝他个一醉方休。(醉醺醺地) 老板，买单，买单……

〔曾锦春、杨生柯陪赵庆平上，俱都显得心情沉重。 **杨生柯** 所长，潇洒一回吧。

**余田壮** (发现了赵庆平三人)啊，喝，喝他个痛快 ……

**赵庆平** (连忙扶住余田壮)你都喝成这样了! **曾锦春** 老板，点菜!

**赵庆平** (制止地)不，陪余田壮坐一坐。

**余田壮** 坐、坐不到一块儿了，(一种异样的声调)我是罪

*人……*

**杨生柯** 老余，你知道吗，所长被免职了? **余田壮** 啊，所长又免我的职了?

**曾锦春** 赵所长被免了所长职务了。

**余田壮** (一下被惊醒了许多)什么,撤了赵所长?(扑向赵 庆平，握住他的手)所长，我余田壮对天起誓，我 被诬陷了。但要是因为这事撤你的职，我、我余田

壮甘愿顶这个罪名。

赵庆平 (深情地搂住余田壮，用力地拍他的肩，心情沉重 地)伙计们，一切都让时间来说话吧。时间会是一 面一尘不染的明镜，它会把一切都照得清清楚楚。 (感慨而又内疚地)你们跟着我辛辛苦苦，好处没 沾边，辛劳和苦痛却承受了不少：杨生柯失去了爱 情，余田壮失去了爱子，曾锦春又出现了婚姻麻烦 ……我对不起你们哪!

**余田壮**

**杨生柯** 所长…… **曾锦春**

**赵庆平** 哦，曾锦春，你和高敏的事纯粹是一场误会。我调 查过了，高敏跟谁跟谁好的事，完全是子虚乌有。

**曾锦春** 子虚乌有?

**赵庆平** 她搬到公司那么久，你去看过她吗? 〔曾锦春摇摇头。

**赵庆平** 为了气气你，她那是故意那么说的。 **曾锦春** 千真万确?

**赵庆平** 这点事都弄不明白，我还当所长——哦，所长下台 了— 对了，下了台的所长现在有空能帮你把爱妻 请回来了。(看看杨生柯)不提这些了，来来，今

天我请大家喝几杯。 **曾锦春** 老板，点菜!

〔钟明上，看见赵庆平他们后显得迟疑不决。 **杨生柯** 钟明，来得正好。过来吧。

**钟** **明** (鼓起勇气)所长，同志们，那车牌是我偷的。

**赵庆平** 车牌是你、是你钟明偷的?(见钟明迟疑地点点头，

挥手一巴掌)你个浑蛋!

〔阿芳上，紧急万分的样子。 阿 芳 余田壮，你在这儿?你 ……

〔突然传来惊叫声：“啊，流氓!流氓打劫了!烂 仔、烂仔抢了我的项链…… ”一片骚乱声后，男女 群众乱哄哄上，匆匆跑过。

中年人 (失魂落魄地)啊，赵所长，快、快， 一伙打劫杀 人的家伙!(跑下)

〔赵庆平毫不迟疑地喝叫一声率先跑下，曾锦春、 杨生柯、余田壮立即跟下。

阿 芳 余田壮，阿壮……

〔奔跑声、惊叫声、摊档被撞翻的哗啦声、民警们 的喝叫声响成一片。

阿 芳 (睁大眼睛，踮起脚根，高声地)啊，抓住他 …… 跑了……在那边 …… (惊叫)啊，有枪，他们有枪 呀!

〔又一阵更加令人惊恐的喊叫，接着响起枪声。 〔赵庆平的惊呼声：“啊，余田壮!”

阿 芳 (身子猛地一震，定住，眼睛吓人地睁大，迸出一 声惨叫)阿壮!(踉跄几步，栽倒在地)

〔激烈的枪战声。随之而起的警报声盖过了一切。 〔 暗 灯 。

〔余田壮的灵堂气氛肃穆，哀乐低回。

〔阿芳哭喊着扑向余田壮的灵柩，罗姨和高敏架住 她 下 。

〔公安干警、男女群众缓步走上，列队向余田壮的 遗体默哀肃立，行鞠躬礼。

赵庆平 (走出队列，神情肃穆而又悲切)余田壮同志，请 允许我单独说几句告别的话吧：咱们这个职业实在 是一个平凡的职业，因为我们忙忙碌碌的一生都消 耗在鸡毛蒜皮的琐碎中间；咱们这个职业永远是承 担生命风险的职业，面对突如其来的危难，没有谁 能预测自己的明天；咱们这个职业有太多的无端纠 缠，你没有坚强的意志、清醒的目光、崇高的品 质，你就会使头上的国徽蒙上阴影，从而玷污了这 个职业的神圣和庄严；咱们这个职业注定是一种英 雄的职业，只有不惜献身的英雄才能行进在这个队 列中间。朋友，伙计，你虽死犹生，你以血的语言 呼喊出你清白又壮丽的人生。安息吧，你的战友会 永远记住你，会永远跟上你坚定铿锵的脚步。安息 吧 …… (深深地鞠躬)

〔灯光渐渐收拢为仅仅照射赵庆平的一束光圈。 〔幕缓缓落下。

**——剧终**